目　　录

編者的話
鉄拳……前进报社論（1）
有关义和团資料
1898年濮州反抗教堂事件調查……王先进（8）
1901年冀中农民抗洋捐运动調查…李廷儉　張平一（10）
庚子随行簡記……岳　超（13）
辛亥革命山西資料片断……卞孝萱輯（20）
太原辛亥革命回忆录……石荣暲（35）
辛亥塞北革命紀略……方仲純（42）
护国运动的回忆……赵鍾奇（67）
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叶成林（79）
赵国勛致桿臣函……（84）
在北高加索革命战斗中的中国赤衛队战士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譯（88）
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文献
档案选輯……（97）
报刊选輯……（118）
圖片
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週年十二幀
"鉄拳"一幀
云南护国軍七幀

編 者 的 話

“十月革命一声砲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無产阶級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結論。”（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今年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在我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来紀念偉大的节日，意义甚为重大。本刊所选材料是片段的，略供研究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苏人民友誼史的参考。

先烈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观»一文，指出俄国革命本質上与十八世紀的法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的曙光。”这篇文章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决定与簡章以及«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書»等，都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要求走俄国人道路的文献。十月革命以后大量介紹俄国的革命經驗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据1922年1月广州出版的«列宁傳»（書影見本刊）所附人民出版社的通告，該社計划出版的書籍就有五十余种（已出版或付印者十五种）。毛主席早已說过：“中国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职工国际东方部函中国工人»等文件，說明共产党国际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帮助，也說明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發展为自覚的阶級而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工人阶級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領导阶級。由«北京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書»等文件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圖片以及北洋軍閥的探报、函电等件，更說明列宁指

导的共产党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助。

孙中山先生"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他所領导的上海《民国日报》首先刊登了十月革命消息（見圖片）。随后孙中山先生反复申述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的道理。《在北高加索革命战斗中的中国赤衛队战士》一文，《上海学生联合会复函》和中国人民紀念十月革命的旗帜等等，更說明了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中苏人民的友誼是日益巩固，而中国革命运动也日益發展。

北洋軍閥政府的档案，又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相互勾結，破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压制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活动。亦可供研究十月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参考。

本期除了紀念十月革命的資料外，又登載义和团文献四种，辛亥革命史料三篇，护国运动回忆录兩篇。其中德国《前进报》社論：《鉄拳》是值得注意的文献，《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列宁全集》25卷注釋107)，当义和团反帝运动被帝国主义所誣蔑，遭受到八国联軍的进攻时，《前进报》为中国人民作严正的辯护，讚美它为"神聖的民族战爭"，譴責德皇的侵略行动，欢呼中国人民"举起了它的鉄拳"，这說明了欧洲的工人阶級，早在六十年前已是中国人民的眞正朋友，同时在中德人民友誼史上也是值得紀念的。

鉄　拳

1900年6月19日«前进报»(Vorwärts)社論

廖道約　于深　合譯

熊　偉　　校

編者按： 呂海寰編«庚子海外記事»卷四有«柏林民报»一篇，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据我們所知，除列宁的«中国的战争»一文，这是第二篇贊助中国人民反帝斗爭的文章。1954年冬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貝喜發（Behrsing）博士来北京时，就請他从德文报紙中查一查这篇文章的原文和这家报紙的政治背景。1956年7月貝喜發博士寄来德文全文，並告知«前进报»系德国工人阶級政党的报紙。因呂海寰的譯文不可靠，故重譯發表。从这一篇文章中使我們知道，国际工人阶級的政党早在六十年前就同情、贊助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是中国人民的眞正朋友。这一篇文章，不止对于我們研究义和团反帝运动提供了材料，而且对于增进中国人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友誼也有莫大的帮助。文中所述的消息不尽可靠，可是从这些消息中，使我們知道帝国主义分子是怎样制造謠言（如义和团佔領各国使館，杀死公使並把他撕成碎片等等）以煽动侵略中国的战爭。現在，乘本文發表的机会，我們要感謝貝喜發博士和寻找本文的德国朋友。

譯文中用仿宋体字排印的部分，其原文是空格排印的；用黑体字排印的部分，其原文是用粗体字排印的；有〔　〕号处，是貝喜發博士作的，表示在呂海寰譯文中删掉了的字句；有((　))号处，表示在呂海寰譯文中改写了的字句；有(　)号处，是原文本来的括号。註是編者加的。

毫無疑問，目前在东亞进行的战爭，已經不是义和团和联盟列强之間而是联盟列强和中国这个国家之間的战爭了。((据东亞傳来的

消息称太后尙犹豫不定，不知是否要站在起义者一边。但是，太后的态度在这次战爭中看来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因为即使太后的态度是消極的——看来大概是消極的——危机也已如此迅速地尖銳化了。無論在中国內陆，或者海港大沽，中国軍队都对欧洲軍队的向前推进和登陆实行武力制止——它們是否得到政府的許可而这样做的，誰也不能确定。因此，我們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对付义和团起义，而是同中国作战了。》

根据駐芝罘〔（芝罘是位于渤海灣入口处的山东省港口）〕德国領事的报告，在大沽，**中国的海岸炮台**和停泊在大沽口前的**列强軍艦**已經展开了**战斗**。稍后得到的电訊說：

〔"昨夜一日本魚雷艇从大沽帶来如下消息：〕中国人在大沽口放設了魚雷，並且从山海关調集軍队。〔集会于俄国旗艦上的〕各国軍队司令〔向大沽砲台司令〕發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軍队于6月17日下午2时以前撤退。于是各砲台在16日午夜后1时**开火**。德、俄、英、法、日等国軍艦亦**开炮还击**，並**繼續7小时之久**。据說，〔**駛入各炮台間的**〕**兩艘英国船已被击沉于河中**，〔大沽和天津之間的〕电报和鉄路联系已被破坏，水路交通〔也〕已受阻。"

从香港轉来的另一消息說：**中国正規軍**已与向北京进發的列强的远征軍接触。其他一些电訊完全沒有談到〔海軍大將西摩尔指揮的〕軍队和中国軍队直接冲突的情形，然而談到西摩尔軍进展甚緩，足見战斗是很激烈的。

关于**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杀的惊人消息**，迄今尙未正式証实。但是，根据其他一些电訊，这一严重的消息，可以說已經得到証实。

今天早晨八时收到的芝罘帝国領事發来的电报称："据日本魚雷艇报导，**北京各国使館已被佔領**。"

这个〔簡短的〕消息令人难測，这究竟是日本魚雷艇在傳播〔大沽

口流傳的〕謠言，还是正式轉告一条〔严重的不幸的〕消息。〔«每日快訊» Daily Express〕17 日从上海經由海底电線發来的电訊称：

“此間电报局中国总办收到北京或天津發来的电报，謂董將軍所部已与义和团联合起来向〔北京外国〕使館作〔有組織的〕进攻。〔在进攻过程中〕，一些使館建筑物已被破坏，有一位公使已被杀。〔据說，他被砍成几塊。〕死者国籍不詳，想系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各国公使已于上週通知总理衙門：如各国使館被襲击，或任何公使或使館人員被伤害，則列強將共同对华宣战。总理衙門对此未作〔直接〕答复。然而，义和团和軍队对各国使館的进攻，〔無疑〕正是((太后))〔对列强这一通知〕((的回答。”))

((«早晨邮报» Morning Post 报导：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态))。德国公使被俘，强大的拳民队伍佔領了使館大街，各国使館之間的联系已被截断。中国的大軍正准备对外国援軍进行抵抗。

〔此后再無絕对可靠的消息到来，实無足奇，因为京津之間、津滬之間的任何电报联系已經中断多日。这一情况表明，形势十分危急。

現在，我們試就見聞所及粗略地描述一下东亞的形势。

在渤海灣的天津港口大沽，海岸炮台曾进行轟击，有兩艘英国船被中国大炮击沉了。

天津已陷于無政府狀态。如果列强無法將强大部队运抵天津，在那里的欧洲人的处境將很危殆。如果在这期間大沽炮台还能被攻下，那么，已派遣几千士兵到大沽口的日本人必將成为災难中的救星而受到欢迎。〕

〔由海軍大將西摩尔率領的〕兩千名远征軍，〔現在的处境也已非常危險。〕当然更談不上向〔現已落入义和团手中的百万人口城市〕北京推进，〔縱使沒有强大的义和团和中国正規軍〕擋路也不行了。另一方面，退路似乎也已被截断，因为一条«泰晤士报»的上海專电已經

指出远征軍的彈藥和粮食均感不足。]

北京似乎已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里了。各国使館已被搗毁，各国公使有的已被杀，有的已被义和团俘虜。駐在北京的几百名欧洲士兵，大概不久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起义並不仅限于直隶省，而也在江苏和广西爆發了。

在鎮江的中国人的銀行都因害怕义和团而未开門营業，上海各銀行將透支款項全行收回。在揚子江流域籠罩着动盪不安的气氛。

下面是广西省梧州發来的一个电訊：

"西江西南面大有爆發动乱之势。在宾州已發生战斗。本月12日，有一百多名难民由該城来到了梧州。在貴县，聚集了大約五千起义者，本月11日，有原駐广州的几支軍队經梧州开往貴县。"

山东是起义地区中間的和平孤島，这种情况还能維持多久呢？目前还未听說有关列强有什么重大行动。

看来只有日本現在正想利用对它有利的形势，在这决不会遇到必須顧忌的列强的反对的时候，尽量地增加它在中国的軍队。法国傳来的消息說，海軍部長倫涅遜(Marine minister Lanessan)已按照德尔卡色(Delcassés)的要求，發出立刻装备一队巡洋艦和运輸艦的指示。但这个消息，是在法国政府人士充分了解东亞最近發生的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前就已傳来的。从馬尼剌增派美国軍队，也是根据較早时期的决定而派出的。1200名德国換防士兵的到达和最近發生的事件完全不相干。英国也沒有料到事件是这样的發展，所以它倒由于对华公开爆發战爭而完全手足無措。]

((英国报紙認为，有关列强必須各派一万人到东亞去。然而，調配这样的兵力，是不是就足夠应付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还值得怀疑。看来我們面临的問題是要应付中国的人民运动，列强想要扑灭它，也許会門牙都被打掉。)) [假使列强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及其正規軍交手

的話，列强的处境就不会象現在这样不利。〕中国軍队在中日战爭中，是打得不好的。但是，中国人在攘夷战爭中却是拼命作战的，这一点，《法国人在东京》是有切身体驗的。〔反对所仇恨的外国人的人民战爭，將使被称为怯弱的中国人，表現为另外一种光彩的好战士。关于这个問題，今后还須充分討論。今天我們只談一談对华战爭爆發的原因。〕

〔毫無疑問，中国人民运动的爆發，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鉄拳"政策所引起的。維也納《时代报》(Zeit)上發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認为，〕义和团运动發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佔膠州灣算起。德国發出侵佔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塵，〔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結果，便是出現了一个民族自衛的团体。出自著名的基尔演說❶的"鉄拳"一語，很快也在东亞变成流行的話。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鉄拳，这就不足怪了。我們倒要来看看这兩个鉄拳，究竟哪一个要利害些哩。

我們曾經預言过"和平的"佔取膠州灣的后果。1898年2月8日，〕倍倍尔曾严斥"租借"膠州灣乃是侵佔别国領土的行为，这是和詹姆森侵略德藍士瓦❷的性質一样的行为。〔强佔膠州灣一事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憤怒。《前进报》早在获悉德皇关于"鉄拳"的演說

❶基尔演說，指德皇在基尔港的演說。

❷1886年南非洲德藍士瓦發現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和金剛石矿。以西色尔·罗兹为首的英国財政集团不久便取得了德藍士瓦大部分矿藏的控制权，並力圖推翻当地的布尔共和国，把它併入不列顛帝国之內。1890年英政府任命这个南非特权公司的董事長罗兹为南非开普敦殖民地的总理。1890年在罗兹的主持下，由南非公司經理詹姆森亲自率領暴徒五百名与原住在德藍士瓦矿業中心的約翰內斯堡的英国陰謀分子相配合，里应外合，武裝襲击約翰內斯堡，企圖顚复布尔共和国。是年12月詹姆森率領的潛入境內的武裝匪徒全部为布尔人所俘虜，約翰內斯堡的陰謀分子也全部被逮捕，这个武裝暴动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英国政府此后在1899—1902年間，进行了对布尔人的長期的侵略战爭，布尔共和国終于併入不列顛帝国，成为今日南非联邦的一部分。

当时即曾写道："……如果要人为地用'鉄拳'来引起严重的危險，那么工業和貿易就很容易遭到这种严重的危險……从'用鉄拳打进去'这样的話中看来是說不上什么和平發展的話的。'如果上帝保佑，你就会戴上胜利者的桂冠，'❶这些話同傳教士們向那些'未聞教义之輩'講的完全是另一种腔調。"〕〔現在，这种侵略政策以及对中国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一切侵犯行为的后果，对于所有的人来說都已經是昭然若揭了。中国的大砲向列强作出了清脆的回敬。〕而兩艘英国船的被击毁表明，克魯伯的大炮在中国人的手里也並沒有丧失它們出色的威力。《德国船只和德国官兵也还会不快地見識見識德国杀人工業的产品的！》

〔德皇最近的几次演說，竭力主張建立一支超过英国的德国海軍，这同他在1897年的御前演說中所称德国不想建立第一流海軍的話是冲突的。無論德皇最近的表示如何与1897年的表示相反，但是也还不能認为，德国政府是把目前东亞的战爭当作新的世界性的政治行动的有利的借口来欢迎的。我們勿宁应該認为：东亞政策的發动者們是因他們当时採取的最初步驟的出于意料的后果而深为震惊了。我們的报紙上的殖民狂热和海軍狂热，現在不能不因为他們所鄙視的那个民族爆發了民族起义而大为晦气了。他們原来还認为可以安然瓜分这个民族的国家哩！

还值得寻味的是，德国帝国主义者是否还会無恥到仿效英国的盲目对外強硬主义来对那个保衛自己民族財产的民族横加攻击呢？如果說有所謂"神聖的战爭"，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現的外国剝削者的战爭，正是这样一个"神聖的"民族战爭。〕是誰給了外

❶"如果上帝保佑，你就会戴上胜利者的桂冠"。这句話据說是德皇向义和团事件时派往中国来的海恩利希亲王(Prinz Heinrich——德皇之弟)講的。

国人要求中国人放棄他們原有的信仰並强使他們信奉其教义，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逕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誰給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並強迫他們接受外国工業品的权利呢？

也許，中国同布尔人的共和国另無共同之处，但是，中国在其維护本国領土［和民族特点］的斗爭中，应該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国青年正在东亞的战場上流血，我們当然为他們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們的敌人，我們却不能不寄予同情。

李秉衡普师文

編者按：本文系广州市文史研究館陈景呂先生青年时从报紙上抄录下来的，可为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参考。

窃聞死生亦大，須留不死之名。成敗难知，誓奏必成之績。当此密排战壘，迫近神京。九庙震惊，兩宮廑虑。正臣子枕戈之候，亦將軍裹革之时。除却战功，别無良策。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可汗虽驕，終成瓦解。远观前代，近証今时。自知王气之所鍾，何患敌氛之甚惡。昔者苻堅侵晋，玁狁窺周。断流水于投鞭，致中原于板蕩。卒之天戈所指，露布随飞。勒石敦而旌臣，解槍纓以系虜。方知正朔，犯者不昌。請駕長風，于焉扫尽。此前代之可征者也。至若今时，似成危局。然以兩沽之守卒，敌八国之联軍。晝夜环攻，風云慘淡。地舖鮮血，海滿浮尸。生依武穆之魂，死合田横之塚。將非战罪，彼既知难。洎乎合击天津，愈馳風陣。乃能登陴守險，間道包抄。彼將士化沙虫，我亦不惊風鶴。使有勤王兵到，飞將人来。蛇卷常山，首尾俱应。熊臥当道，肝胆甘塗。則我不至失城，而彼即多封观。所恨賀蘭不救，秦檜求和，息壤寒盟，睢陽失守。然既挫其士气，揚我軍威。知中国有敢死之人，复随处有同讐之士。譬奕棋而先攻猛着，即聞鼓而乐蹈危机。故知現在之交綏，大異向来之失算。丹心一点，碧血三升。（下轉 132 頁）

有关义和团資料

1898 年濮州反抗教堂事件調查

王 先 进

編者按：本文作者原籍山东菏澤县。菏澤是义和团反帝运动的發祥地，其伯父在世时，曾亲眼見过义和团反帝运动的事实，其后就將这些事蹟講授給子姪輩。王先进先生因系亲聞前人的叙述，所記为可靠的史料。山东曹州府土語"砸洋学"即指砸教堂而言。农民拿起武器反抗侵略我国的洋教士，編成民歌进行宣傳。並記有老太婆煮"小麵人"，也有扎"草人"的，以求用"法术"消灭洋人，我們抛开其中迷信成分，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憤怒情緒。

自从曹州教案以后，魯西南人民对天主教堂發生了極强烈的反感。"砸洋学"正是表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憤恨。1898年魯西南濮州南方 70 里桑堂里崔楼村，有一姓郅的老人，綽号"紅毛五"，年老無子，約有 30 多亩地，家道尙称小康。崔楼村一些地痞流氓入了天主教，强迫紅毛五替他們建教堂。紅毛五最初允許給他們建三間草房作教堂。那些教徒不允許，必須建筑三間石灰瓦房作教堂始可。紅毛五既不欠教堂的錢，自己又不信教，白白替他們建教堂，已覺冤枉已甚；孰知建三間草房还不可，还必須建磚的，不但冤抑莫名，而且經济力量也負担不起；乃找教徒崔二打壺等說理。这些教徒不許可他講理。这老人被逼無奈，用头撞他們。这些教徒見老人以头来撞，急忙躲开，使老人头触牆根，口吐鮮血而亡。鄰人望見莫不大怒，地保也报告濮州知州。誰知德国傳教士行文濮州知州，歪曲紅毛五撞死的

經过，濮州知州也根据德国傳教士的公文，說紅毛五年老糊塗自撞身亡了事。这些教徒不但未得应受的懲罰，还依然在崔楼乡为非作歹，这才使人民忍無可忍，有"砸洋学"❶之事發生。

当时这个地区屬于小地主阶層的人，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为保护自己的財产，非到大禍临头，多袖手旁观以避禍。一般失掉土地的农民，無所牽掛，紛紛加入"砸洋学"的队伍。这个队伍除以失掉土地的农民为主外，还有一些小商人和一个牙行的經紀与一个文秀才。这个队伍有四五百人，举一个牙行經紀为首領，到处砸洋学。我村中的参加者，他們的綽号当时編成一首歌："大牛、二牛、金山、三猴"，"大喜、二喜、金山、瘸腿"。其实他們並不会念咒画符求神护身那一套，純粹是被逼無奈。他們手持标槍，兼有拿火鎗者，行軍也沒有紀律約束，砸洋学时，願意去者則大家团聚，不願意去者則各自在家，也有先去后来不参加者，也有先不参加而后来参加者，純粹自由。参加"砸洋学"者，一般人以好人目之，平日在家安然無事。教徒遇有砸洋学的队伍来时則結队抵御。有一次我乡砸洋学的队伍，夜間往南走二三十里路砸洋学，为教徒队伍所追，砸洋学的勇士們感覚無法再退，乃在方庄南一个河洼中，展开了战斗，約肉搏半个小时，教徒們狼狽潰退。后来好事者將这回事編成戏曲，叫"大战蘆葦坡"，是因为这个河洼中，徧生蘆葦。后来"砸洋学"的运动發展到曹州城里，曹州城內和附近人民也都紛紛起来砸洋学打进教堂，德帝国主义的傳教士，出教堂往东城門逃跑，沿途人民你一脚我一拳將德国鬼子打倒在地者有几十次，德教士逃出东城門以后往东北跑，隐匿在某一教徒家中。城內的教堂一霎时拆得片瓦無存。現在曹州府东門里路北巍然高聳的天主教堂是《辛丑条約》签訂后，帝国主义者强迫中国人民，拿出他們的

❶ 砸，曹州府土語是搶的意思。洋学即是教堂，因那时老百姓見教徒們，在那里唸經讚告，就称之为学校。又因为洋人办的，所以称它为洋学。

脂膏来修建的，腐朽的清朝統治者，为献媚帝国主义者，停止曹州一次秀才考試。

这次运动很普遍，因为当时德帝国主义傳教士非常凶狠，人民憤恨已極，有很多老太婆收集各家的水和麪，將湿麪塊捏成小麪人，說是德国鬼子，放在鍋里，拿到十字路口用火煮。煮时嘴里还祝禱著說："千家麪，百家水，活活煮死小洋鬼"。又有許多小女孩子在十字路口哭，叫"哭皇天"，說是能哭得玉皇大帝下界，来消灭这些邪魔外道。又有許多人將谷草束成草人，草人怀里写上德国傳教士的姓名，和他的生辰八字，將草人縛在树上，半夜子时，用針扎他的眼，用刀穿他的心。說这样可以使德国傳教士瞎眼和心痛而死。种种作法，不一而足，都足以表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憤恨。

1901年冀中农民抗洋捐运动調查

李廷儉　張平一

編者按：本文系河北省博物館李廷儉張平一兩先生1956年蒐集革命文物时，在农村中調查的一些材料，叙述义和团反帝运动后，帝国主义分子要重修教堂，清朝官吏勒索人民納"洋捐"，遭到安平县乡勇的反抗，卒給帝国主义傳教士和清朝官吏很大的打击。义和团运动之后抗洋捐是帶有普遍性的，这里仅是举了一个实例而已。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廿一日安平县宅后寺义里等地的教堂，向安平县衙門提出要全县每口人拿一兩銀子的"洋捐"重修教堂，賠偿損失(据田老緒老人談，这份"洋捐"相当于清朝十年官花銷的总和)，安平县知县朱正保一面向洋教士賠礼，一面慨然应允了洋教士的要求。安平县知县帶头答应向老百姓征收"洋捐"，冀中所有在义和团运动

中焚燒过教堂的县份，全向当地县官提出征收“洋捐”的声明。这时教民的横行霸道，更日甚一日。王心灏領着一伙教民到安平县村南堡，以通义和团的罪名搶了富戶魏洛田家（魏和义和团無关系），把魏家洗劫一空，还將魏毒打一頓。魏到县里告狀，县官朱正保一听說告教民，怕得罪了教民惹不了洋教士，即誣以抗“洋捐”的罪名，把魏洛田板責入獄。

安国县謝庄是最早設立拳場的村庄，因此受教民的騷扰也比其它村庄严重，大家眼看着以后日子过不好啦，大伙一商量在庄北头吳銀家按上一个鉄匠爐，不分晝夜，不停地打了一个多月的刀槍，置买了八支大抬桿，每支抬桿代兩桿馬炮，数千斤車鑑，十多甕火葯，西長仕等地教堂又来报复，被謝老庙等人領导的农民將前来騷扰的教民打退。他們为了增强力量，又联合附近庄村的农民，在大五女集上，聚众示威反抗“洋捐”。这样才把教堂的气焰給压下去，謝庄才暫时的平靜下来。安平县的老百姓也自动的联合起来練乡勇，並提出口号：中国人至死也不能給外国人拿“洋捐”，义和团的团民又成了这次抗“洋捐”运动的骨干，他們奔走相告：“不反抗不能过啦，洋人逼的咱們不能活下去，大家赶快起联庄，机会别錯过”。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安平县北至滿長郎仁村，南至饒陽县界的村庄全县百分之八十的村庄全联合起来了。这天各村联庄的首要人物上杜家代梁开了会，大家公举了大子文村的田老宪（田宪瑞）当总首領，城东的由王敬一当首領。把联庄总指揮部設在大子文村，各村全联合在一起。規定了各村互相联合支援的办法。一切就緒，公开向县里提出声明坚决抗“洋捐”。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安平县知县朱正保亲自指揮一百多名馬队，由捕快头目赵老普和王帮帶（官名）二人率領，到大子文来剿杀老百姓，到了大子文見乡勇們陣容森严，武器充足，知道不容易攻打。赵

老普仗着自己是当地人，向县官朱正保提議，可以用計策攻下联庄指揮部。赵老普帶着八名快槍手，一边走一边向乡勇們喊叫不要打，企圖叫八名快槍手官兵乘机搶上去。乡勇們早看透詭計，官兵往上一搶地势，乡勇們开炮打死了赵老普。王帮帶也被乡勇們打死。知县朱正保一看官兵被打死了大半，上馬就逃，后边跟着几十名殘兵，进了安平城，馬上下令紧閉四門。

朱正保回到县城，一面行文給古北口提督呂道生，步兵統領郑才盛，詭称安平全县"民变"，請派大兵速来鎮压；一面請来了深州書院的学官郝九世，作过兩任安平知县的王近陽，安平县四衙馬凱，和一些縉紳地主，想出一套花招——和联庄講和。条件是叫起联庄的村庄少拿点"洋捐"。他們滿以为这样先搞垮了联庄的組織再慢办几个为首的，就把这个抗"洋捐"运动扑灭下去。农民們質問官紳："我們是中国人住在中国，种的是中国土地，为什么給外国人拿'洋捐'？"問的官紳們無言可答。講和破裂后，知县朱正保又用公文，向古北口提督呂道生告急，請速派大兵来彈压安平民变。四月初四古北口提督呂道生（呂北原）和步兵統領郑才盛（郑小辮）率領一千多名官兵到大子文村来鎮压老百姓，成千上万的乡勇和农民奋勇抵抗，結果官兵失敗。四月初十，呂道生、郑小辮又从正定府勾来了五百名法国洋兵，由法国侵略軍头子巴堯率領，帶着开花炮和洋槍，到大子文乡一帶来剿杀老百姓。这些侵略軍一进了安平县境，見着农民就杀，义里村就杀死二十多人，农民張老軒全家四口人全被杀死，就連妇女小孩也未放过。到了大子文双方一交仗，巴堯打死三十多名乡勇，联庄也打死了一些法国鬼子兵，巴堯一看乡勇越打越多，料难取胜，連村也沒敢进即匆忙的撤回安平。巴堯逃回来以后，呂道生郑小辮等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議，决定派爪牙到联庄买通乡勇里边的叛徒，在四月十四日前把联庄上用的鉄炮、牛腿炮点火孔全部銲死。布置停当，四月十

四日郑小辮又从附近的州县調来一部份官兵，加上巴堯的法国兵共兩千多人，从四面八方包圍了联庄指揮部所在的大子文村，乡勇們抵抗了很久，因为牛腿炮等武器的通火孔全被奸細們銲死，光靠几支洋炮和快槍应战，漸漸地支持不住。馬子文的乡勇一看南边陣地是清兵把守，战斗力弱，田緒聘等乡勇集中火力打法国兵，掩护乡勇攻打南方清兵的陣地，在那裏打出一道豁口，乡勇們从南边冲出去撤走。这次抗"洋捐"事件，給帝国主义的傳教士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們再也不敢叫老百姓給他們拿"洋捐"，教民再也不敢到各村去扰乱，冀中所有征"洋捐"的县份，傳教士也都消声歛跡，不敢再去催逼"洋捐"。知县朱正保办理"洋捐"不善，激起民变，受到清政府的撤职拿問处分。

庚子随行簡記

岳　超

編者按：作者岳超先生为河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原姓叶赫那拉，清慈禧后的远本家。八国联軍攻入北京，岳超先生即随慈禧等西奔長安。所記皆亲身經历，朴素确切地反映出以慈禧为首的王公大臣，虽在国破家亡荒旱流年之际，犹度着極为奢华享乐的生活，以此宣告了清朝的末日。更可注意的是所記帝国主义軍队侵入北京后，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侵略者与汉奸的罪行。

兩宮西行出奔長安的情况

七月廿一日兩宮人等出了神武門适遇見各王公大臣正来上朝，众人見帝后及宮眷均徒步，羣臣之中桂公爷（名桂祥是太后之胞弟）即跪問太后何往，太后向其揮手不答，桂公爷即將自己所坐之轎車請太后坐，皇帝坐貝子溥倫車，皇后和宮眷等亦分坐各大臣車，此外尙

有多人徒步随行。各王公大臣及宫庭之侍衛等，前引后拥，杂乱已極。出了西直門順着御路直达頤和园，兩宫和王公大臣在頤和园內草草的飲食后，即出頤和园向西北而行，是日随后赶来的有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載漪，庄亲王載勛，蒙古亲王那彥圖，貝子載振、溥倫、毓朗，公爷載澤、載瀾、志鈞，大学士剛毅，尙書瞿鴻机、赵舒翹，侍郎溥兴，內务府大臣繼祿等数十人，兵勇数千人跟随扈駕(彼时因为余和桂公爷是远本家也在随行之例)。是日晚間行至距京西北七十里之貫市，此村人民大半奉伊斯蘭教，且多数是姓李称为貫市李家，据說是清康熙时的鏢师神彈子李五之后人。村民除务农之外以开鏢局保鏢为营業，在京內开有东光裕、西光裕鏢局。当时貫市李家的首領，把兩宫請至礼拜寺住宿，並預备了教席，除供上用之外，又供給随行之王大臣以飲食。次日起行时，李家連夜赶制了用黃布做圍的三乘騾馱轎，备兩宫乘坐，太后甚喜，当即賞給李□□四品頂戴，赶馱轎之人均給予五品頂戴，保鏢的旂号准改用黃龙旂(从先是藍布旂)。在当日住在貫市，离京城七十里，至夜間遙望京內火光冲天，人人心惊胆战，一夜無眠。二十二日天將亮即起行，原打算仍到热河去躲避，可是去热河的道路是往东北，如今慌不擇路往西北，至午間已到南口，略作休息，兩宫想进点飲食。詎料因为潰退之散兵游勇到处搶掠，致商民百姓預先已逃在山中躲藏。此时御前侍衛和太监等人，赴各舖住戶搜索，只找到一点小米熬粥給兩宫充飢，其余随扈之人員在庄稼地里寻些瓜菜以果腹。午后繼續前进，通过居庸关和四十里的关溝，至晚已到了岔道，在这一小山村感覚更苦，除兩宫等住在民房外，其他人員多有露宿者，忍飢受餓，虽有金銀，亦無用处。次日天微明即起行向西前进，經过康庄到怀来县城知县方知駕到，在东門外跪接后，即迎入县衙作为行轅，並备酒席供奉。太后晚間即召見知县吳永傳給御旨，令往西路各州府县馳驛，預备皇差(清制馳驛即是地方官

按站准备一切供給)。次日仍然起行直赴宣化府。出西門在路行有十余里,陝西巡撫岑春煊帶兵接駕,番号是威远軍約三千人,即奉旨派岑春煊为前路粮台,从此按站各地方官均有預备。可是随駕出奔之兵勇仍有到处搶夺騷扰等事,經岑春煊查获,即就地正法,連宮內的太监,也因騎驴而有被杀者。每日按站西行經过保安州、沙城、鷄鳴驛,二十六日到宣化府駐蹕休息三日。二十九日繼續西行,这时的秩序稍有規模,宣化府知府和道台都把自己坐的轎子献出,用黃緞子做成轎圍,並用了八个人抬轎,虽然沒有在京时之鑾駕也有了侍衛和亲軍等前引后护,不似以前几天之杂乱無章了。每日按站前行已进入山西省,于八月十七日到达太原府。山西巡撫毓賢、率領文武官吏,出城到三十里的黃土寨跪接。进入省城后住在巡撫衙門暫作为行宮。至八月下旬軍机大臣荣祿亦自北京来到太原,他是出京南下由保定府、正定府,經过固关而来的。

到閏八月初旬忽听說固关方面,有外国大部軍队前来进攻,太后和王公大臣等又吃惊不小,即傳旨准备南行駕幸陝西長安。于是在后八月十九日复起鑾南下,此时随行人員和王公大臣比以前人数更多,軍队方面除八旂兵士之外,又有陝軍、甘軍、川軍等各項軍队,在沿途道傍警衛。每日約走七八十里路程,經过山西各县入陝境,于九月初四日到达西安,駐在陝西巡撫衙門改为行宮。自到了長安之后,政府即傳諭旨着各省行政官吏,把应供的粮餉均要即时送到長安。第一是南漕之米,它从来是运送到北京,这时是以一半漕米折价,一半运送到長安,管办漕运之安清帮于是年多数被撤銷,只剩得少数帮船向西安运送漕米。从兩宮到西安,住了一年多的时間,只見長安东門外的大路上,車輛人馬每日早晚不絕于道,都是由各省的大小官吏进供之物品。在西安的行宮地势虽狹小,也照北京皇宮內的御膳房一样的設备,膳房虽說是一个厨房,里边的組織分为葷局、素局、菜局、

飯局、茶局、酪局、粥局、点心局，每一个局設一个太监專管其事，每局設有厨司十数人不等。为了宫里几个人吃飯喝茶，膳房里就需要一百多人伺候。到了夏天，太后要吃冰鎮梅湯，西安天气很热，沒有存冰，当即有本地的人建議，离西安城西南百余里的太白山山洞里有万年不化之冰。因此每日由地方官用大車去太白山拉冰，以备御膳房使用。

回京途中的回忆

庚子年旧历十一月在西安时，有随駕来的輔国公定昌，在西安因病身故，奉旨准其灵柩运回北京安葬，並派員押运，在沿途照料。又因为定公爷是神机营的帮統，故此由管理神机营大臣桂祥办理运灵事宜。在那时候看北京是很危險的地方，沒有人敢去嚐試，于是我就自告奋勇願承此差。經桂公爷的許可，並命我到北京看一看城內的情况，最注意的是桂公爷府內的情况，限到京以后即回西安报告。我当时化裝成乡民的样子，押运了灵櫬离开西安，拟定仍从来时的道路回京。于十二月初旬起身，过了潼关仍向太原府和大同府前进，在沿途按站食宿，並沒有什么問題發生。走到宣化府以后情况非常紧張，各处的人民，經常帶着惊慌不安的样子，怕过往之外国兵对人民扰害。我在快到北京的时候，心中也非常忐忑，中国人見了外国任何人都要脫帽致敬，否則必遭毒打，进了城內也是如此。我把灵櫬安放在城外，进城通知定公爷的家屬也就完成了任务，並見城內街道依旧，可是市面全非，一片荒涼景象眞是一种亡国的慘狀。各国所轄地区內的商民住戶，都要在自己的門口掛上所管国的国旗，如日本所轄地区的商民和住戶，門上都掛一面日本国旂，一面白旂上写大日本順民。到了夜晚在門口得掛上一个灯籠，早晚得扫兩次街，潑兩次水，稍有違背即遭到外国人的毒打。至于外国人向商民和住戶要东西，更是寻常

的事情，还有那沒有逃走仍住在府中的王爷和公爷，有的被外国兵抓去喂馬；有的抓去掏大粪也是常有的事情。那时还有狐假虎威的翻譯，会說几句外国話就横行霸道仗势欺人。还有各国在它們管轄地段招募的巡捕，更是可惡已極，各国叫它們穿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制服，手里拿着打人的棍子，經常打人罵人，各国地段的警察管区，在他的管区內准許設立賭局和烟館，警察在暗拿保險費。至于暗娼到处都有，中外国人任意的狂嫖濫賭，土匪到处搶刼，暗無天日。我回到了自己家中一看，始知我父母帶着我弟弟妹妹已随荣祿的眷屬离京南下。我又到东城方家园胡同桂公爷府中一看，里面住滿了德国兵，一百多間的房屋和家俱，一切的什物和貴重器皿，都屬于外国人所佔有了。至于平日視为禁地的皇宫里，也住滿了外国軍队。一切壇庙、官衙、局所等机关，都踐踏不堪。我在北京城內勉强渡过了旧历年，即忙起身仍由旧路，徒步走大同府，太原府，出潼关，回到西安，共走了三十八天，到达西安已是二月初旬了，这时方和我父母一家团聚，並向桂祥、荣祿等报告了北京的情况及經过，又經荣祿把我派到总管虎神营大臣溥兴处，充当郭什哈（汉語护衛）。

兩宫还都杂录

在辛丑年七月里听說与各国和約告成，兩宫不日就要还都了。于是由北京逃来西安的人，無論是王公大臣和吏卒人等，均感到欢喜若狂，只想还都后仍能享受安富尊荣，早忘了亡国之痛，各个人都忙于置办行裝，購买西安的土产，甚至有某貴族把西安城內碑林的石头买了一大車拉着运回北京。在彼时西安城內的商業，可称为是繁荣一时了。为还都人員筹备交通工具，是最忙迫的事。除自有車馬的以外，其余人員都由該管地方官西安府和長安县兩个衙門向四乡的农民征用車馬，有車輛就得被征，並且还得征用人伕徭役。

在清朝的制度不論大小官員，如因公外出到各省去，有准其馳驛前往的規定，也不限人口的多少和道路的远近，就是所經过之处，地方官得預备公館和一切的伙食。此次还都的大小官員有数百人之多，在供給上諸多困难，乃規定人員分先后而行，在兩宮出發的前三天和后三天，都有大小官員和眷屬离开西安，所經过的各州县要竭力預备皇差。凡打尖和住宿的行宮，必需房屋寬大，扮飾一新，悬灯結彩，並且摆上奇花異草达数百盆之多，其实在此只不过吃一頓飯而已。各州县供給伙食要以官阶的大小而定，例如王公大臣每人是上八八一桌，有海味鷄鴨鮮菓等八碗八碟；供給护衛和下人等是下六六一桌或数桌，有魚肉和菜蔬等六碗六碟；中下級官員每人是中八八一桌；以这样的供应一次就得数百桌。故此当时走到每个州县，見有支应局所搭的临时厨房蓆棚，就佔了半条街那么大。再說支应局所預备的公館，也是按照官阶的大小准备房子，又如所住的房子在門前必須掛上一对紅灯，各个門上必須掛上紅彩綢，棹椅上都要掛上紅圍子，晚上所用的蜡燭台，都是用新錫鑄的。所有这些东西用过之后，在次晨走的时候都被跟随的下人护衛等完全拿走了。支应局办差的人員也不敢过問，走的日子多了，每个王公大臣的随从人等所拿的东西，用大車都拉不下。兩宮所經之路称为御路，修成馬路的样子，临时还須用黃土垫道，淨水潑洒，这是按照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旧仪制。兩宮出西安城时，省城大小官吏，均到离城二十里的灞桥跪送，在兩边站道之衛兵均持槍跪在地上，百姓更是远远的跪着。經过洛陽到达汴梁，再由汴梁出發北上。此时河南巡撫松寿随駕护送，自柳陽口渡过黃河。經过彰德府、衛輝府，到达磁州时，所有陝甘川軍队即护送到此，另由直隶总督袁世凱的新軍負責保护。經过順德府达到正定府，此时京汉鉄路剛修到正定車站，在此地兩宮改乘火車，全車用黃云緞子包裹，內設龙床和宝坐，是日客貨車一律停开，專备还都人之用。御

用火車由早晨八点鐘自正定站开出，下午三点到达京南馬家堡車站，在京的王公大臣和大小官吏都到車站跪接。

兩宮下車，只有随駕的侍衛和鑾仪衛，而沒有軍队，这是和約的規定，不准在京津兩地三十里內駐中国軍队。到車站接駕的还有各国人士，連男帶女蜂拥而前，有的看逃跑又回来的中国大皇帝，並有許多帶照象机照象的，可以說对中国的元首輕視已亟！在进城的途中，除中国人跪接之外，各国人在街上和城墻上随便观看。下火車最惹人注目的是兩宮的行李，在出西安城时就有八百多件，所用民伕兩千多人，有二人抬一件的，有四人抬一件的，有八人抬一件的。各件行李都有标記，用黃絨繩子捆的是兩宮的，用紅繩子捆的是李蓮英的。

黃济舟对貴州辛亥革命史略的几点辯正

編者按：黃济舟先生对本刊1956年第4期«貴州革命史略»提出几点意見。兹特刊出以供参考。

（一） 宪政預备会並不是唐任等發起的，成立时会長是唐尔鏞，不是任可澄，副会長是任可澄，不是陈廷棻。唐离黔后始推任为会長刘为副会長 唐等憑借紳权把持一切，不虞羣众敢于予毒。自治学社誕生，竟施攻击，唐等始感势孤，有建設集团之必要，一时又無恰当机構可資着手，适官立法政畢業生馬克明、貴筑人名燦奎 楊文山思南人名焜 聚集同学組織宪政預备会，欢迎唐等加入，借壯風威。唐等乘机取得正副会長，以其亲信分任会务，馬楊淪为普通会員。史略七十八頁十一行 謂任可澄、华之鴻、陈廷棻、何麟書等發起成立殊有未合。 （下轉34頁）

辛亥革命山西資料片断

卞孝萱 輯

簡單說明

这里所介紹的，是閔尔昌在袁世凱幕中所經管的一些公私函电，按文件时間順序排印。这部分資料是很零散的，它不能說明辛亥革命山西省的整个情况，但在几个具体問題上，使我們增添了新的了解。

一、吳祿貞在山西进行革命活动的步驟：他初以剿灭革命軍为借口，要求清政府"設法籌撥山炮一营、步队一标"，以扩張实力。不久，又以招撫革命軍为借口，派朱鼎勳、何緒基和革命軍联系，並禁止清軍进攻。（用吳鴻昌的話說，就是"奈上有吳統制节制，……致余指揮調度，多行阻碍"。）其后，奏請"大赦各省革党，速停战爭"，"飭馮国璋軍队，退出汉口"，以及徳协廕昌、丁士源、易迺謙等，更"扣留运往湖北之彈药"，公开地向清政府挑战。

二、吳祿貞被暗杀，袁世凱趁机在山西扩展地盤，首先派段祺瑞到山西去处理善后；接着派張錫鑾任山西巡撫；随后又保荐曹錕，率領軍队，由奉天开往山西，攻击革命軍。段祺瑞、張錫鑾、曹錕都是袁世凱的門生。袁世凱的势力由此伸入山西。

三、山西革命軍曾派議和專使賈德懋向盧永祥、段祺瑞談和；东路軍总司令姚以价还派刘玉亭向徐邦傑接洽。这表示了山西革命軍对反革命的妥协，这种妥协給革命招来了危害。

四、在革命大風暴中，山西的人民羣众，起来革命了。据姜桂題向袁世凱报告："有地方百姓，匪人作乱，兩下合在一起，假装革命党"，"树上旗子，立上年号，反上应州"。不过当时的革命党人絲毫沒有重視他們，以致山西人民不能普遍起义，革命党也陷于孤立無援。

反动統治阶級的来往函电中，免不了要有污蔑革命党人和人民的詞句，讀者是可以識别的。　　卞孝萱

吳祿貞致清內閣电 九月十三日

山西变乱情形，日內接到确实探报。晋撫因陝西兵变，于初七日，派步队兩营，發給子彈，赴蒲州出防。尙未出發，乃勾通各营，于是日黎明謀变。协統譚振德不从，登时槍斃，遂直扑撫署。巡撫陆鍾琦出署彈压，被叛兵槍杀，其子翰林院侍講光熙出衛，亦被槍斃。城守尉、巡警道先后殉难。省城秩序因之大乱，土豪痞棍，乘时窃發。此省城兵变，撫臣等殉节之大概情形也。初九日，革軍佔領火車站，意圖外窜，进扑京师，行抵井陘，适我軍十二混成协赶到正定。因知井陘为燕晋咽喉，極为險要，若被革軍佔据，殊难措手。协統吳洪昌率領馬、步各队，星夜奋进，正定管帶何立朝竭力相助，遂于初十日据有井陘。十一日，祿貞亲赴井陘，督率进勦，佔領蔡庄，革軍退守滑驢嶺。十二日，与革党接战，地势極險，悬岸絕壁，难以騎行，我軍坚忍不拔，相持一日夜之久，革軍不支，退守娘子关。連日虜获革軍官兵数十人，卸其軍械，开誠劝导，即行釋放；所伤革軍，为之医治，以广皇仁；再改良政治上諭，已由祿貞印刷多份，飭令俘虜帶回布散；又派参謀官朱鼎勳，手执白旗，馳入敌陣，謁見叛官，广为开导，以示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意。頃接諜报，革軍頑强，尙不知悔，又將全省防营五千人及警兵联为一气，並与陝西叛兵联合，以为声援。前綫兵力，日見增加，若不迅速进攻，深恐沮丧士气。惟娘子关地势極險，革軍以步队一标、砲二十余尊固守，頗难克复。查由井陘至太原，原有驛路，其間固关虽属天險，聞守兵尙不甚多。現派宫統帶率其全部猛扑固关，並飭吳統領攻击娘子关，牽制敌軍，使彼不能兼顧，或可收批吭擣虛之效。惟地势崎嶇，非有山砲不可，且旣分兩路进攻，兵力太弱，恐蹈危險。务悬設法籌撥山炮一营、步队一标，火速前来，無任禱盼。再巡撫被戕，地方無主，人心惊恐，似宜請簡賢員来晋，以安民心，而挽危局。

吴祿貞、李純、吴鴻昌致清內閣、軍諮府、陆軍部、資政院电 九月十四日

为时势危迫，恳明降諭旨，停止战爭，以固人心，而維大局事。窃以革督瑞澂驕横無狀，逼变鄂軍，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軍諮府陆海軍部不能仰体皇仁，竟竭全国海、陆二軍之力，以攻击武汉三鎮。压制之力愈大，而反抗之禍愈烈。半月以来，內地十八省紛紛告警，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朝廷翻然变計，始以改良政体为不容緩，而为时亦已晚矣。窃計政府今日所汲汲者，在克复武昌。以为武汉握天下之中权，交通便利，財源丰富，且有兵工厂制造武器，足为革党之根据地，武昌克复，則各省乱党，自当消弭于無形。然此在鄂軍变乱之初則然耳！至今日倡叛独立者，既及十省，非有十鎮精兵，万万軍費不可。而政府今日所編之第二軍，不赴战地，軍費已經告罄，仅恃內帑，以为接济。財力、兵力之不足恃，已显然暴白于天下矣！而况武昌革軍，据有長江之險，利用堅壘巨砲，其胜負尙在不可知之数乎？故近日局外各国，已暗倡南北分治之議。然时局如此，即合全国之力，尙不足以抵御外侮。若更豆剖瓜分，益成危弱。即不然，延長战爭，至力尽財穷，各国乘隙而来，將坐收漁人之利。祿貞窃以为今日計，莫若明降諭旨，大赦各省革党，速停战爭，庶可以息兵革之禍，而救危亡之局。夫革軍之所以敢冒不韙，赴湯蹈火而不辞者，固欲求国民之幸福，而非甘心与国家为难也。現祿貞已經招撫晉省混成一协，巡防队二十余营，可供調遣。如蒙採一得之愚，請飭馮国璋軍队，退出汉口。願只身赴鄂，曉以大义，命其輸誠，以扶危局。倘彼不从，当率所部二万人，以兵火相見。朝廷若不速定政見，深恐將士奋激，一旦阻絕南北交通，而妨害第一軍之后路，則非祿貞所能强制也。是非利害，伏惟朝廷計之。抑更有不能已于言者：現有鄂中父老多人，哭訴前来："鄂垣倡乱，本少数革

党所为。自官軍佔領汉口：始以巨砲轟击，繼則街市被焚，煙焰数日未息，兵驕將悍，縱肆杀戮，姦淫擄掠，無所不为，商民逃竄一空，即被伤之兵，亦無不盈囊珍积。此等举动，行之外国战地，借以灭其种，耗其財，犹为公法所不許。况在本国財賦薈萃之区，人民生命、財产，忍令妄遭荼毒，此豈朝廷用兵之本意乎？現又聞由京运二十四生的大砲四尊，預备攻城，殘酷实無人道，武汉人民哭声震地等語。部下將士，聞之墜淚。祿貞桑梓所关，尤为心痛。此次鄂省战事，为外人所注視，似此慘無人理，恐至騰笑万国。此皆陆軍大臣廕昌督师無狀，司長丁士源、易迺謙逢迎助虐，結怨人民，激变各省軍队，以至大局不能收拾、应如何严行治罪之处，出自聖裁。祿貞为保全国家，維持平和起見，不憚斧鉞之誅，慷慨直陈，自知罪戾。恳請代奏。

陈夔龙致清內閣、軍諮府、陆軍部电 九月十七日

本日八鐘，据正定鎮徐总兵电称："頃張哨長来报：'晋撫吳祿貞招降叛兵到石家庄，忽然翻異，开槍乱击，請速派援軍救急。'"又据正定府刘守电称："六、一兩鎮，在石家庄交战"各等情。尊处想亦得报。查盧永祥所統第三鎮队伍，昨如到京，应否飭派赴援？事机万急，請速酌行。

陈夔龙致清內閣、軍諮府电 九月十七日

本日晚七鐘，接正定鎮徐邦傑电称："頃据六鎮馬队队官来报："現吳祿貞連合山西革党，圖抄汉口官軍后路，扰害全国，反情显露，昨晚为部下所杀。現石家庄極其平靜，惟統队無人，且尙有数名革党，前途甚为可虑。'請即轉报"等語。查現报情形，与早間探报，不甚相符。頃复电詢正定鎮，确探速禀。

吳鴻昌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資政院电 九月十七日

新簡晋撫吳祿貞及来宾張世膺，于昨晚一点四十分鐘頃，被第一鎮第三标旗兵多人闖入办公处戕斃，並將撫首割去。統領先是突聞多数槍声，不知变从何来。一面鎮靜本协兵士；一面率同协署衛兵前往，始悉前情。比即战获数人，及血痕槍刀为据。現該标兵士，正向本协有攻击情狀。

吳鴻昌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資政院电 九月十九日

新簡晋撫吳祿貞被刺后，招撫革軍运到石家庄步、馬、砲、工部队甚多，其后方軍队，亦急輸送来石。向本协要求联合破坏京汉鉄路、黃河桥、滹沱河桥，逼迫本协連合速行北上。日昨閒言四布，搖动軍心，統領不遂其欲，兵力又薄，深恐陷于危險，以及兵士震动，將来更难收拾，迫不得已，率領本协急到欒城县，拟繞到正定，补充兵力，再行迎击。統領偵知革軍將存儲石家庄之彈葯、粮秣、被服等項，运送娘子关，兵力亦漸退。統領乘夜率本协急进，現已复佔石家庄。

段祺瑞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电 九月十九日

昨午到定州，兩电軍府，想荷垂察。夜間派独立馬队乘車至正定，渡河徧索匪情。据报："匪入娘子关。周协統于昨暮赴欒城，招集十二协，今午二点，仍进据石家庄。第一鎮馬队管帶，昨到定州，由瑞給以川資百元，令其招集步队，暫駐新乐，並允接济匱乏，以便齐集后备載送回京。詎今午率帶第五协至新乐时，該队已不知去向。除派人查探外，請仍飭該鎮派人由保定鉄路兩旁相迎。吳署撫尸身，已为晋匪舁去，餘人尸已扫埋"云云。南路十标未到，餘駐石家庄。

袁世凱致奕劻、那桐、徐世昌电九月二十二日

迭奉鈞諭，令帶得力兵队北上，想必另有筹备。惟前敌兵队太單，經加激励，仅可战守，万难抽調，已电商段軍統。晋匪兵弱械鈍，不足深虑。可留兵足以扼其窜路，餘兵遣赴京，先固根本，俟將北方反側兵队收束妥协，再圖攻晋。奉天三鎮曹錕尚可靠，迭来电，已整备候調。祈由閣电至奉督，飭令开赴北戴河一帶暫紮候調；一面內閣逕飭曹錕遵照。五鎮兵万不可归东撫节制，候面商。 世凱肃。廿二。

大同鎮总兵王得胜致清內閣电九月二十五日

太原情形，前电已达。兹据确实探报，省中委实空虛，党众携貳，現在派兵四出煽惑，招兵募餉。宜請飭令新撫帶队經行大同，与張、綏互为声援，規复較易。著手再迟，則全省糜爛，不堪設想。且雁門关現为我有，从此进兵，長驅直入，省城唾手可得。省城既得，娘子关不战自降。請据情代奏，迅速办理。

曹錕致清內閣、軍諮府电九月二十六日

敬电敬悉。已遵飭协、标、营准备一切；並与南滿火車交涉輸送各事。一俟妥协，即行开拔。

清邮傳部致袁世凱函(一)九月二十七日

現据正太路局电称："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运送兵車四套。二十四日停运。現我軍仍在五里舖一帶駐紮，各厂、所及公事处，已照常办公、工作"等情，特此奉聞。

清邮傳部致袁世凱函(二)九月二十七日

現据正太路局(酉密)电称:"下午,娘子关革軍派有賈姓来石,与盧协統协議。今日乘京汉午車晋京,聞系造謁段总統,但未知所商何事。今昨兩日,仍停运兵車,合並电聞"等語。……

此电頃已詢明段制軍处,确有賈姓到京,問明山西情形,已回天津矣。

徐邦傑致清內閣电九月二十九日

据阜平县稟:"有晋兵約二百人,駐長城嶺外,以四人到龙泉关都司衙門探搜。已派中营馬队前往扼守。龔声揚一营兵丁,連日有騷扰等事,該官長不能約束,已会同正定府、县,电請筱帅飭回原防,以靖地面,而安人心。王聘帅亦表同情。"

曹錕致清陆軍部电十月六日

駐長春各部队,于初四日起,陆續出發。初八日約可开拔完畢。駐昌圖之步九标全部及馬队第三营,刻与南滿火車交涉輸运,尙未定期。

曹錕致袁世凱書

窃門生上月二十五日奉鈞电,飭調卑鎮赴津北廊坊暫紮,听候調遣,並示官長如有不得力者,即行酌量換补。……門生自奉电諭后,遵即轉飭各标、营准备一切,以便开拔;並于各官長中,詳加考查,以杜禍萌。惟馬标黎統帶本唐神情失措,举止倉皇,于上月二十九日具單,託病請假。門生因其形迹可疑,当即批准。不料是晚該統帶及副軍需官畢祖誠、書記官周光宗、执事官尙汉英並及其第一营管帶包春芝等,同时潛逃,並拐窃公欵五千六百余兩。連日追緝無踪,業經电

請东督通飭严緝，务获惩办，以儆效尤，而伸軍法。並查得步九标第一营管帶張学顏、第三营管帶孙岳及輜重营管帶万其誼等，向与黎本唐往来亲密，形踪詭僻。当此时局危迫，深恐包藏禍心，貽誤大局，已先后一併撤差，以絕根株；遴选妥員接充，俾資扞衛。……駐長队伍，已定于初四日起，接續开拔。每日分列三期，計十三期，約初八日，即可竣事矣。

張錫鑾致袁克定書十月七日

别后，于初六日晚抵石家庄。即往晤芝泉；随复接見軍队各官，傳述吾师德意，温語拊循，三軍深为感动。芝泉即于是夜專車南下。朔方寒訊較早，連日風雪已遍山谷，急筹进取之方，惟后路轉輸，不易为耳！兄身边虽有馬队百名，尙須添治服裝，及日后步队到来，筹备之件尙多，时須專差往来京、津。……拟祈我弟代稟师座，酌發京汉、京奉头、二等火車長行免票各数張，擲交夫弁賚回，以备应用，而資便捷。

范書田致袁世凱書十月七日

昨晤王鎮怀庆云："在京謁見宪台，曾蒙垂詢沐恩，並拟派赴晋省勦匪。"敬聆之下，感激莫名。惟聞直隶諸上峯不肯令去，又將中止，殊深焦灼。伏思沐恩濫厠于斯，毫無寸进。当此多事之秋，正宜及时圖报，以答高厚。安能再行伏处于此，致負吾恩宪平日期望之心。务恳宪台速賞明調。如以北洋淮軍亲軍五营，再加馬、砲队三、二营，委交沐恩統率前往，則沐恩敢告奋勇，直搗晋省，临潁曷胜屏营待命之至。

徐邦傑致袁世凱書十月十三日

晋兵东奔西窜，胁从者土匪居多，至則騷扰地方，無所不为。上

月初九、初十兩日，警报突来，防堵不易，幸有前营一营，分駐井陘一帶，又派学兵七十名，星夜馳赴前敌，叛兵知有防备，不敢东进。十七、十八、十九等日，一鎮潰兵由石家庄拥至正定城关，商民異常惶恐，均欲逃避。沐恩一面派員分赴四城，恳切开导，至再至三；一面飭派官弁，將一鎮潰兵，妥为安撫，並代照料一切，始得無事。又所部馬、步四营，駐防日久，忽有軍事，諸多未备。且山路崎嶇，相距或百余里，或数百里不等，一聞征調，有一晝夜行数百里者，有兩足紅腫者，各兵身無一錢，苦难殫述，沿途用費，均須酌量津貼。所幸各兵能安本分，其有惡習者，立即开除。惟正定为北軍之后路，又系西征之前敌，与他鎮情形不同，兵力單薄，防范难周，殊可虑耳！

王大貞致袁世凱書十月十四日

九月初七日，晋省以潼关告急，中丞陆公撥营往援，兼駐蒲州。是晚，分發子彈，限令初八拔队。詎料次日时甫黎明，忽聞鎗声四起，即派家丁往探，旋据倉皇奔告撫署兵变。职道当以职署与撫、藩兩署，均系毗連，赶即趋赴。未至撫轅，已有無数兵丁，阻不前进。折回繞道，街巷均有兵守，复不得过。途聞中丞陆公父子均被难，方伯王公被拘諮議局。只得退归，保守本署。当拟电禀鈞座，乃电綫已断，城門又閉，人心惶惶，呼号奔走，鎗炮之声，竟日不絕。迨至日暮，复見火光燭天，滿城搶掠，凡殷实鋪戶，同时灰燼者，不下数百家，晋省精华，一旦消尽，曷胜痛惜。此初八日夜变起倉卒，及市面焚掠之大概情形也。

京張路局致郵傳部电十月十七日

頃据駐大同段俞工程司人鳳电称："十五日下午，官軍到大同，即行克复。餘匪尽散，人心大安。"

李寿庚呈袁世凱探报十月二十日

标下探訪队队官李寿庚为呈报事：窃标下派出二等訪弁張树棠赴石家庄偵探事机，兹据回队报告，以訪得："本月十五日，有山西革軍大都督賈德懋由娘子关来电，欲赴石家庄面謁段总統祺瑞。該賈德懋曾在日本留学，前充山西陆軍学堂总教員，系段总統之学生。段总統因与賈师生攸关，遂派接待員專車往接。至晤会时，賈呈要求章程十五条，段总統当即駁詰，並云：'如欲求和，必須依我章程五条：第一条，須將大都督名称取消；第二条，將革軍分散，归陆軍各鎮管轄；第三条，將新任山西巡撫接至省城到任。……'甫言至此，賈即反对。段总統又云：'汝既不从，將汝送回。'遂派第三鎮之軍，約有三营，將賈德懋送至井陘县去訖，窺查其情。段总統明为护送，暗謀进兵"等情，报告前来。理合据情呈报。

徐邦傑致袁世凱書十月二十一日

沐恩前以現署固关参將兼馬队前营管帶何副將立朝，上月晋兵犯境，該副將竟能設計分兵退敌，大概情形，曾上稟陈明……。再，月之十八日，突有西兵刘玉亭，系正定府城內人，来卑署投信。展閱后，乃知山西叛軍姚以价所为，以此煽惑人心。当將該兵派人送交正定县，暫行监禁。沐恩遂即密飭各营官長，加意防范，以免再有奸細暗地搖傳。尤幸卑部練軍各营兵丁，人心堅固，無論如何搖惑，並無存有逆謀者，此其确情。謹將原信照录，附呈鑒閱。

姚以价致徐邦傑信

久仰鴻誉，时切蟻慕。值兹撥云見天之日，恨識荆而莫由。恭維总鎮大人德躬納祜，虎符凝祥，胸罗甲兵，王將軍之武庫，手布經綸，

武乡侯之羽扇，文武兼备，堪济时艰。方今四海鼎沸，万姓塗炭，凡識时俊傑，莫不拔竿而起，欲救同胞于水火。是以鄂、湘倡义，川、陝接踵，未及三旬，而各省之义旗皆树。晋义虽云后起，而大軍已駐井陘，与滿兵对峙，不日揚武北上，追逐滿虜。恳請麾下稍展韜略，助攻清軍，牽掣三鎮左右，共納斯民于衽席，天下幸甚，大局幸甚。且聞貴軍未發薪餉，已三月矣！夫天心厭滿，危在旦夕，即旗人粮草滿庭，久已無力接济，况汉兵乎？我晋富甲海內，軍需充盈。倘蒙体恤蒼赤，俯允协助，貴軍粮餉，願照敝軍發放，即滿政府所未發于貴軍者，並且加倍納給。託庇鼎力，汉帜复树，微特晋人感荷，即各省义士，亦皆仰戴二天。肃此蕪函，謹呈鈞鑒，並請勛安，伏乞德音速賜！晋軍第一鎮第一协統領官姚以价頓首。

曹錕稟袁世凱

本月二十日，王教練官汝儉来石，奉札飭，並收到賞發后来之步、馬、礮、工、輜各营兵丁洋銀六千圓。仰見我宮保体恤兵艰，鼓励士气之至意。……茲有匪首姚以价，于本月十八，遣人致函于正定徐鎮，該鎮鈔送前来，語多悖逆，令人髮指。……茲特鈔录匪函，附稟呈覽。

（附件即前«姚以价致徐邦傑信»——萱註）

曹錕致袁世凱电十月二十二日

本日午前十鐘，我軍佔据娘子关，該匪向西退却。第五协在娘子关，欒庄、虹合山等处；六协对固关方面，据核桃园、大梁家一帶，均擇紧要地点，严密布置。正拟前进，午后二时奉示，遵即停进。查娘子关虽过直境五里，然系險要，非得不守，餘均直境。

郭殿邦、陈希义致清內閣、軍諮府、陆軍部电十月二十二日

大同匪党，紧閉城門，防备甚严。邦、义正議急速攻打，前日晚十

二鐘，偵探报告："由怀仁来匪軍步队八百余名、馬队百余名、快炮四尊，声言救援大同。"邦、义議定：早四鐘，先派高統帶帶馬队一营，往新庄迎击敌軍；义随后帶本营及米、馬兩营繼进。早七鐘，至繡女村，离大同四十余里，迎見敌兵，兩軍接战。至晚八鐘，共击伤敌兵五十余名，击斃二十余名，生擒九名，已正法，获槍九桿。敌軍胆寒，且战且敗，退入怀仁县，城門閉住。探知敌軍乃晋省混成协二十四标，兵主張厚田，砲官刘姓，乃砲中高手。我軍陣亡一名——系米营之兵，伤七名，仍回大同。惟高統帶馬队留住新庄，至大同四十里。共击放槍子四万六千多粒。邦督李、胡兩营及砲队，与大同接战，早六鐘战至下二鐘，共击大砲六十余砲、槍子四千余粒。敌軍仍閉城門，圍堤、坡地池異常坚固，城頂五丈余寬厚。邦，义四面攻打，只留西門为匪出路。昨日之战，我軍虽获大胜，聞敌軍援兵尙多，我軍格外多加謹防。再祈速派軍医官，多帶葯材。現下受伤者，由陆軍借軍医長一員調治。

清郵傳部致袁世凱函十月二十六日

現据正太路局电称："山西乱兵二十三早棄娘子关，乘車赴太原，至寿陽、榆次，即紛紛逃散，現太原省已出示安民"等語，合即奉聞。

姜桂題致袁世凱書

抄大同探禀："宪兵至廿一日到山西省大同府，住在四牌楼南首長盛店。探查地面黎民情形变动：为此十四、五日，众家謠言，反乱甚近，黎民惊慌害恐，为此城門关了一天；又为此京張鉄路止工不作，閑人吃食無有，在大同作乱。又有地方百姓、匪人作乱，兩下合在一处，假裝革命党，搶夺东西：为此应州官派人到大同解軍裝，拉軍裝，到半路土匪將槍搶走貳百多根，土匪随即树上旗子，立上年号，反上应州。到在应州城內搶拏东西，無走。应州州官即速去公事到大同府，府台

随即派馬队一营，步队一营，只望前往查办土匪。于十七日，兵勇到，在应州与土匪交仗。土匪竟敢拒敌。兵勇將土匪打敗，合拏住八、九十名，随即杀了兩个头目，用槍打死八个，惊动黎民，余下土匪，帶到大同府，按法严治。現下百姓無有变动。又查探营中兵勇情形：大同府有七营队伍，又有自治民团护兵八百名，皆無有变动。”

吳鴻昌致□□□書

鴻昌前于署理十二协統領任內，于九月初八軍諮大臣訓令：“現在山西变乱，著派該混成协迅即开拔，星夜赶至太原附近，相机防勦”；是日又奉陆軍部电飭同前，因本鎮协前已补充第十一混成协，开往湖北，所余諸队，只能編成步队二十三标二三兩营、馬队一营、陆砲兩队、工程半队，名为混成协，其实兵力尙不足一混成标。是晚李彪臣来保，送交軍諮大臣訓令，帶同府派充本协一等参謀官朱鼎勳来保。余初以为朱系同学，必資臂助，無限欣慰。是夜，赶备出征一切事件，以便次早开拔。又奉到府派充本协二等参謀官何緒基来协，余更欣慰臂助得人。不意本协出發后，朱鼎勳暗中扰乱軍紀，並与何緒基潛通山西革匪，破坏本协征勦計画。先是，余于九月初九午后六鐘，由保定开車，是晚十一点半鐘到石家庄。初十日早，換車西进，前头步队运至五里鋪下車。山西革匪已佔領乏驢嶺及娘子关、固关等处。余即决定由井陘节节前进勦击，直达太原。当日已故第六鎮吳統制祿貞乘專車到石家庄，命余登时回石，面諭：“已派鎮副官周維楨、参謀官朱鼎勳前往山西，招撫革匪。”余即稟明：“所受軍諮府訓令，系相机防勦。”而吳統制謂：“已呈請內閣、軍諮府、陆軍部代奏，准其招撫，民生自不受塗炭之災，豈不甚善”等語。余一面分别电稟此情；一面督飭本协軍队到五里鋪、井陘一帶駐紮，以圖进勦。其前哨配置蔡庄一帶，与乏驢嶺之革匪相对峙。惟留礮队一队、馬队三队，駐守石家庄鉄道附

近，以保交通。于是朱鼎勳投入山西革匪，何緒基与革匪通声气，謠言四出，煽惑軍心，彼等馳往娘子关，約革匪投誠东来石家庄，与我軍相見。吳統制于十四下令本协，停止攻击。謂將亲往太原，撫慰革匪。十四日又飭本协，先將駐紮井陘及五里鋪各队退回石家庄。十五、十六兩日，火車运到革匪步队一标、巡防兩营，均駐石家庄以西，服裝不一，器械不齐，种种情形，不堪入目。吳統制登时犒賞革匪猪肉、饅首，並允另給新式服裝。又奏請停止战爭，並扣留运往湖北之彈药。至十六日夜一点鐘，吳統制在本站附近之办公室被刺身死，鎮副官周維楨、来賓陆軍部制司科員張世膺同时被杀。鎗声四起，余馳往察視，当即禀报軍諮府、陆軍部。十七日，余一面严禁革匪續来；一面鎮靜本协兵士。至午后三点，革匪运来步、馬、礮各队甚多，其参謀長仇亮、参謀姚洪昉、景晟、史宗法、馬龙章、倪得勳等来石，与本协何参謀緒基，共向余要求破坏京汉鉄路、黃河桥及滹沱河桥，並迫余与之連合，速行北上。当此时，何緒基与仇亮等七人身帶手鎗，立逼余一人，又門內外携刀持鎗排列兩旁之革匪，尙有一百余人，余明知其謀为不軌，心虽焦灼，而外貌不能出以激烈。际此危險之地，余始終不遂其欲，只得設法开脫。否則余一人被害，原不足惜，恐本协兵力甚薄，若陷于危險，將来更不可收拾。不得已率本协乘夜急赴欒城，拟再繞道到正定，补充兵力，即行迎击。十八日，余偵知革匪將石家庄存儲之彈药、粮秣、服裝等項，运送太原，革匪亦漸退去。余复率本协乘夜急进，于十九日复佔石家庄，准备进勦。此自本协出發后經过之大概情形也。余自九月初九日夜間，率队到石后，即前往井陘一帶勦击革匪，奈上有吳統制节制，中有参謀官朱鼎勳、何緒基，下有前署理統帶曹进，暗中掣肘，煽惑軍心，致余指揮調度，多行阻碍。幸本协官、兵始終鎮靜，相安無事。現在朱鼎勳、何緒基均已投入山西革党；曹进于十七日午后潛逃，追寻無蹤。此余所受节制及掣肘之苦衷也。余

于十九日早，率領本协，复佔石家庄，原欲西勦，至正午，十二协周統領乘車到石，余即將本协关防、文件，移交周統領任事，余仍回二十三标統帶任差，局面大为一变。知余者，謂余徒受节制、掣肘，破坏勦击計画，以至于此。不知者，謂余为同謀共党之人。余此刻仍守本分，按部就班，其是非但憑公論而已。惟其中有隐謀升統帶之差者甚多，于是对于余一身，妄言毁謗。幸周統領素知余为人忠厚，不生猜疑。然余为將来計，讒言既多，久于此差，大非所宜。当此出征之际，請假更屬不可，且貽以怕死口实，再四思維，無可为計，惟有專函奉达，洞悉其中为难情形。即恳在堂宪前暨哈軍諮使、盧厅長处，將余始末情形与所受影响之处，婉言代达一切，是所感禱。

黄济舟对貴州辛亥革命史略的几点辯正（上接19頁）

（二） 教育总会系宣統元年岁次己酉成立，光緒末叶教育总会章程貴州尙未公佈，省城学欵学产早为唐等扫数提去，教育总会成立，本身經費尙須籌划，並無欵产可供掌握，正副会長系总会成立时选出，三年中己酉庚戌辛亥亦未經过改选，投票时宪党以自党中人不能分身来爭，滿拟拥出唐任佔此兩席，自党恐唐任当选其势愈張，遂以票权支援同情自党的乐嘉藻当选会長，支援疾視宪党的周恭寿当选副会長，史略九十三頁十五行謂教育总会掌握全省学欵学产，九十四頁头兩行謂唐領导教育总会，乐繼任会長，九十八頁十一行謂他們又成立教育总会，唐任会長均屬失实。

（下接 78 頁）

太原辛亥革命回憶录

石 荣 暲

編者按：作者石荣暲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辛亥革命时，曾任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長，对当时史实知之較詳。本篇叙述都是亲历目覩的事变，如叙太原新軍起义概况；吳祿貞与山西閻錫山联絡，协定共同起义方針及事洩为袁世凱謀杀；閻錫山为了个人保持权位与軍閥袁世凱妥协及曹錕軍队在山西的蹂躪等等。这些資料可为研究山西辛亥革命史的参考。

太原辛亥革命繼武昌起义之后，余曾亲历目覩。惟事过境迁，大半遺忘，仅就吾所知者，略記一二。

辛亥八月十九日（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傳至太原，各界人士均現惊惶狀态，山西巡撫陆鍾琦到任尙未一月。余是时任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長，循例往謁。陆中丞閱余履历，知为湖北人，因詢及湖北近日情形，余答以不明。不数日，風声益紧，陆中丞之子陆光熙以甲辰翰林留学日本陆軍士官学校，为当时最新人物，自京来晋，拟与革命党人联系。故到晋后，力劝伊父宣告独立，屢遭拒斥。屬員中有劝防备者，亦复置之漠然。旋調新軍閻錫山等出防省南，以巡防营統帶候补知府陈政詩所部数营，填防省垣。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發給新軍餉械，飭令开拔。

九月初八日尙未黎明，新南門外所駐新軍，約二連人，由营長姚以价，連長張璜率領，闖入南門，即往攻撫署。入头門后开鎗数排，即进至二堂。陆鍾琦聞声起牀，披衣而出，被班長楊鵬云开鎗射击死之。（庚子辛亥忠烈像贊，謂鍾琦聞变，公出堂皇責問之，遂被

害。）陆光熙赶出救护乃父，不容分說，亦登时中鎗殞命；同时死者，有僕役馬八、牛万春、李升三人。革軍复进至后堂，將陆鍾琦之夫人唐氏刺死，其幼子亦受刺刀伤。撫院內各室門窗器具大多摧毁。是日街市閉門，秩序大乱。至晚藩署火起，烈焰甚熾，全部悉成灰燼。土匪乘机而起，藩庫被刼，商店亦有多处起火 。

初九日革軍拥协統标統以次軍官，在諮議局召集会議，响应武昌起义，定 名为山西軍政分府。首推陆軍四十三协司令部統領官姚鴻法为晉軍都督。鴻法以其父姚錫光現任陆軍部侍郎，力辞不就。另推八十六标統帶官閻錫山为都督；督練公所参謀处帮办兼陆軍小学堂监督温寿泉为副都督。諮議局副議長杜上化为总参議，即設軍政分府于諮議局。府中之組織：分設軍务、参謀、民政、軍令四部，又筹餉等二局，即日成立。出示安民，發表起义宣言，張貼各街衢，用黄帝紀元年号，軍政府門前悬掛八卦太極圖国旗。

軍政府成立后，派軍官帶領士兵，分赴各街市彈压，槍斃搶刼匪徒数十人，始告平靜。又派人將布政使王庆平、提学使駱成驤、劝業道王大貞接至諮議局看管。但王大貞数日后即釋出。提法使李盛鐸、太原府知府周渤仍住署中，未予过問。

太原省会治安，軍政府派南桂馨督同原有警察維持，初以陆軍小学堂学生荷鎗站崗，数日即撤去。

太原有滿洲兵駐防，归太原城守尉統轄。滿洲营在城內东南角，圍以土牆。起义后之次日，民軍列队往攻，砲声隆隆，自旦至暮，旗兵人少而弱，且有家室，無抵抗力，旋即悬白旗投降，故未伤人。但毁房屋数处，聞与民軍接洽者为增禧等，增亦日本留学生也。

巡撫陆鍾琦殉难后，撫院無人敢往。九月十一日〔11月1日〕施今墨与陆有葭莩誼，約同学数人往視，余亦参加。步至撫院，始知無人看守，仅門外有一被槍死之軍官，不知其名。至二堂后見陆鍾琦及其

子陆光熙之屍体，躺在东側廊下，服便衣，均未結扣。院中有三僕人之屍，亦同时被杀者。再进至后堂东院屋中，見陆夫人之屍体躺在床板上，被刺刀扎死，血滿衣襟。前后各房屋門窗器具，均已搗毁，凌乱情形，不堪言狀。东院文案处之案卷，及后院御書楼之書籍，徧地皆是，闃無一人。余等巡視一周后始出。施今墨購得棺木数具，並約亲友数人，于次日为之裝殮，仍停柩于撫院中堂。至布政使許世英到晋后，始举行弔唁，殯于东門外浙江义园。

起义之第三日，軍政府出新聞紙一小張（报名忘記），發表宣言命令及各处消息，張貼各街衢，但甚簡略。

軍政府成立后，即派民軍至娘子关、固关等处駐紮，以防清軍之进攻。正太鉄路之交通，即行断絕。

軍政府在优級师范学堂（即前孝威屠梅君先生主講之令德堂）設立礼賢館，广求人材，派員主持，發有通啟。此文是安陆寇息亭代撰，但多观望不前。

未几，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督兵南下，至石家庄駐紮，即未前进。吳曾留学日本，为武昌日知会会員，提倡革命最有力之一人，清廷惶惧，授为山西巡撫。吳以电話約閻錫山面談，閻頗游移。复派周維楨前往太原，与閻錫山面商共同推翻清室办法，閻疑吳不是眞心。又經数次通电，始指定在娘子关正太鉄路車站会晤。至九月十四日〔11月4日〕双方均乘火車至，随吳至者，为張华飞、何燧、孔庚，随閻至者为温寿泉、赵戴文，会議时均出席。吳首先声明，清室授为山西巡撫，是一种籠絡手段，决不就任。吾等同站革命立場，亟願与晋軍携手。閻尙游移。吳笑曰："我是老革命党，你知道么？我进行革命，事实具在，即山西軍队情形，我一切都知道。"閻听了啞口無言，竟为吳所說服。遂議定名曰燕晋联軍，吳任联軍大都督兼总司令，閻任联軍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任联軍参謀長，並約晋軍同駐石家庄，共圖进展。

吳复声明已与張紹曾及山东靳云鵬軍約，定期会师，直搗北京，扫除清室，使革命早日完成。又云聞袁世凱野心勃勃，近来大肆活动，如彼到京，則为革命前途的最大障碍，俟其过石家庄时，即杀之以除此害，欢談竟日而返。

吳祿貞主張革命，其行动言論坦白直率，过于露骨。有軍火自北而南，欲紓武汉战禍，过石家庄时截留之，忌者益甚。随吳至娘子关者，有六鎮騎兵旅長馬惠田，为清室之奸細，馬惠田將开会情形，密报于良弼。良弼、段祺瑞等陰悬二万金之重賞，購吳之头，即祕令周符麟往刺之。周符麟本第六鎮第十二协統領，早被吳祿貞所革，吳所提拔之馬惠田，本在周符麟部下，吳極信任之。这种消息，有人密报于吳祿貞，吳仍毫不介意，不加警备。至九月十六日夜半，吳与秘書長周維楨、参謀長張世膺議事，馬惠田求見，亲上手摺，行跪礼时，即出手鎗向吳一击。吳尙繞案避之，並諭以大义，馬惠田追击不已，吳即开后門而出，甫开門而馬惠田之伏兵，即將吳之大好头顱砍去矣。周維楨、張世膺护吳不成，亦同时被害。刘道仁、孔庚、副官曹进等皆撫屍痛哭。吳祿貞被害后，軍队失了統率，即本鎮也立即分化。旗兵恐六鎮暗算，人怀畏惧，抛棄槍械子彈餉銀，紛紛逃散，晋軍乘机收集，运回太原。並將吳、周、張三公屍体为之裝殮，浮厝于車站之旁。民国元年三月山西省当局派員至石家庄，迎接吳、周、張三公之柩至太原，停于烈士祠內。三公之家屬亦至，为之易棺改殮，开追悼大会。山西当局派員即于石家庄車站之側，为三公修治墓地，建造專祠，請山西名士郭象升撰表墓之文。至民国二年十一月七日举行安葬礼，余亦前往会葬，南北要人，到者甚多。墓之北建有憑弔楼，悬掛挽联挽詩甚多，余均忘之矣。

再聞南海朱淇在北京办理«北京日报»，武昌起义后，曾赴灤州与張紹曾、吳祿貞接洽，报界消息較灵，忽聞肃王、良弼等有密派刺客往

杀張吳之举，即派亲信黄某持函密告，張得函而幸免，吳未及知而被刺，亦命也夫。

孔庚、王家駒等均革命人物，隶于吳祿貞麾下。吳被难后，即从間道至太原，閻錫山任孔庚为都督府参謀長，王家駒为参謀。

吳祿貞故后，清政府授張錫鑾为山西巡撫，許世英为山西布政使，調六鎮他往。以第三鎮統制盧永祥督兵攻山西，沿正太鉄路西进，行至娘子关，向晋軍陣地开砲攻击。山西固关一帶防線延長数百里，仅有兵士三营駐守。姚以价为娘子关前敌总司令，閻錫山亦在关前督战，守兵無力抵抗，全部潰退。閻錫山逃回太原，召开紧急軍事会議二次，閻錫山提議放棄太原，赵戴文随声附和，以为革命不必定守省城，往南往北均可进行革命。温寿泉謂太原为革命根据地，敌人尚在数百里外，不必倉皇出走以动軍心，要在保持革軍名誉。姚以价于兵敗后逃回太原，会議以軍法严懲，姚恐，避入耶稣教堂，僥倖而免。是时閻錫山無胆無識，張皇失措，仍坚持出走之計。最后議定，以温寿泉坐鎮太原，督同楊鵬云之三营兵防守。張煌复收集娘子关之敗退殘兵，編制成营。並派賈德懋等三人赴石家庄議和，無結果。

閻錫山与赵戴文仅帶衛兵向省北逃走，並將省城所存之現金携去，出省后向甯武一路前进。孔庚得其消息，立即往追，至五寨县始与閻遇，謂其出走之非計。但事已至此，应通电全国，声明北伐情况，以保全革命軍之名誉，並代拟电文發出。

温寿泉因三鎮兵进攻將至省垣，始擁擋出省，並令楊鵬云帶兵随往，行抵运城，設立軍政分府，仍进行革命不已。后来伍廷芳、唐紹仪在上海开南北議和会时，温寿泉展电和会，为晋軍之革命地位力爭，始以山西加入革命起义省分。

温寿泉向省南出發后，省垣空虛，提法使李盛鐸，經諸紳之面請，出而維持秩序，立出保境安民告示。是晚約余至署，以《并州日报》总

經理委余担任，力辞不得，遂星夜約友人及同学数人，在前《并州官报》館內組織編印。当时参加工作者，有張朗村荣楣、王錫九頤、曾望生遯、范劍儕鴻宾、俞幼樵宝琛、石誠齋广垣、翁厚庵長祜、翁济生長禔、沈寿伯頤、李掄三諸君。次日《并州日报》即發行于市（山西之有日报自此始）。但因交通断絕，新聞材料，大感困难。是时有前撫院幕府数人，均随陆鍾琦来晋者，乱后行李蕩然，棲留小店中，艰苦万狀，余約担任編輯。內有越南志士阮鼎南，上海《神州日报》主笔胡郁文，餘不記忆。

曹錕所部之第三鎮，盧永祥、吳佩孚皆屬之。盧永祥率所部由正太鉄路开抵太原，分駐城內外兵营，时派軍队在街市游行示威，且紀律殊惡，有搶掠勒索情事，商民畏之而不敢言。嗣复派兵向省外开拔，北至忻州，南至临汾，所需粮秣，均由地方供給，兵士之奸淫搶刼，較在省尤甚，大招人民之痛恨。余曾請李盛鐸設法制止，李以权力不及，浩嘆而已。余在报紙中作《軍人道德》、《軍人紀律》等文以諷之，彼亦不顧。河东各县，大多被掠。时赵城張瑞璣自陝西辞官归，載書二百余箱，亦被刼去。三鎮兵公然征發車輛至太原正太鉄路，滿載輜重，七日之間，絡繹于道。瑞璣憤甚，因鑄盧永祥鉄像，置于赵城县之城門下，作兩手持銀錠，胸腹怀之之狀。盧永祥屡次遣人婉商，以当时虽任协統，不在軍中为詞。未得瑞璣之諾。至民国十三年，复以孙段合作为詞，往請犹未允。曰："非念既往，乃警將来。"一夕盧党袖鉄錘碎之。故張瑞璣痛恨軍紀之不良，凡無紀律者，即不認为革命軍。

三鎮兵至太原后，正太鉄路始行通車。無何，山西巡撫張錫鑾到省就任，住前巡警道署內，深居簡出，無所作为，不久即去，由李盛鐸攝巡撫事。新任布政使許世英来晋就职，成立布政使司机構，分科治事，頗有作为，毫無官僚習气，通飭各州县地方官，不准擅离职守，間

有更調，不尙虛文。随时步来报館，与余接談，訪問时局及地方情况。

清帝宣布退位后，李盛鐸、許世英等，均先后离晋，省中各紳公推劝業道周渤为山西民政長，电請临时大总統袁世凱予以任命。因周渤是翰林出身，曾留学日本，思想較新故也。

閻錫山前之出省而北，实因兵敗出亡。其名义則以朔平、綏远等处，尙有清之將軍都統城守尉所屬之滿兵也，实則閻之部下，只有少数衛兵，由宁武一路进至包头鎮，均非滿兵所駐地。孔庚等以均随行。王家駒（湖北随县人）率兵無多，向怀仁、大同一帶前进，以功升总参謀兼四标統帶，实則各县無兵抵抗，並無战事。后由府谷渡河，略取河西蒙古地，敌人惊潰，益进佔薩城托斯和等处。不料孤軍深入，彈尽援絕，为敌彈貫腦而死。民国元年三月孔庚呈南京临时政府陆軍部为之請卹。

民国成立后，駐太原等处之第三鎮士兵，調离山西。閻錫山招集旧部，遄返太原。不料行至忻州，距省仅一百三十里，接袁世凱电，不准前进，听候指示，如擅动即以軍法从事。

閻駐忻州，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需粮餉，均由忻州知州朱善元就地筹款供应。閻是时張皇失措，孔庚等建議，应派人到京疏通，遂派孔庚等进京，至四月某日始得全部回省，当日起义之精神扫地尽矣。温寿泉在閻錫山回省后，亦將所部軍政权交出，飄然下野。

是时山西已成軍民分治狀况，但民政長終不及都督权势之大，仍須俯兵听命。故周渤亦辞职而去。中央任命赵醴泉为省長，赵不受命，复任命谷如墉繼之。

更　　正

本刊 1957 年第 1 期所刊鍾德貼先生《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編者在按語中說："作者曾任陈炯明部下的师長。"今接鍾德貼先生来信，指出編者按語有誤，文中屢提的鍾师長系鍾鼎基，非鍾德貼。特此更正。

辛亥塞北革命紀略

方仲純

編者按：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塞北各地亦和其它各省相似，由同盟会会員領导，运动軍队，發动起义，响应武昌。当时起义軍內部分子复杂，有自覚的起义者，有为大势所趋被迫参加起义者，也有为了破坏革命組織打进革命內部来的奸細，因此在革命进行中，發生种种阻碍。很多英勇革命战士被叛徒謀杀，使革命势力削弱。西北一帶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力量遭到莫大損失，最后虽然山西全省获得独立，推翻清朝二百多年的專制統治，但不久政权就为北洋軍閥袁世凱所篡窃，閻錫山名为起义者，实早已与軍閥袁世凱妥协，实行其軍閥統治。

辛亥革命时西北一帶史实，各史册記載不多，这篇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可与本刊1955年第2期《辛亥綏包革命史实紀述》及本期《辛亥革命山西資料片断》、《太原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篇互相印証，可作研究史学者参考。

余幼失父母，孤露余生，随人流轉。于光緒三十四年冬，附海舶至京师，依舅氏寄食經年，貧困益甚。求学無資，謀事無成，天地茫茫，一身匏系，少年失路，此为極矣。

舅氏姓周，名維藩，字价人。清戊戌朝元，翰林院編修，散館后，清廷命赴日本，考查軍政。时清政日頹，內憂外患，环伺交迫，有識之士，举惶惶有瓜分之惧，知不变法不足以圖存。适中山先生，以民主革命号召于海外，風会所趋，翕然景从。凡国中爱国青年，莫不抵掌扼腕，咸怀投笔之心，俱有枕戈之志。而留日本之士官生，加入党会尤伙，舅氏因得納交于旅日革命人士。以余所知，如吳祿貞（吳为第六鎮、駐石家庄）、徐紹楨（徐为第九鎮駐南京）兩統制，及陆亮臣、赵伯先（赵声烈士）交期最密。回国后，任吳淞統領，有譖其为革命党人于江督端方者，遂落职，調京畀以閒

散，居恒郁郁不自聊。越岁亮臣父鍾琦簡晋撫，亮臣密荐舅氏于乃翁，遂得奏調晋省，受归綏后路巡防統領（后路巡防軍又号外八旂，計兵八营，馬三，步五）。宣統二年，春正月，余随舅氏赴綏远防次，佐軍書。归化旧城也，新城名綏远，在旧城东北，相距不三里，將軍率旂兵駐之，归化旧名丰州，駐都統一、道台一、厅官一，为商業匯区，南北交通，綰轂內外。防軍統本部大营，居新旧二城之間，东面綏远，南面归化，平原广漠，一無障塞。新城堅实，高墉百雉，俯視大营，瞭如指掌，环城駐土默突騎兵一营，营長胡恩光为將軍心腹，实与大营有相逼之势。而防軍四散，西極五原河套，东至兴和，接察哈尔边境，北尽內蒙，南屆托城，分佈散居千有余里。統部現兵，不过兩連，以老湘軍編遣之余，將媮卒惰，駐防岁久，一無所事。平日除烟賭外，咸謀生聚，自营家室，遑复有整軍經武，保衛人民者，亦不过彈压地方，护送商旅，稍尽故事耳。統領蒞任后，默相大势，蹙然憂之，审思週虑，为澄本清源計，先从人事着手。一、簡拔英俊，培养青年；二、淘汰腐旧，裁撤闒冗；三、巡边按部，結以恩信；四、更番受訓，集中兵力；五、补充槍械，抽練新兵。次第举行，逐增成效。青年將校中，如刘少瑜、張琳、張万祿、吳金山等数十人，皆可任以心腹，資之指臂，分組領导，稍稍喻之以救国救身革命思想。防軍槍枝陈旧，皆鉛丸老毛瑟，不堪使用，以較新建之土默突騎兵，相悬甚巨，非补充軍实，無以应大事之需。統領乃亲赴省垣，为巩固边疆，整頓防軍計，商之陆撫〔陆鍾琦〕，陆撫允撥快槍兩千支（汉陽造小口徑），分次發給，嗣是全軍大悅，以为將及改編新軍，士气頓上，規画經年，漸有端緒。首批快槍五百支已到，正拟集中步一营、馬一营补充訓練，忽接家报，統領太夫人逝世。以六月假回籍葬亲。省派何某来暫攝軍务，半載之中一切停頓，此宣統二年庚戌年終事也。

宣統三年，辛亥五月末，舅氏假滿复职。首批整訓方才开始，而革

命風潮，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全国洶洶，談虎色变，官厅衙署昕夕戒备，几疑八公草本，处处皆兵。統領見时事日亟，兵單械少，配备未齐，計非集合四营兵力，不足以圖大举；而形格势禁，往返需时，緩不应急。遂变計，分部集中，派刘少瑜、曾友胜赴丰鎮、兴和一帶集合东路；張琳、張万祿、吳金山赴包头五原一帶集合西路；北路則恃駐可可以力更后山地名闊后改县治；吳鴻昌之馬三营，为連絡东西之摠据点。盖营長中，以吳鴻昌与統領情感最洽，輸誠効忠，事事恭順。孰知其心怀叵測，隐作內奸，中途倒戈，破坏全局。

轉瞬之間，武昌义起，風聞太原亦將举事。一日將軍都統在道署，請統領公議，自清晨至下午。統領方奔馬回营，鎖眉不語，面色大惡，頓时气氛紧張。晚餐后，即招集全体紧急会議。統領曰："今日在道署，情况甚險，吾几为若輩所算。刻新城城門已閉，城上已豎砲多門，均以大营为目标，旅兵悉登城，战火一触即發。我等身居危地，不能受制于人。我將亲赴后山，摠集兵力，宣布起义，为三面进攻之計。"时东路报至，一切順利，听命进止。西路以地广兵散，調遣紆緩，尙無一致确报。即夕区画，命步一营帮帶官罗在千，率本营三連，随統領輕裝潛發，留一連护运庫存械彈。命余与書記官刘莘农、哨官刘武泰、哨長唐佐臣守視，星夜赶运，期在后山大灘地方会合。統領去后，軍械亦陆續裝运随發，倉皇之間，午夜已过，尙余三車未行。忽聞营外槍声，余急与唐佐臣出視，隐隐見东南騎兵一排，正向我方前进。乃急奔回，將营門紧閉，刘武泰点明旅灯，高敲更鼓，押运士兵皆持槍登陴，鎮靜以待。来兵見大营安定，一無騷动，莫揣虛实，悄然返还，实則营內殘存官兵只数十人耳。刘莘农語余曰："危机已迫，更大兵来，我輩粉齏矣。趁此速行，犹未为晚。"刘唐二人，先押三車行，余与莘农复檢点一过，唯見衣裝散乱滿地，不能复顧之。余青騾一，甚健，余与莘农共乘之。暝行十余里，渡小河，余下騎，囑莘农曰："君年老速渡，押軍車，毋顧我，

誤大事，此水不深，我搴裳可涉也。”莘农曰：“君步行迟迟，务擇小徑向北山，天將曙，防追兵。”余笑曰：“渠輩胆如鼠，敢尔耶。”莘农曰：“毋大意，必取小道行。”言罢揚鞭去。余覓淺水处，捫石乱流而济，循蹄輪跡，仍遵大道行。連宵未睡，复苦飢寒，倦極小坐，垂首沉沉，不覚日上三竿矣。忽耳际風鳴，十余騎从西南来，下馬环余立，詰問曰：“尔何人？何处去？”余曰：“我大营書記長方某也。吾軍开拔，随軍行倦而少息，何与尔事。”騎兵相顧錯愕，不知何对，乃拥余去。余曰：“何之？”曰：“領尔見將軍耳。”

抵綏远后，余被押于將軍署一空房中，枯坐半日，迄無动靜。忽有推門而覷者，細視之，乃乡友桑高才也。桑合肥人，前在大营候差，后入旂任摠教練，时呼为靠把者。桑君低語曰：“君胡至此，頃聞人言，捕得革命党人一名，我故疑是大营同仁，不虞为君，請少待，我即面將軍，当有以报，勿憂也。”余曰：“至此何所惧，得附革命名而死，死得其所矣。”桑曰：“否。”遂去。有頃長随来，曰將軍請，余私忖曰，何前倨而后恭如此，必有異，当相机而应付之。若輩身家之念甚重，官愈高畏死愈切，余办一死，为革命先驅，何歉焉，遂坦然从之去。孰知將軍堃軸早待于帘下，方与为礼，堃遽捧手邀进，平坐奉茶曰：“委曲台端，幸毋見忤。”余曰：“無之，不識將軍何事見教？”堃曰：“昨夕之事，言人人殊，有云大营兵变，統領無下落，有云統領去后山宣布革命；今喜君来，当得实在情况，务希見告。”余曰：“若云兵变，此眞讕言，一未放火搶刼，二未鳴槍伤人，三無一兵入市，鷄犬不惊，整队开拔，如此兵变古今所無。”堃曰：“是，是，然則又何全部出走。”余曰：“將軍明見，人無有身居虎口，不謀自全者，近者新城城門晝閉，砲兵登城，砲口西向，以大营为目标，日夜戒备，如临大敌，不知敌在何方。本軍逼在砲火威胁之下，不圖自救，將束手待斃耶？而將士憤憤，俱欲致死于左右，統領不願糜爛地方，引兵北去，將与將軍为正义之周旋。大营之出

走，乃將軍部下激之至此。”堃憮然曰：“君言大是，其失在我，刻据探报統領去后山，將宣布革命有諸。”余曰：“此何待言，自武昌起义后，举国响应，天視民視，昭然若揭；是为天下之至公，以救国救民为主旨，非必与一姓之私，一人之仇为敌也。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顧革命之方式不同，有和平之革命，有流血之革命，故有杀人盈野以完成者，亦有樽俎折衝以完成者。近事可征，远古不乏，將軍位居專閫，摠集文武，高下在心，孰得孰失，無俟鄙言。”堃長嘆曰：“为今之計，將奈何？幸借前箸，为我筹之。”余曰：“今兹事势洞若观火，若視革命为叛国乱兵，剿之可耳；若視革命为救国志士，又当别論。惟流血与和談兩言决之。”堃曰：“吾思之已熟，非和平不足以救国。”余曰：“是極，將軍选派大員，賚一紙書，与統領开誠佈公，共商国是，化險为夷，轉禍为福，一反掌間耳。挽危机于一髮，勒奔駟于悬崖，此其时也。”堃曰：“兹事体大，必与都統道台共商之。”晡时都統銘恩，道台咸麟偕至。咸麟者，前皖撫被刺于徐錫麟恩銘子也。年甚少，默坐無一言。都統与將軍娓娓小語，余靜听之，始終未决一策。及商及派大員赴后山与統領和談事，都統变色不安，又切切語不知所謂。轉身拉余至室隅，附耳曰：“兄弟亦汉人，革命我贊成。”余笑頷之。复入座，于是大張筵宴，將軍都統殷殷劝酬，咸麟不飲不食如偶人。飯罢將軍明謂余曰：“頃与都統协議一致，如君所計，仍須借重与專員偕行，專員非他，参將何某，亦貴乡人，至后山恃君維护。”余辞曰：“微末不足以効命，恐無补。”將軍强之乃应。午夜出公文数角，道台交余名片一，嘱为統領致候，何某为招撫，余副之。另一函密封致統領，交何面遞，余迄不知函中何語。

少間何某至，乃一六十余龙鍾老叟也，瘦骨嶙嶙，烟容可掬。余与何各随武裝警士二名，騎兵十人先驅，即夜行九十里至吳公堰，早飨，四警士語余曰：“我們亦革命，引彼等至后山了之。”其气勃勃不可遏，余目禁之曰：“渠輩不足較，一吓即走。”一警士聞言立循堰上山

去，不炊許，由堰上大喊曰："革命軍在堰西已槍杀多人。"騎兵聞之，推食上馬，其行如風，頃刻东逝。何老方据匟吸阿片，遽下長跪余前曰："乡台救我一命。"警士持槍鄙笑之曰："送他走罢。"何大震，牵余衣不起。余曰："無恐，君不去后山耶。"何垂淚曰："幸公等哀憐，放我回去。"余就店家覓片紙，書一便条与將軍，以騎兵自返，何某年老畏寒，不能过山，亦回。此后倘得和談之机，当俟速以报。何持之称謝去。警士大笑曰："师爷太忠厚，便宜他們了。"余曰："孤雛腐鼠，杀之何益。"乃与警士等滿斟大嚼，食罢与四警士拍馬横槍向后山去。

行不十里，見嶺上有哨兵三四人，余下馬緩行，揚鞭示之，稍近乃步一营士兵也。余問："营部何在？"曰："在后山关庙中，罗副爷現在庙。"至庙前，罗立門首迎余入，余曰："統領何在？"罗曰："統領領队去大灘，嘱吾扼守山口，便偵南来消息，刻前山动静若何？"余俱告之。罗曰："大事可虑，可恨吳春軒，三召不至，閉营不納，統領知有变，遂赴大灘收集东部。我在此甚險，現兵只一排，新槍十余支，荒山無所得食，有不測如之何？"余曰："时已晚且疲憊，五更拔队走可耳。惟今夜須严防。"余飢甚出胡餅与罗分食之，巡視庙中除清水一缸外，顆粒無有，忍餓与罗更番拥老羊裘互倚之。夜半忽聞槍声，众惊起，持械登屋，余与二士兵，向山脚行，見东北星星有火光，指火發槍，聞履声踏踏，疾走向东去，余三人循声前进，近視之乃山神庙前香火也。遺祭神羊一，又腊楮数事，士兵笑曰："天賜也，謝神脫我。"即扛至庙內，燎大釜熟食之，尽飽。所聞槍声，蓋賽神紙砲耳。时已天明，乃整队东北行，深夜抵大灘，詢統領已于昨日赴东路矣。大灘守兵仅兩連，聞余与罗至皆喜甚。余与罗住大胜魁分号，該号为口北巨商，聞人言，其組織甚奇，無股东有股权，人一份、神一份、犬一份也。某年烏里雅苏台分号，因岁暮周轉不灵，岌岌待潰，掌櫃以告急書系犬頸，走报總号，旬日达，事得解。該号畜大番犬数百只，皆馴善勇猛，力敌虎

狼，行标走貨用以为衛。人一份者，以人力为股也；神一份者，酬神賽报兼公积也；犬一份者，丰其喂养，保其滋生也。人言如是，姑妄听之。

翌日風聞吳鴻昌受將軍委，接統八旂防軍，时西路报絕，統領东去，人心皇惑俱有浮动。余語罗曰："为今之計，首在安定軍心，或行或止再作第二步計划。"罗即招集全体講話，正講話間，有旅客从西路来，云："包头已起义，張琳为司令，不日起兵东下取綏远。"此信傳来軍心大振，余思自吳鴻昌叛变后，西路隔絕，消息久断，或以不知統領下落，暫推張琳攝軍事，亦可能。惟包头謝王二管帶皆宿將，且駐河套久，今不于二人中擇一而推之，乃举望淺年青之張琳为領袖，此中可疑可怕之点甚多，設有意外，莫可救援，顧謂罗曰："此間不可久住，明日我將东去，探統領消息。"罗不答，此言一出，士兵願随行者十居八九，夜間罗忽小語余曰："革命成敗不可知，我想向号中借銀五千兩，尔我平分之，上包头做买卖算了。"罗有少妇在綏远，故恋恋思归，余作色曰："君胡出此，决不可。我年幼，何可自誤其前程，君已老，更不可自污其晚节。且草地辽远，風雪載途，君挟重貲何之，吾恐偕行之人，皆成敌国。"罗默然面赤，垂首不語。余知此人已不可靠，急出与哨官長等議之，皆忻然贊成，願随余东去。清晨率队啟行，罗尙蒙首臥，同人鄙之，不顧而去，时已十月中旬矣。行三日夜至隆盛庄，晤防軍始得統領在二道河（即兴和厅）确訊。适刘少瑜奉令去大灘調队过此，相見大喜，曰："統領已在兴和宣布起义，各处民兵悉响应，待大灘人馬至，南进取大同。今君領队来，眞不謀而合；惟兴和地小人多，难以容众，且去大同必經此，今且休兵以待如何？"余曰："是。若然君留此慰軍，我先去兴和报告取进止。"少瑜首肯，計定，即上馬行，二日至兴和見統領禀报經过。統領曰："西路情形不知何似？"余曰："自吳鴻昌变后，久無报至，聞之旅客張琳等已在包头起义，不及

謝王二管帶事，此举不妥，甚可虑，大灘与吳防地逼近，渠有前山之援，已連一气，吾軍少，惧为所襲；又罗在千已搖动，势不可留。故与各官兵定議东来。”統領曰：“余亦虑此，故遣少瑜西去迎尔等。刻傳聞京畿第一鎮將至綏远，兴和孤悬塞外，与省軍不得取联系，吾意南取大同，会合雁門軍，再圖綏远。大同为老毅軍，取之亦易，且城內我已佈置有人，兼程前进，掩其不备，內外夾击，一鼓可下。惟鴈門、太原兩处，音訊阻絕，必須派人前去，約会师期，互相策应。余与鴈門孔招討、孔庚，字文掀，湖北人，日本士官生，清拔貢，先从吳祿貞充参謀，吳被刺石家庄，孔率士兵千人去山西，閻錫山派駐鴈門，畀以塞北招撫使名义。太原閻都督素昧平生，而彼此情愫未洽。若陆亮臣不死者事当迎刃而解，何为至于此。余夙与亮臣約，倘革命事起，伊即赴太原挾乃翁主持反正，不料亮臣以夜至，未及举事，而太原部队已于黎明闖进撫署，亮臣亦遭池魚之殃，父子同燼。

即夜召开全体会議，一致贊成南进，取大同計。統領曰：“此去鴈門联絡軍事，任务至重，若省軍出广武北进三十里，毅軍必全力赴怀仁迎战，敌輕我远在口外，决不虞抄其后路，我选輕騎晝夜兼程，三日可达，省軍击其南，我軍攻其北，城內鼓噪而应之，敌进退失据，此成擒之势也。”众大喜，以为妙算，然南行任重，孰可遣者，正躊躇間，余应声曰：“我去，更得一人为向导，必达使命。”言未畢，有应声而起者，曰：“我願为前导。”視之乃司务長饒学忠也，学忠家太原，关內外道途素習，且勇健有胆力，余趋前握其手曰：“君能助我甚善，請擇好头口（口外呼馬曰头口）二，毋延迟，今夜即行可乎？”饒慨允。会罢，統領交致閻督、孔使書各一，余拆毡靴密納之，遂行。时正子夜，雪花如掌，朔風怒号，行三十里，覚身僵口噤，四肢如木，至一小村，饒抱余下馬，依茆簷倚牆立，扣門不应。久之有老人持灯啟双扇，当門問何事，饒告之故，亟攙余入，老人推余門外曰止止，遽闔扇去。当門啟时，室

內热气触面，忽右耳潰爛，水涔涔下流及襟袖間。有頃老人出，見狀复返，手白布托黃紙灰一撮，包潰耳而裹之，曰："可进来。"老人曰："設不推尔門外者，面与身將全敗也。冻極不可以遽入煖室，入則冻潰成糜。"余深謝之，微老人吾几殆矣。入室后坐土炕偃息片时，老人出酒漿干豆曰："飲此可御寒，昨聞統領在兴和起义，紀律严明，地方安靜，眞吾儕之福。"饒唯唯答之。飲畢，留銀数星为謝。老人坚不受，委之而去。

行数日至得胜口外，換便衣，得胜口者長城入口处也。口內屬大同，有守兵，余与饒疾馳闖关而下，城上守兵喊站住，去何处？余大声曰："綏远道署公差去大同，有要公。"守兵急下，問有公文否？曰："有。"情急智生，若有神助，不期出將軍招撫公文高举示之，順將咸麟名片帶出，随手給之，道台致意貴上官。守兵聞言，肃然敬礼。余不顧奔馬而南，晚至大同西关外，車店休息，饒曰："此地危險，查店来怎办。"余言："有將軍公文为护符何惧。"时余已剪髮，偶脫帽、为店伙所見，伙神色突異，掉首去，旋聞櫃房小語曰："昨日孤魂灘杀無辮革命党一名，是城內某老財之子，年才十七。"以下唧唧似皆論余，饒拉余至后园曰："毅軍最惡剪辮人，粗暴野蛮，非他人比，不速去、迟恐無及。"余問馬何在？曰："在河边。"二人越牆上馬馳去，不暇顧衣囊矣。时已昏黑，防追兵，不敢走鴈門大道，轉向东南曲徑行，正倉皇間，忽見灯光隐現于密林中，趋就之，乃村边客店也。时飢極入店索食，有肉煮白菜大米飯，饒曰："衣囊尽失，尔我無一錢，宿費尙無着，敢肉食耶？"余曰："枵腹何能行，飽餐后睡大覚，明日再說。"食罢，倚枕高臥。次日晨起，呼店家婉告之，以旅費遺失，此去三日回，当倍償食宿資。店主执不可，窘極不知为計，乃脫氈袜与之曰："此銀二兩所購，足可抵押，請保存，回时償尔費，若有損毁，尔須負責。"正爭論間，一販騾客至，居間排解，持袜还曰："君等去，一飯之費我任之。"余深感此

人高义，萍水相逢，旁途援救，亟欵之坐而謝之。知客代州人，在口北买得騾駒十余头，傳聞鴈門有战事，折入間道，將东逾狐腋口入关也。余喜甚，請附伴，客許之。

騾綱明發，欣然首途，循澗徐行，平衍如砥，余異之，詢客曰："如此坦途，出口即至关內耶。"客晒曰："談何容易，此恒岳北麓，方至山腰，那便出口，再行二十里，才登狐腋之嶺。东望五台，高峰插云，西瞻鴈門，峻極天际，羊腸鳥道，下嶺方知。"日午至嶺上，小息叢祠前，客出干糗分食之，又取得庙中杯水飲，食訖，客曰："馬束鞍，人手杖，涉嶺南下，須坐地以股行，人居前，馬在后，毋眩視，毋搖身，手足並用，严备之。"客取岩石間一小徑先下，余等随其后，唯見風颱林端，云横树秒，身在高山，下临無地，余唏呼曰："此天險也。扣空而下，可奈何，"客曰："毋惧，跗尔左手于岩石，撑尔右杖于路歧，双足抵地，徐遞之。"众懍懔遵客囑，窄徑盤旋，仅足容趾，騾馬从行亦如人意，無敢啼嘶，尤可怪也。如是推步而下，可八九里，漸出危境，略有平坡。又二三里，直抵深谷，已見新月在天，晚烟匝地，席坐小休，喘息稍定。客曰："出谷尚十里，然皆平沙大道，乘月緩轡，不时至矣。谷外有空窯，可資度夜"。"相与嬉笑而前，無何殘月西沉，已出山外，道旁果有瓦窯一区，相偕入，借草焚枯，以取煖。

天明与客分途，珍重而别。西行四十里至代州，晤省軍营長、章君誠格，章君合肥人，以乡誼接待殷殷，細詢塞外近狀，余拆靴內二函並示之。章君曰："所事已悉，老兄連日劳頓，且少休，孔使在关上，或在广武，往返登陟，且百里又不可騎，余当替君送函去，就近商談一切，明晨可返。君即速去太原面都督，勿失事机，如此行程不誤，联絡亦週，尊意以为何如？"余曰："营長过爱，感極。"即交孔使書与之，越日章君賚孔使复函回，謂統領計划周密，如約出兵，惟关口重要，且力單、又無砲队，今且俟关上兵先發，已另遣急足去統領处复命矣。方

君不必来，速去太原，見都督，先撥砲队兩連来，若更得步兵兩营，足可敷用；又附致都督函一。早餐后章君为具車並补充衣裝，立即行。

五日至太原，已深夜，当去省議会，見閻督于楼上，交統領及孔使兩書，閻閱竟深思。余复为覼縷詳述先后經过情事，閻督曰："此間初聞周統領去后山宣佈起义，但只風傳，亦無确訊，省派胡某去，死于中途，自是消息隔絕，不知尙有如此曲折。我軍刻在东路，与清軍第三鎭相持于娘子关，三鎭号称勁旅，故省軍精銳大半东去，省城留兵無多，可先撥砲兵一連、步兵一营随君北上。"余曰："若然請速發。"閻即召营長某来，告之曰："此方君，周統領派来者，速开拔去鴈門，与孔使取怀仁，另砲兵一連当先發。"营長唯唯而退。余亦出就客舍，候兵三日，随同北上，比至鴈門，孔使已击潰敌軍，进駐怀仁，吾軍亦于前五日攻下大同，自余离兴和后，統領即下令，命刘少瑜、曾友胜二人为前敌正副指揮官，管帶汪某留后。时民兵归来已多，皆化裝入大同，与城內同志相結合，少瑜选精騎数百人，長驅直下，長城守兵望風披靡。統領率大队繼进，夜薄大同西北二門，相持至天明，城內伏兵起，斫开西門，迎我軍入。毅軍知大势已去，向东門外撤退，又为我軍邀击，轉而南趋，欲走保怀仁，不意怀仁軍亦潰，敌收合余燼，作困兽之斗。我軍与省軍南北夾击，敌屢次突圍不得，忽一砲中其要害，濃烟飞起，敌軍大駭，紛紛瓦解，一場惡战于此結束。

余至鴈門，孔使适自前方回，余晋謁于关上。孔曰："君来大佳，不虛此行，吾听章营長言，君虽文士，頗有胆識，我明日即拟去大同晤統領，会商南北軍合一編制，及补充軍实事。此間案牘需人，請为我暫攝書記可乎？"余曰："招討見任，何敢辞，惟統領处尙未复命，奈何？"孔曰："此無妨，吾見統領面言之。"余退，即具稟上統領，派饒学忠先回，自是余留关上。

一日忽接孔使紧急令，司令部即日移駐广武，星夜开拔。天明至

广武，晤参謀某自北来，語余曰："昨晨都督只身至大同，衣僧衣、騎毛驴，随从只一人，日前娘子关大敗不守，太原已失，北洋第三鎮协統、盧永祥进占省垣，省軍悉潰。都督間行至大同，載拜讓都督印与周統領，統領堅辭，又恳交孔招討，招討亦却之。"都督曰："我不干了，吾將去五台，削髮入山，惟諸君諒我，感且不朽。"統領曰："都督晋人，且首义我三人为革命同功一体，胡可計名位，大势所趋，革命必成，省垣虽失，無損全局。且我軍自怀仁一战，士气振奋，关內外尙有万人，据險而守，足以相敌。若都督一去，示人以怯，則軍心渙散，三晋之人复何所恃。"孔使深然之，于是仍拥閻为都督，孔为前敌總司令，兼第一师長，李勉之为参謀長，王家駒为統帶，周为总参謀，兼第二师長，刘少瑜为統帶。

余亟欲去大同一覘究竟，正忖度間，前方来人愈多，所言与参謀僉同。余曰："今且奈何？"参謀曰："昨夕会議，聞口北有战爭，清廷續派第一鎮西上，前驅已至丰鎮，我与張团長奉令赴关南，收集散兵会鴈門，毅軍虽敗，主力犹在左近一帶，若守大同，恐腹背受敌；又聞包头起义亦失敗，北进之計自不可能，我軍子彈不足，当擇地暫避其鋒，徐圖进展。君且住，計日內將棄大同，旋师鴈門。"嗣果見北軍陆續南下，最后閻、孔、周三人亦至，南北我軍悉集平原、代州、广武三处，清軍亦未敢相逼，因得整备补充，兼旬就緒。复將所得毅軍餉銀發放，發餉后，余得銀四大錠，約二百兩，山行携此，只为贅。分二錠与护兵刘万青，計余百金，仍欲畀他人，皆搖首不应，只得納之囊中，沉沉下垂，郎当可厭。

时鴈門南北皆敌軍，又山区粮秣不繼，战守皆难，遂定計西行与陝軍联絡，北取包头五原等处陝軍起义將領为張鳳翻、張云山、張劭等人。作根据，蓄銳养精再謀綏远。尅日开拔，向偏关岢嵐方面进發，山徑崎嶇，去車而騎，去騎而步，入山愈深人烟益少，只在三坌地方小得休

息，然亦無所得食，忍肌疾趋保德。保德州治也，在黄河之湄与陝西府谷遙遙相对，隔河不三里兩城皆依山而建，关隘險峻，俯瞰大河，如欲临空翔去者，实为要塞形胜之区。知州某为清进士，年近七旬，一腐旧之冬烘也。聞革軍至紧閉城不納，州人大噪，啟門牽之而出，立城边以待。据云以县令居間多年，才得补缺，穷老無归，視其衣履敝旧，知所言不虛。又言不知都督至，以为土寇潛發，故急閉城，以保百姓。城內警察二十余人，何敢抗大軍，仍願竭力筹粮草供应，众以其言近理，貸而免之。孔使戏謂統領曰："此令是君前輩，一脉斯文，故当宥。"羣为粲然。自鴈門至保德約三百里，此山行数日中，一日行至山坳，見騾馱十七头，背負双簍，官印严封，問騾人曰："內何物？"曰："此黄河鯉，貢北京大皇帝者。"众曰："大皇帝何在，毋辛苦远行，与我輩犒軍当得厚酬。"邀之返，至荒村，以白水烹食之。駐保德約一旬，北渡河，向包头經鄂尔多斯，草原磣鹵一望無际，水苦澁不堪飲，飲冰以代。無民居，有教堂一，教士招穷民入教垦佃，政教悉操之，官厅一無所問，如化外甌脱地，儼然一部落之酋長制。地近省区放棄如此，可異也。帝国主义殖民陰謀，無所不用其極，以宗教为面具，实行其侵略之野心。嗟乎臥榻之旁，容人酣睡，深入腹地，仍彼縱横，奴役我人民，窃据我土地，乃瞢然不省，如此政府，不亡何待。

正行間，吳金山自包头狼狽来，身受槍伤，子彈入左胁夾骨里，見統領伏地大哭，曰："幸逃殘生，張琳等皆死矣。王謝二管帶与厅官，使詐愚我等，为其所算。初我与張琳、張万祿等至包头五原一帶，傳密諭皆踊悅听命，王官瀛、謝树棠兩管帶、尤輸誠，公推張琳主持革命，伊等与厅官願贊助，我等固辞推王謝二人坚不就。張琳恐中变，即日宣布起义，走报統領，去人中途聞吳鴻昌叛变，不知統領所在，折回。王謝与厅官邀晚会，比至会所，內外設伏齐發，彈如飞蝗。我躲入匠坑下得免，移时声寂，出視同人悉死，縱横滿地，慘不忍睹，急夺門飞

奔而逃，为追兵所击，遂受槍伤。連夜渡河，潛匿乡友家，伏不敢出。今聞大軍来，天日重光，复仇有日矣。”至是西路之变，眞相大白。

时距包头不百里，晚宿王氏圪，院宇宏敞，积粟如阜。王名逢春，薊之玉田人。初以貨郎入后套，其人有天才，識水土性。能臥地听伏流，依水綫所向，开渠無不治，垦民賴之，信仰日著。于是招集流散，連岁垦荒，前后套地無不有其庄区。此中人云：如此圪者七十余，故得雄長一方，并时無兩。顧亦施小惠，週人之急，济人之难，东方流民至后套者咸归之。套地肥沃，菽麦咸宜，三耕九蓄，尤有余粮。清光緒时，綏远將軍貽谷，設局垦荒，获罪于內蒙王公，下刑部獄，自是無敢言兴水利，尽地力者。垦民私向王公納少水錢，得自由播种。辽闊数百里，屬五原厅治，厅署借居包头，不事事。王氏自为約束，以轄垦戶。游食者至，人麪一升，有願工作者，論力取酬，犯姦盜論死，系石沉渠中。地广人稀，生活簡易，数十年来，安之若素，此又一化外之大地主也。与教堂之設施，大同小異。

此际包头叛徒，聞大軍至皆迸散，我軍于人民欢迎中和平进駐。时南京共和政府已成立，中山先生当选为总統，宣布五族共和政体。一日之間，旌旗变色，全市庆祝，欢声雷动。前次革命失敗各同志悉集，余因得識楊君云阶，嗣閣督委楊君为五原民政長，撫輯劳徠，四民安堵，頓軍月余，蒐討激揚，乃东征綏远，沿河直下。时清廷起用前八旗統領譚湧發譚以前鎮發張家口軍合勃力代吳鴻昌，率防軍殘部及旂营兵，在薩拉齐，聞我軍至，潛移軍于北山之刀石村，該村据大青山陽，旧有石堡，居高临下，依密林为寨，深藏掩护，極占地形。我軍以为敌已尽退，不料行至中途，猝为邀击，敌俯瞰平川，三面扫射。我軍倉卒遭遇，一無屏蔽，又大雪复地，目标显著，自晨至午，枵腹苦战，敌砲火密集，紛若流星。余随統領率队奋勇前进，不期深入火綫以內，欲退不能，只得拼死仰攻，一时死伤甚重。王統領家駒，乘白馬随二号兵揚

指揮刀，从余身旁过，余大声曰："統帶注意，勿揚刃为敌所見。"王曰："正面子彈已竭，急待补充，并調砲兵移陣地。"言罢疾馳去。有頃見王所乘馬，散轡垂繮来，余喟曰："王統領殆矣。"移时报統帶陣亡，四士兵負之下，激战至黃昏，敌火力益猛，我軍伤亡益重。孔使亲率砲队，繞登北山西麓，拊敌右側，排砲齐發，碎其望楼，霎时烟焰弥漫，敌陣頓寂。我軍亦退。是役也，我軍大意，为敌所乘，死者近千人；然鏖战竟日，迄未稍却，敌亦胆落，倉皇宵遁。統領王家駒字伯軒，湖北人日本士官生沉毅勇敢，善撫循士卒，众望归之。报至南京，大总統孙公电令褒惜，贈左將軍，並死事地方，建碑勒名，以奬忠烈。后余为此事，屡詢孔使。孔使曰："时事已非，君且勿問，革命未成，伯軒死不瞑耳。"

自王統帶死，士气大挫，閻督以孤軍未可深入，徬徨欲退。孔使奋然曰："革命以民心向背为成敗，不恃坚城，不恃利器，吾儕为人民幸福而革命，胡可以伯軒一人之死而自衂，必前进。"統領曰："都督持重，計亦是，前进無后援，倘有蹉跌，一敗塗地，惟后退示自餒，惧众心离散，五原亦不可居。吾料敌軍自刀石一战，知我軍坚忍未可輕敌，必固守綏远不敢他出。不若东进，南取托城，扼河憑險，待时而动。惟都督与文揪裁之。"閻督曰："統領計是，众亦贊同。"孔使乃勉从之。次日整队自薩拉齐东南行，逕指托城，托城守軍無多，聞風先遁。我軍兵不血刃即占取之，自是双方按兵相持，只前哨游騎小有接触而已。無何南北和議成，停战令下，悉罢兵。我軍南下入宁武关，从汾河上游至忻州駐紮。时清廷以張錫鑾为晋撫，許世英为藩司。上海和会，北政府爭山西地盤甚力，以閻督出走，省垣久失，不得与西南起义各省并列。孔使聞之，亲赴武汉求助黃陂，黃陂握重兵坐鎮上游，頗为各省所倚恃。孔使援春秋之义，国君出不离境，不得以失位論。黃陂是之，据此折衝，晋省后得画归革命势力范圍，閻督地

位因以保存。

民国元年春初，我軍自綏远托克托城南下，移駐晋北忻州。經岁远征，長途跋涉，至此小得休息。于时至忻州者，兵不滿万，子彈不充，槍枝凌杂，塞北民兵各留原处，以艰于軍食，未敢悉数南迁。忻州至太原約二百里，犹为敌人盤据，虽和議告成，而情势杌隉，互有猜阻。以疲敝之师，压强敌之境，鴈門以北，又入敌手，設有反复，何可乐观。孔使时已南下，惟閻周二人相与撑柱，朝夕儆戒，以备非常。頓軍月余，和会交涉，漸有端緒，太原敌軍，亦逐步撤退至尽。省政府交由前太原府知府，周效勃暫攝。周效勃者湖南人，亦戊戌翰林，与周統領为同年友至契，先事撤兵，此君居中往返說合最力。故我軍遂得于短短时間，平安进入省垣。屢市不惊，敌我交接，一無冲突騷扰，皆此君之助也。

北京政府成立后，袁氏大权在握，乃放手肆其縱横排闥之术，以離党人。其立場堅定，不为所夺者，固不乏人；而貪恋祿位，苟圖自保者，亦比比多有。如閻錫山者，則賫緣賄买，以暮夜之行，承風迎合，希附袁氏，則又其下者也。

粤人梁某〔士詒〕者，为袁氏幕后人，甚用事，閻錫山鑽营結納之，首次輸金四十万。嗣是密謀隐喻，閻奉之惟謹，袁氏大喜，以为可兒。至是吾党人之在晋者，日趋危境而不知。迨周氏去，孔氏逐，微末小生如述者，几遭不測之險，幸免一死，可慨也。

閻錫山者，山西五台地主子，亦日本軍校士官生，同学鄙之，視为庸猥不足道。回国后，初任晋軍連長，繼升营長，辛亥春，方升团長。革命之役，閻实反对，与旗籍营長宁某深相結，謀保陆撫抗义师，后以陆死宁逃，轉与义軍委迤。太原起义者为姚以价、黄国梁二人，后姚領兵去娘子关作战，黄領軍在平遥堵防軍，省垣主持無人，議会諸公权举之为临时都督。后姚氏为閻所挤，流轉南北，迄未入晋；黄亦被迫他去。閻自投降袁世凱后，地位日臻巩固，省長周效勃随亦去职，閻复

自兼之。自是軍政大权，集于一身，乃徐圖排斥革命人士。周孔二人尤为閻心目中最忌之人物，孔有黃陂之助，不敢輕易下手；周無奥援，故先从周氏下手。山西原有兩摠兵，北为大同鎮，南为太原鎮，太原鎮署在平陽，所部防軍，由老湘軍改編，步馬砲兵种俱全，兵力甚强。摠兵謝有功，云南人，亦宿將，三月前尙与晋南軍苦战平陽东城，民軍攻城迭次均为所敗。和議告成，民軍分散，所余只楊芳普一支，不滿千人，晋南各地复入謝鎮掌握，傲然自居，不与閻氏款洽。民軍亦不敢再啟衅端，只得隐忍容之。閻氏憂之，乃运其詭謀，为借箭杀人之計，成卞庄刺虎之功，乘时定計，出周孔于外。

一日閻請周統領議事，曰省局初安，四境未定，晋南謝鎮，不遵約束，独占一方，軍事不能統一，行政無法推行，長此因循，夜長夢多，实为心腹之虑。口北一帶，自我軍南下后，各地民兵散居边鄙，棼如乱絲，漫無紀律，积久獘生，諸多可念；惟君与文掀为我熟筹而分任之。晋南形势，更为岌岌，且財賦之区，餉源所恃，尤須先事料理，吾思謝鎮与統領为旧同寅，且將校多南人，南鎮之任，务請統領勉为其难，借重鼎力，当可迎刃决之。設有抗拒，已备后援，訴之武力，吾为有辞。統領曰："都督見任，吾非畏难而固辞，惟軍务初定，撤换方面大員，中央得毋不許。"閻曰："此情上达，極峯早已同意，請勿为虑。"統領見其言正而意誠，毅然許之；更不虞有他，無何而太原摠兵之命下矣。同人聞之，彈冠相庆，惟刘少瑜、曾友胜、刘莘农与述者，以为来日大难，吉凶莫卜。正議論間，統領召刘曾二人入內，少頃亦召莘农入，余随之而进，統領謂莘农曰："南鎮之事，君意若何？"莘农曰："頃与少瑜言，此行如入海求珠，稍有不慎，風波随之。"統領曰："君言可謂扼要，然吾意謝鎮年老解事，深識順逆，此中央命，必不敢違，所可虑者，部屬將士耳。战爭虽息，敌愾难平，誠信未輸，遽夺其帅，揆之人情，能無反側。南鎮官兵多湘湖子弟，少瑜、友胜出自楚軍，吾將遣二

人先行謁謝鎮，諭部伍，动之以乡誼，申之以誠信，明之以大义，昭之以利害，抽釜底之余薪，消未萌之隐患。使謝鎮得以安然卸任，不为部屬所牽掣。我等輕車簡从以蒞事，示之以不疑，誠足感人，料不如諸君所計也。"越日刘曾二人銜命南去，簡命大員，例須覲見。余乃随統領晋京，謁袁氏。抵京后，見一般新貴，熙熙攘攘为利来往，为国利民福計者有几人哉。嗣晤南来一二革命人士，高視闊步，哆口雄談，以創造共和元勳自居，亦若革命已經成功者；次則朝秦楼而暮楚館，为服飾交游之是务。有乡人王某者，来訪曰："吾在滬宁与君昆季、同学、同志，同奔走革命，如孙少侯、柏烈武、楊某、刘某組織軍政府，及蕪湖軍政分府，吾皆在事。余視其西裝革履，儼然新兴之小政客，强余随其出游，坚却之。次日复来，挾西裝一套相贈曰："君初至此，不習都会風尙，衣履寒儉，不足以登大人先生之門，乡人如某某者，皆当道，何吝一刺而不謁。吾为君先容必得当。"余曰："無因而謁人何居，且边鄙后生，素与此数公不相識，更無謂也。"王出贈服，强余試之，余一著即謝而还之。性不耐此，心領謹璧，渠怏怏挾之去。去后三日又来，邀晚餐，却之不得，至則見袍服炫严者四五輩，目动神肆，时复耳語。惟聞某部之組織若何，某人之位置何等，總長、次長、科長、秘書如数家珍，如持梵咒。或讚某某有捷足先登之妙用，或羡某某有后台老板之靠山，适从何来，遽集于此，此地獄变相圖也，豈亦革命人士耶。最后一人昂然入，曰公事大忙，累君等久待。众起立，伺望顏色，肃敬維謹，余思此不凡材也，必为若輩之司令。王某鞠躬奉茶上进，其人大言曰，英五賀尔，尔登荐剡，不日升上校矣。主人色喜，客益恭，大言者益自得，以为微我，若曹不及知。于是选妓征歌，流觴痛飲，一席之費数十金，擲之不吝，耗中人畢岁之需，供浪子一餐之用，究不知銷金窟，从何而取之，上校官从何而得之。飯罢思瞻其異，随之遨游北里，大遊青楼，靡不涉足。王某每至一处，輒置現大洋二元于盤中。又他去，

如是者历十余所而散。計一夕飲食嬉游之資已逾百金，而橐中纍纍，余金尚多。余知此人非奸即盜，决非好相識，自是远之，后探知其人，实参加革命。为蕪湖軍分府炸彈队員，来京住乡人呂某家。呂某者，亦北方之談革命者，曾在灤州張紹曾軍任要职，王由呂紹介投入乡人陆某麾下为鷹犬。陆某者为袁氏执法总長，号称屠伯，即袁氏之特务总指揮也。前日晚餐席上，有豫人周某、刘某者，与王同时投入陆某黑幕中为爪牙。刘实女性，尔日伪裝，余竟未之覚，可惧也。警惕之余，静思其怪，王某何为突如来，何由諗余之住址。时京西河沿宴宾楼客棧盖統領在西站下車时，先兵来盤詰，中有一人極似刘姓，始知若輩早已密伺行踪矣。一日統領自公府回，大不懌，曰：吾以袁氏接授总統重任，当推誠接物，示人以信，不料其官僚之作風，依然未变，游辞詭語，情同駔儈，以市賈之道御人，何足以任民国元首，不去庆父，魯难未已。袁氏語我，尔非翰林耶？何不就文职，若尔当以省長見畀。其言輕肆，似謂余不称其职者，前百川亦有此言，何翕合之巧也。

余随統領住京半月，随即返晋。刘曾二人亦由平陽回，述謝鎮年老思归，接統領函，讚嘆不去口，以为知音。惟顧念部曲，惧受凌踐，今得統領来保全之，吾無憂矣。平陽城內，駐砲兵一营，步兵三营，余悉分防外县，又帮統一員，兼帶步一营，駐鎮署之东。帮統李某为河南滑县人，与三营長不相能，以三营長皆南人也。刘曾二人因鎮署書記官梅雨舟之助，得与三营長联系，轉喻来詣。皆欣喜听命，疑虑冰釋。雨舟亦銜謝鎮命，代表全軍来欢迎，統領导之見閻氏告行期，閻氏頗加撫慰，随帶幕僚衛士数十人南去。經平遥、介休、赵城、洪洞至平陽，謝鎮率部屬郊迎进署，握手欢然，如亲故旧。謝鎮曰："行年七十，吾何恋于此，实惧来者不諒此衷。設有差池，地方塗炭，民軍交受其害，吾等之罪，撫躬無可自遣。統領知我，胜于我之自知，使得釋重負，归首邱，优游余岁，既我多矣。"言畢下拜，交印而退。次日設宴，招全体

軍官会飲，为謝鎮祖道，于快愉气氛中，交替完畢。謝鎮去后，首事檢閱部伍，点驗槍支，画分防民兩軍防地，悉罢战时設施。砲营原駐四門，至是撤消防御，調鎮署左右駐紮，又調步兵二連住宿衛。三营長更番入值，內外人員，除自請退职外，其余一無更动。匝月之間，軍心大定。省派各县行政官吏，亦陆續順序平安接替，軍民分治，各不相涉，晋南政权自此一归閻氏掌中。

周統領此行之功，初不料以此益招閻氏之忌也。吳团長者亦合肥籍，貪狠妄人也。閻忽派其率兵三营，进駐洪洞，以南鎮兵單地广，前来协助为辞。統領深知吳之为人，乃移洪洞軍于天井鎮，天井距平陽、洪洞皆百里，防地衔接，吳某蓄意寻衅，时因小故与防軍冲突。一日称馬逸为防軍所留，逕至鎮署，咆哮無理，左右欲兵之，始抱头鼠窜去。初不意閻遣吳来，密囑曰："尔若將周鎮挤去者，南鎮印授尔。"吳某莽夫，遽信之。后吳亦失职，酒后怏怏語人曰："吾为閻所卖。"因具言之。

旧湘軍將士，多入哥老会。李帮統者，資深在帮会中推前輩，自以舍謝鎮外，莫与比，隐以繼任人自居。周統領来，已怀憤，然迫于三营長不敢發，至是揚言曰："省軍南逼，必有第二步措施，周鎮云云豈可信乎？謠風四起，人言藉藉，其党白、于、孙三連長，轉相煽惑，一时軍心惶惶，势危情急。"步二营楊营長来言曰："比来外間不靖，訛言蠭起，白連長实为首倡，近日会議不至，早操不出，派差不从，似此縱任，何以肃軍紀而鎮人心，此人积惡纍纍，尽人所悉，軍門試詢同人，無不知也。"統領曰："此事吾已前聞，惟反側初安，显迹未著，且白为李死党，若遽圖之，恐生意外之变，且須之。"次日三营長偕至曰："白某不去，乱萌不已，近报知吳团長，亦与若等有勾結，虽外形隐諱，来往頻繁，內情漸露，倘不速决，容彼輩先發制我，里外夾攻，虽有智者，难为計矣。"統領聞言。始憬然动色，即下手諭，命楊营長率四勇弁拘之

来。自正高臥，乘其不备，一鼓擒之，鎖至鎮署，犹傲悍不屈，眞愍不畏死徒也。即夜化裝，押之出城，声言遞解回籍，如何处置，楊营長自足了之。当密派刘少瑜为临时戒严司令，統領 率曾友胜 等，週巡四城，統領先回，留曾住城外某庙內，偵查动静。余与衛士二十人守前門，夜臥鐘鼓台上，天光熹微，余隐約見东面池塘丰草間，有黑影徐徐移动，向鎮署左側子彈庫前进，余急取架上大斫刀，一躍而下，大呼有賊。門內衛士聞之，亦湧出，跟蹤追逐，見有五六人反奔向东南去，踐瓦礫扎扎有声，入叢莽中逸去，再寻之已無跡矣。

天明东門城守来报，李統領清晨，偕十余人匆匆出城去，日午遣人偵之，犹未回。孙于二連長亦失踪，細寻草間，于蓬蒿中，得火葯紙捻数事，方悟昨夕之謀，李实潛至，欲偷向子彈庫縱火也。后捕其余党，严鞫之，始知尔日，李見鎮軍領队出城，不知其回，以为鎮署空虛。無备，欲縱火为乱；不料事敗，惧而潛逃。遂委刘少瑜为帮統，大憝既除，羣小懾服，謠言頓息。自是吳团長亦不再囉唣是非，相安月余，以为無事。不意积瘁焦劳，無何而統領病矣。平陽無良医，日就委頓，报省由刘少瑜权代，閻派委偕医来，手書慰問，情詞恳切。曰："君此行劳苦功高，为国宣勤，感深肺腑，幸自珍衛，早企康复。北門鎖鑰，尙須借寇。二师番号犹存，吾当补充完备，仍以授君。調君大同，駕輕就熟，以固边圉。惟軍械無着，再四筹思，苦無善策；若能裁南鎮之兵，补二师之用，遣散老弱不稳之徒，留用精健効忠之士，化腐旧为新生，一举兩得，希藎筹之。統領时在病中，經此風波，已有倦勤之意。复書曰："都督明見千里，析事入情，無不中矩。紆謨碩画，極佩高明，所示甚表同情。俟孱軀稍痊，当面議之。"省委去，同人微聞其旨，紛紛入諫，咸以李白虽去，余党仍多，若复改圖，适資借口，前車几复，譁变堪虞；設有糜爛，吾儕思出平陽一步不得也。且臥榻之旁，虎狼耽視，东西南北無路可投，願軍門审思之，勿为甘言所誘。統領曰："吾意不如此，

閻督何至陷人于危，自貽伊戚。且此軍分子复杂，風气囂張，終为地方之害，前事若無周密准备，何敢遽言裁撤，未来之虑尙多，故許之而未决，吾料閻督决不致冒昧从事，此不过初步协商耳。”

月余后，統領病愈，忽接防地报称，楊芳普軍南移，已至某处，正猜測間，省府傳到陆軍部，傳令嘉奬公文一件，奉交轉呈太原鎭总兵周某某。以軍兴以来，兵額激增，餉糈不贍，民生凋敝，現在南北統一，全国和平，久宜化兵为农，使安生業，自請裁撤太原鎭总兵缺額，並遣散所部。該总兵，深明大义，首倡裁軍，足資表率，应即照准，着傳令嘉奬云云。又附閻督函一件，近知玉体康复，至以为慰。裁軍之議，具有同心，事在必行，势須速决。然事难独任，故先請准中央，深蒙嘉許，善后措施：一、遣楊軍南来，預为指臂；二、全軍發餉三月；三、官長支薪六成，調省入所集訓；四、士兵資遣回籍，發給路單，护送出境。事畢請即返省，再議其次。統領閱竟，沉吟不語，同人憤悒不平，以为如此見欺，独不能宣布独立，为第二次革命耶。統領徐諭曰：“此非昔年后山起义时比也，国是初定，何可再啟兵端，徒苦人民，吾决不为此也，願勿复言，勉思共济，完成此艰巨任务。同人不負国，光明前途，应以正义得之。”次日招集士官大会，重申前說，分部曉諭，官兵皆听命無異言。于是一面發餉，一面收械，兼旬之間，全部結束。

平陽裁軍結束后，軍官願入省受訓者，不足半数，命刘少瑜率之。隨統領至省。閻氏迎統領入居都督府，部屬散居旅舍，只亲隨官佐，間日一至統領处問起居，余人以出入不便，至有匝月不得一面者，虽外示优礼，內实隔絕。閻又以統領疲劳，須長期休养，大同方面，已先遣孔使去，二师編制，势不可能，方裁軍，复扩軍，中樞不許也。其辞婉而順，亦無以难之，当聘統領为高等顧問，隨来軍官，知前途無望，陆續散去。所余十数人，报名入將校研究所肄業，余亦在其中。刘少瑜、曾友胜等悉去大同，投孔使，至是統領身边，只差弁二三人而已。

無何，孔使調晋北，駐包头，以五台人、張汉傑、繼大同总兵任。閻氏昔日之所謂如之何，如之何者，皆自欺欺人語也。

是年，中山先生入京，袁世凱以全国鉄路督办虛銜相要，先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亦欲借此，有所設施，故有全国筑路二十万里之建議。即岁秋，中山先生来晋視察，閻督率高級官員，悉集車站恭迓。余时初經易君介紹，入自由党，随同志十余人，推李君为首，只候于站外。有頃見先生着便服，自站內出，顧視肃穆，神采奕然。稍近，李君喊敬礼，先生見余等少年，色甚喜，止步与李握手，目余等。微頷之，小住而后去。閻氏館先生于南城小瀛洲，戒备甚密，先期派員至京，約名艺人王佑宸，赴太原演剧，欢迎。吾等回寓后，聚飲大嚼，眉飞色舞，咸以今日得見先生，为有生無上之荣幸。

中山先生留太原数日辞去，临行前夕，孔使与統領侍坐，先生曰："吾行南北，見起义將領，無如閻之庸暗鄙儋者，連日細察之，非特庸鄙也，其人实詭随，居心不可問，曷足以語革命。"統領回，又为余等述之曰："先生神明也，醴酒不設，見微知著，吾將去之，不能久滯于此矣。文掀气盛，犹倖倖謂未然，苦留余为后圖，其度量相越，去先生远矣。"不数月統領亦辞归，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吾其为医乎。"自是息影都門，潛心医学，闡發奥旨，独具心傳。年七十于民国廿九年春病歿于京。

自周統領去后，凡昔日之从事革命人士，自連長以上，大都投閒置散，紛紛离去。閻氏乃大事改編，遍植私近，以其蒙师五台人赵次隴为軍謀祭酒，閻氏倚之为五台系之領袖，晋南外籍之参与革命者，尤为其所嫉視，先后不得安其位，而碩果仅存，只晋北孔使庚，与督署参謀長。李勉之二人耳。勉之云南人，亦日本士官生，辛亥之役，始終其事，顧長厚無机心，虽不为閻氏所忌，最后卒去之。一日刘少瑜，自晋北来，語余曰："事不可为矣，吾悔不随統領去，又入此煩惱場，終

日賭閒气也。閻氏比来，事事与孔使左，張汉傑輩，复播弄于其間，横生枝节。孔使又尙气，宵人陰間，日伺于左右，有謀縱火者，有謀叛变者，幸早預防，乱萌未發，日在荆棘之中，时懔冰淵之戒，此何可久留也。綏远已入袁氏囊中，包头豈可任人酣睡，近聞袁氏，日偵吾党，深机隐括，爪牙密佈，君留此，宜注意，不則早去之。”少瑜回防，不期年，包头果划归綏远特区，晋北鎮缺，連帶撤消，孔使遂失职。与閻大齟齬，頗为其党所攻击，被迫憤憤去。于是閻氏之鉄桶江山，打成一片矣。

余自聞少瑜言，时虽懔戒，久亦漠然忘之。有日易君来，悄語曰："尔来風声謖謖，恐不利于吾儕，同志多南下，吾意与君北去，投孔使如何？"余曰"容思之。"越数日易君不至，而曾君来，欲語輒止，曰："晚間再見。"遂去。有同舍生二人，素与余落落，忽見亲厚，时作無聊之攀談，一生遽問余曰："尔何字仲純？"余曰："亦規矩准繩意耳。"生嘆曰："若是，尔曾名矩乎？"余曰："是有之，少时学名也。"言后大悔，盖方矩者，余入党註册之名也。是夕二生出入頻頻，面色大異，余心知有变，乘二人出，結束袜履，預为潛走之計，有頃二人入，余佯睡以覘之。一生喚余不之应，一生撼余身，余轉側复睡，二人对坐小語，語已又出。余候二人去远，乃悄起。躡足随其后，見渠等入中院堂長室，室內灯明如白晝。余立东窗下，窃窺之，見二生旁立，堂長某手一册示二生，又紅梅紙条一，即易君代余登記入党註册之名条也。知事發，乃急回舍，再睡，静思应付之策，时已十点，应熄灯臥，二生久不归，張灯待之。至子夜始匆匆来，入門即喚余，余拥被酣眠，故囈語作嚙齿声。一生笑曰："如此憨物，死临头，当不知。"一生曰："尔得五百元，作何用？"曰："去小巷逛班子耳。"相与嘻笑而散。一就余匡边臥，一归西舍，余偷視房門已上栓，惟电灯未息，二生时复咳嗽相問答，自思此何由出，注目灯光，触机頓悟，曰計在是矣。突披衣起，大声曰，此何

时，电灯尚不息。拔栓出，就院中小解之，急入灭灯，搖門栓，作闔双扇声，而虛掩其一，复就臥。当余起时，二生皆醒，互以嗽示儆，听余回房，門閉灯熄，始各安心酣睡去。少时余静听伊等已熟眠，乃徐徐下匟，手提双履，軟步側身出，至院中。轉东院門，至体育場。手持滑桿，越牆而出。东行登城，寻城垣缺角处，素諗其下，有浮沙积土，順斜坡仰溜而下，墜沙中，半晌始起，左腿受輕伤，席地搓之，見啟明东升，如小月，于星光下，覓小徑，向东北山中行。黎明，离太原才十余里，疲憊不胜，坐山腰高粱地，支頤倦臥。日午有四騎兵从山下来，相距不数武，竟未見余，私忖白晝不可行，是邏騎者，安知不为余来，待至晚，循来騎去路，向北去，竟日未食，饑火中燃。余本不識路，荒山躑躅，惶惧仃伶，正行走間，拾得平果二枚食之，欲穿雁門道，西上去包头。天明出山口，至河边，遇陽泉工人張姓，睹余狀大惊，似憐余失路者，細詢踪迹。余見此人誠篤，悉告之。工人曰："我从北路回，沿途大不靖，尔何可只身蹈險地，尔既逃难，何可服軍服，余有短襖褲，当相贈"。即脫軍衣付工人，工人为我沉之河中，余感極下拜，乞拯救。渠曰："無妨，不若去陽泉，明日搭煤車至石門，即免禍矣。"既思陽泉多軍警，又伴余行二日。至白羊墅，候煤車至。送我登車，依依别去。嗟乎！穷子天涯，如輕塵弱草，誰复有憫其漂泊者。此眞义士，使余永篆寸心，終身不能忘也。

輾轉至京，投外弟学舍，閒居經年，一無所事。外弟曰："頃聞徐固卿統制来京，寓在宣外，曷謁之。"即往見，徐公殷殷备詢近狀。余曰："拟悬吾丈，携归滬上，覓同人，再作計。"徐曰："黃浦江边，閒人如鯽，似尔青年落魄者，不知凡几，至有一飯难，丧失平生守，墮入三惡道者，尚何为計耶。吾此来，組織殖边銀行，曷随我。"此余轉入銀行界之开始，自兹脫离革命生涯，不圖挽强躍駿之夫，一变而为持筹握算之子，可哂也。

护国运动的回忆

赵鍾奇

編者按： 赵鍾奇先生与叶成林先生均曾亲身参加护国运动，以下兩篇回忆录为兩先生口述，由云南大学徐嵩龄先生笔記。赵先生的前言，是在昆明成立护国运动史实研究工作組时的發言稿，原題《正确的对待护国运动是人民应有的認識》，現一併發表于此。至于有关护国运动的各种資料所記事情与論点有不同之处，还需进一步研究，希望熟悉这些史实的先生提供資料。

前　言

云南發动的护国运动，从而推翻袁世凱的帝制，光复了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个运动不仅在历史上（云南）有着重大意义，即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是有进步意义的。計运动結束以来为时不过42年(1916—1957)，当时文献留存云南者有《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記》、《民意征实录》、《会澤首义文牘》、白之瀚《护国簡史》等。所有內容皆依据当日事实編写，一般說来观点是正确的，惜乎不能及时的加以綜合整理，使之成为护国运动有系統的历史資料，广为流傳，听其东鱗西爪零落散失。到了現在不惟海外人士多不明了护国运动的眞相，即省內人士亦多不知道护国运动是一回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建議有关部門搜集整理，以供異日修訂国史的参考資料。留存上海各地者，則多出自梁啟超之手，由于梁啟超与蔡鍔有师生关

系，而又多不滿意唐繼堯（据說向唐索欵十万，而唐只与数千，要唐推他为撫軍長，而唐又不表示同意），故其內容遂多不顧事实，挾蔡自重，甚至抹煞事实，貶損了唐；又由于梁啟超是当代文豪，在护国运动宣傳中策划倒袁联絡中起了一定作用，有了一些成績，人們遂將他主观片面的紀載看作是护国运动的眞实实录。自欺欺人，以訛傳訛，甚至編入教科書中貽誤青年学子。这样来对待护国运动不惟貶損了唐，而且降低了护国运动的历史价值，这是極端不正确的。关于这方面白之瀚的《护国簡史》中曾对梁啟超有了严正的批評，我們除了同意外，为响应党"百家爭鳴"的号召，为了使护国运动得到正确的認識，我們还要再度对梁啟超提出严正的批評。那么，怎样才算正确的对待护国运动呢？我个人認为要有以下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一)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我們在刘少奇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已清楚的認識到这种关系，是紧密的自然的联結在一起的，报告中說："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这个观念的言論和行动，都是非法的。"我們就这几句很簡短的話中来体会，就可以知道护国运动不是孤立的运动，而是与辛亥革命有关系的；不是脫离了辛亥革命，而是繼續了辛亥革命。袁世凱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人民都想打倒他，就因他違反了民主共和国的这个观念，違反了这个观念的言論和行动都是非法的，非法的袁世凱都是人民所不容許的。袁世凱的非法行为不仅为云南人民所痛恨，也是为全中国人民所痛恨。云南首义推翻了袁世凱，不只是代表了云南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也是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願

望和要求。所以义旗一举，不到三月响应者遍及全国，結果袁世凱也被二陈湯送进了坟墓(陈宦、陈树藩、湯薌銘三人皆袁氏心腹，三人看到大势已去都劝袁氏下台，袁世凱因此气死，时人謂之二陈湯送終)，这就証明了刘少奇同志的論断是正确的；也說明护国运动是与辛亥革命有关系的，任何把护国运动看作是云南一省的运动、看作是不与辛亥革命有关系的革命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其次，如唐繼堯、蔡鍔都是留学日本士官生，都已接受过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时他們同为云南起义的主动人，护国运动时他們又同为云南的領导人。又如老同盟会員呂天民，还在护国运动之前就被孙中山派回云南联絡，其后又被唐繼堯派到孙中山那里联系，且托他向华侨捐欵，以佐軍需。同时住在昆明的同盟会員楊蓁、邓泰中、黄临庄等亦随时与唐繼堯密晤，策划倒袁，有所活动。而当时团長以上的帶兵人員亦多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且有同盟会員。所有这些，都証明了护国运动是与辛亥革命有着血肉关系的。历史不能割断，我个人以为要这样的来看待护国运动，才是正确的。惜乎当日文献中未能在这种关系上加以明确足够的記載，以致使海內外人士多不明了护国运动的眞相，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以后整理护国运动的文献时，应該把这种关系首先明确的叙述出来，然后再叙述护国运动过程中的一切，使之成为一个有系統的史料是有必要的。

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在梁啟超的紀載中也同样沒有明确的叙述。这是由于梁啟超与孙中山一向就是对立的，他們是兩个不同性質的党派(保皇党与革命党)，梁啟超所主張的是君主立宪，是要維持清朝的統治；孙中山派所

主張的民主立宪，則是要推翻清朝的統治。所以这兩个党派一开始就是斗爭着，而且斗爭得非常剧烈，这种斗爭情况可在梁派的《新民叢报》和孙派的《民报》中可以看到。所以梁啟超护国运动的紀載中沒有联系到辛亥革命，或者可以說他沒有把护国运动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繼續，这是由于党派不同的原因，他不願意这样做来推尊孙中山，这是可以理解的。正惟其是这样，所以我們說梁啟超关于护国运动的紀載中有些部份是片面性的、不正确的。

(二)护国运动前后唐繼堯蔡鍔的关系 辛亥革命唐繼堯蔡鍔都是云南的主动人，以資历言蔡高于唐，故推蔡为云南都督，其后唐繼堯率师北伐，道出貴州，帮助刘显世及貴州人民平定了貴州之乱，蔡遂支持唐繼堯做了貴州都督。民国二年(即 1913 年)蔡为袁世凱所誘，欲到北京，在离开云南前，又請調唐回云南繼他的任，这又說明了唐蔡二人一向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蔡到京后被袁世凱暗中羈縻，行动皆不得自由。及至筹安会出現，袁氏陰謀暴露無余，蔡与唐便密信往还，策划倒袁及其脫身之計，唐一切表示同意。蔡遂乘机逃出北京，繞道日本、越南到达昆明，这又証明了唐蔡二人的关系虽在患难之中仍然是十分亲密的。这些事实梁啟超的紀載中皆沒有談到，他硬說在护国运动中唐到处掣蔡的肘；說什么唐醉心于袁氏的高勛厚爵，护国运动是蔡到云南后才發动的；說什么蔡是唐的旧長官，为什么不留蔡坐鎮云南；說什么蔡出發到川后听其以兵單械劣之师与北洋兵精械利而又强大之軍苦战，迄無补充兵彈和餉項之支援。梁啟超的这些說法，不惟抹煞事实而且是歪曲事实的。我們不能不根据鉄一般的事

实，給予严正的批評。蔡未到云南之前唐便以勦匪为名派楊蓁、邓泰中、董鴻勛等率云南得力軍队到了四川边界，这种措施是蔡未到云南以前就已經施行了，梁啟超本人还不知道嗎？留蔡坐鎮云南唐在当日曾經几次提出，但蔡以亲身率兵討袁为他的不可动搖的意志，不肯接受。这种經过，梁啟超本人还沒有听到嗎？蔡到川未久，龙覲光即統率大軍由广西进犯云南南防富州县，邱北已被李文富、黄承伯等所佔，而逢春嶺的匪軍又在蒙自一帶肆行騷扰，同时川边鎮守使陈遐龄还声言要从会理进攻云南迤西，这就說明了护国軍在川苦战之日，正是云南吃紧关头穷于应付之时。因此援川軍队行至中途趕回（我的梯团就是这样），分赴广西、迤南助勦龙軍，这是由于客观情况变化，支援蔡鍔的軍队不能按时到川，不是唐繼堯拥兵自衛置蔡鍔的生死不顧。那么梁啟超說的迄無补充兵彈和餉項之支援的話是事实嗎？总的說来唐蔡二人的关系是亲密的，前后方的关系也是同样重要的，蔡鍔失敗了对唐有什么好处，唐失敗了蔡鍔又有什么好处，他們的利害是共同的，不必在他們之間来划起一道鴻溝。所以我說梁啟超抑唐揚蔡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歪曲了事实，忽視了客观情况，降低了护国运动的历史价值。所以这些都应該給他再一次的严正批評。

（三）护国运动是近代史中有进步意义的革命 我們从刘少奇同志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也同样体会到他的进步意义是很大的，报告中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国兩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並产生了一个临时約法。这个临时約法具有資产阶級共和国宪法的性質，是有进步

意义的。"我們从这些話中来推論护国运动，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凱的帝制、光复了中华民国、維护了临时約法，所有这些也同样是有进步意义的。不惟如此，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西方帝国主义者忙于欧战，不暇东顧，造成日本帝国單独侵略中国的机会，初則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出兵青島，攻取青島后，又佔据了中国的膠济鉄路及附近矿产。繼則在1915年乘窃国大盜袁世凱夢想帝制的机会，又以非常手段秘密提出21条件强迫袁世凱签字。到了5月7日又复提出最后通牒，限袁氏48小时答复。袁氏迷夢不醒，宁願牺牲国家主权，不肯放棄帝制，結果除了21条中第5号各条外其余全部袁世凱都签了字。这个条約等于中国的卖身契約，把一切国家所借以立国的政治、經济、交通、警察、土地等主权都已出卖干淨。丧心病狂的袁世凱如果他眞正做了皇帝，我相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早已佈滿了全中国，后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护国运动直接打倒了袁世凱，間接也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無恥条約。这个运动是在近代史中有进步意义，有历史价值的革命运动。所以我說要正确的来对待它，不要在个人問題上糾纏不休，不要在局部战役中誇大作用。一切皆根据事实出發，不合事实的紀載我們要提出批評糾正它的錯誤，否則就会降低了护国运动的历史价值。

护国运动的回忆

我在这里，要先来談一下护国运动前的云南革命的情况。

清朝末年云南当局屢次派遣赴日留学生。在当时，云南留学生在全国各省当中，要算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云南留日学生入日本

士官学校学軍事的总計有二十八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大多数参加了同盟会。我当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蔡鍔在同盟会成立前已畢業回国所以他沒有参加同盟会。当时一般留日学生，特别是参加了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一般都是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薰陶的。因此回国之后，他們都从事于革命的活动。拿云南陆軍学生来說，回国后都在云南担任教練官、营長、团長或旅長，或者在新办的云南講武堂担任教官，或者在軍队里面担任工作。这样，他們就在云南軍队当中散佈了革命的种子。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从此就日益普遍和發展。所以当时的云南革命的气氛非常的濃厚。辛亥武昌起义，云南在革命党人积極活动之下，迅速响应，一举即把当时的云貴总督李經羲赶跑，光复了全省。蔡鍔被推举任都督。当时我是在南京参加革命的，打跑了張勳鉄良后，我曾任过江苏省陆軍第七师步兵第二十五团团長，1913年我被調回云南講武堂担任生徒队長。这时蔡鍔因感覚到云南地处边疆，不易施展才能，而当时云南又有宗派主义者出現，随事牽制着他，不能为所欲为遂决意离开云南。派其参謀長沈石泉(汪度)到京向袁世凱請求另調，袁世凱一向嫉視蔡鍔，猜忌甚深，此时蔡鍔既来請求另調，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乃派其亲信范熙績来滇，与蔡鍔密商，隐許以湘督一席，並希望他到京一行。蔡鍔信以为眞，不疑是調虎离山之計，曾保唐繼堯回滇，繼他的任。当沈石泉离开滇后，蔡鍔命令我兼代他的职务。宗派主义者，聞蔡調唐回滇，極不滿意，起而与蔡为难，蔡气憤已極，不禁大哭起来，把督軍印章統統交給于我，要我替他处理事务，三日后說服了宗派主义者，蔡的气憤始平，复来办公。不料蔡离云南不久，袁世凱便發佈了湯薌銘督湘之命，蔡在途中得悉，知为袁世凱所卖，后悔不及，但事已至此，只好到京。到京以后，袁世凱对蔡鍔佯为优礼，給了他許多不重要的职务，便把蔡鍔羈縻起来。

由于云南革命气氛非常濃厚，所以自筹安会成立之后，即醞釀反袁。当时留日士官学生一般在軍队里面已經做到团長之上，而講武堂畢業出来的学生一般也做到营長以上了。他們都經过辛亥革命的革命斗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薰陶和革命斗爭的鍛鍊，革命的覚悟非常之高。因此，他們一听到袁氏要做皇帝，就要进行反对。当时这些中下級軍官都紛紛写信給自己的長官起来反袁。革命浪潮在軍队里面不断湧起。当时我做旅長，駐在大理。我的队伍是直屬第一师师長張子貞的。当时我写信給他，他竟置之不理。我莫明其妙。后来才知道他是受了袁氏的运动。原来袁氏派遣了一个特务路孝忱当了他的参謀長。他已經完全被袁氏收买了。唐繼堯看見自己部下都坚决反对袁氏，他看見大势所趋，不能抗拒，随着也就反袁了。

唐繼堯和蔡鍔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辛亥革命时期，蔡鍔派遣唐繼堯率兵北伐，道出貴州，适值哥老会在那里作"乱"，唐即帮助貴州的刘显世平定了这个"乱"事。結果唐在蔡鍔支持之下，就当了貴州的都督。后来蔡离滇北上，又保荐了唐当云南都督。所以唐蔡二人一向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自从蔡入京之后，唐和蔡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書信来往，或者託人接洽。等到筹安会發生之后，袁氏的帝制陰謀暴露無遺，蔡和唐即更时时以密电相商，共同策划反袁的事情。唐当时一切都表示同意。所以后来蔡来滇，唐即派他的弟弟唐繼禹到河內去迎接。

云南原有兩师軍队，第一师师長就是上面所談的張子貞，第二师师長是刘祖武。战斗兵約一万七八千人，加上勤杂部队大約兩万人。清朝末年曾向德国克虜伯兵工厂購买了新式槍砲。当时購买了兩师的裝备，后来仅运到一师的裝备，計步槍一万七八千枝。每枝步槍当时搭配一千發子彈。因此，子彈很充足。此外，还很多大砲和机关槍。大砲是后退砲，机关槍是馬克辛式的，都是当时最新式的东西，是全

国罕有的。大概除了北洋軍之外，全国的軍队都是沒有的。当时蔡鍔曾說："滇軍精銳冠于全国。"这話我是完全同意的。

云南起义时，我在大理以旅長兼任衛戍司令。当1913年唐繼堯自黔省回来，大理有哥老会首領楊春魁勾結当地駐軍作"乱"，佔据了大理，强迫附近的州县要服从他，形势紧張。唐命我前往"討伐"。当时我任团長，后来楊春魁即被我消灭。唐因此即升我为旅長，从此我即駐在大理並兼衛戍司令。因为当时我在大理，昆明的情况我是不明了的。我是在云南起义后几天，才到昆明。我是隶屬于第一师的。蔡鍔的第一軍原是以第一师作为基本队伍編成的。因此，我的队伍原有編入第一軍的拟議。但因为我和我的队伍都不在昆明，因此，当时就沒有編入，后来就編到第三軍了。虽然如此，我后来还是和蔡鍔在一起的。当时我的部队有兩个团，由华封歌、施繼伯兩人分任团長。华团駐在大理，施团駐在保山。云南起义后，华封歌一团首先开到昆明。他的队伍約一千人。接着我也到来。当时我的部队駐在保山的施团沒有調来，唐繼堯另外撥李植生一团給我。他的部队也約一千人。編入第三軍之后，我任梯团長，华封歌和李植生分任支队長。华封歌因为先到，所以他首先出發。他是开到貴州松坎，和戴戡一同作战的。原来戴戡是随着蔡鍔一同到昆明的。蔡鍔率領第一軍出發之后，戴戡也率着徐进的滇軍一营，約五百人赴貴州，組織了滇黔联軍，分别在黔北和湘西对袁軍作战。他率領的滇軍是第三軍的部队，徐进原是第三軍一个梯团里的参謀，唐繼堯临时撥出几百人交他帶去。华封歌这一支队，是由殷承瓛帶出去的。也是帶到貴州，最先在遵义一帶屯駐，后来开到松坎方面去参加作战。殷承瓛原是蔡鍔督滇时的部將，是蔡的亲信人物。当戴戡率領徐进的部队开往貴州之后，华封歌这支队伍，唐繼堯是不願意殷承瓛再帶到貴州去的。但是，当时殷承瓛感覚到貴州軍力單薄，想再帶这支队伍到松坎增加

实力，因此，他要把华封歌这支队伍帶去。华封歌当时是違背了唐繼堯的命令同殷承瓛前去的。因此，后来唐繼堯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不高兴。所以后来我到霑益的时候，他就写信給我說，华封歌違背命令，擅自随殷承瓛入黔，此人不可信用等語。

当华封歌到昆之后，接着我也来到昆明。蔡鍔是1916年1月16日从昆明出發的。大約他出發后半个月，我也接着出發了。我的队伍原定是要出湖南的。后来因为四川軍事紧急，唐繼堯又命令我增援四川，但不料到了霑益的时候，适值龙覲光从广西的百色入寇滇南，並且勾結滇南一帶的土匪到处作乱，形势紧急。我又奉唐繼堯的命令，中止前进，要折回曲靖，轉向滇黔边境的黄草坝，会合黄斐章的挺进軍一同去打龙覲光。結果我就經曲靖到罗平，出巴節，在那里渡江。江的对岸原有桂軍，但当我們渡江的时候，他們自动退走，讓我們順利地渡江，去打龙覲光。这大概是二月底的事情。从这里已經可以看出，广西已經快要独立了。但到了黄草坝沒有会到黄軍，时黄軍已过黄草坝，向前直进。我随即向广西前进。后来到了广西的西林，遇見黄軍的殿后部队楊杰支队。时黄軍正和敌人作战。首先在閭里打一仗，后来又在黄郎打一仗，均获得胜利。我的軍队在西林所屬的一个小地方龙潭和龙軍相遭遇，大概是已經潰散的队伍吧，人数不多，不过兩百人，槍一百七八十枝左右。被我們一击而散。我們繳得槍一百多枝，並繳获現款一万多元。从此，我的队伍一直开往百色，沿途都沒有打什么仗。龙覲光自己从广东帶来的軍队不过一千几百人，人数很少。后来沿途招募並勾結土匪。他們的队伍虽号称一万多人，但都是烏合之众，沒有經过什么訓練，沒有什么战斗力。所以战爭並不激烈的。当时龙軍先遣部队李文富打皈朝，結果被第二軍的張开儒梯团一击而破。龙軍即迅速奔跑。他的另外一支部队黄承伯打邱北，后来看見主力既破，兵無斗志，接着也被其他各路軍

队击敗了。当时我在剑隘和張开儒会面，大家說："此后广西沒有事了。"百色是在广西独立前一兩天被桂軍陆裕光、馬济兩旅包圍繳械的。

当对龙軍战事結束之后，我即回师，仍向貴州前去，听候命令。結果我就率領一个砲兵連和警衛連于四月間到貴陽去，从此我就留在貴陽。至于李植生这一支队伍，沒有跟我一同到貴陽。当我回到西林的时候，唐繼堯命我派李植生去邱北打黃承伯。从此我即和李植生分手。他去打黃承伯。我自己則帶着一个砲兵連和一个警衛連到貴陽去。后来李植生把黃打敗之后，又回昆明去。他在昆明停留了很久的时間。大概到了六月底，这时候，袁氏已經死去二十多天了，才率領部队从昆明向四川出發。

我到貴陽之后，不久即奉唐繼堯的命令增援四川，后来我即到四川去。我記得我是在袁死后的第一天到永宁的大舟驛見到蔡鍔的。因为当时袁氏已死，所以蔡鍔一見到我，立即就对我說："毓衡！您眞是福將啊！您眞是福將啊！"我当时感到很奇怪，登时即反問他："怎么說呢？"他說："不打仗了！不打仗了！袁世凱死了！"这时蔡鍔喉病甚重声音已經瘖啞，發音很微弱，要靠近他身边，才能听見他的說話。我到永宁后一个多月，大概是七月底吧，李植生才到来。这时候，华封歌这一支队也自松坎調来。于是我的一梯团就完全归队了。

当时广大人民都非常痛恨袁世凱，因此护国軍对袁氏作战，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的同情和支援。沿途的人民对于护国軍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护国軍在广大人民鼓舞之下，充分發揮了战斗的力量。他們有着高度的热情和覚悟，因此，作起战来非常勇敢，冲鋒陷陣，所向無前，往往以一当十。刘云峰所部的楊希閔一連人，在后方沒有支援的情况下，曾經抵擋过敌人一个旅。四川人民对于护国軍非常爱戴。护国軍和他們簡直打成一片。护国軍紀律非常之好，对于民間財物，

絲毫不取。他們和老百姓同住在家里，而秩序井然，相安無事。老百姓自己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供給护国軍。在前綫作战，老百姓担水送飯源源不絕。不但如此，他們还亲到火綫上，輸送軍火，抬运伤兵。甚至有些年幼的小学生都前来抬送軍火。他們單人不能抬举的，就几个人联合起来抬举。他們到处去替护国軍打听敌人的情况，随时报告給护国軍。因此，护国軍对于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当时敌人的情况則与此相反，到处姦淫虜掠，老百姓恨入骨髓。他們都不願意在敌人所控制下的地区居住，紛紛迁移到护国軍的防地来。当四川作战的时候，恰値雨季，敌軍生長在北方，習于平原作战。他們的服裝很整齐，脚上穿的是皮鞋，打的是綁腿。四川山陵起伏，而又道路泥濘，因此时常摔跤。护国軍穿的是草鞋，他們生長在云南山地，爬山越嶺，动作非常灵活和敏捷。护国軍运用这些特殊条件，和敌人作战，所以敌人虽然比起护国軍多出几倍，但护国軍始終能坚守防綫，使得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結果艰苦坚持几个月，各省相繼响应，袁氏的帝制終于完全推倒了。

黃济舟对貴州辛亥革命史略的几点辯正 （上接34頁）

（三） 商务总会是光緒末年成立的，李湛軒名宗鑑为会長，馬汝駿号积誠为副会長，华之鴻在鹽务方面虽有权威，对商务却無領导之野心及实力，貴州农务总会前清时迄未組織，于德楷仅系拥有土田之一富紳，对于农务縱有領导之慾，总会且未成立，掌握从何說起。史略九十八頁十二三行謂华于掌握商农总会領导权，出入甚大。

（四） 周素园对自党进行革命，暗中助力，本屬不小，但周供职官方，与聞机要，何能出头露面担任党方工作及地方事件。史略九十四頁第二行謂周对商会輔佐整理，对农会贊划一切，一〇一頁第六行謂周为自治学社民政委員会委員長，俱非当日事实。

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

叶 成 林

我在談护国运动前，先来稍談一下我在护国运动前的簡單的經历。

前清末年，我以秀才的身份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我参加了同盟会。宣統元年，我在云南講武堂担任教官。

辛亥革命之后，云南出兵北伐，唐繼堯担任北伐軍的先遣队司令，我任唐軍的参謀長。唐既出發，貴州人前来云南請兵，結果唐軍即折而轉入貴州。当时唐軍的人数計一千多人。唐軍既到貴州，在夜間突然对貴陽加以襲击，刘显世为內应，开城迎接滇軍。当时貴州代理都督赵德全的軍队多駐在城外，因此，唐軍既佔領貴陽城之后，就立即解决城外赵德全的駐軍。唐繼堯担任了都督之后，我即担任了都督府內的衛戍部長。

后来我解职閑居，因此，在护国运动展开的时候，我还是解职的軍官。当时我和楊耿光(杰)都是被解职的軍官，不但是被解职的軍官，而且还是被拿办的軍官，我們这一些失职的軍官都参加了会議。我們这些沒有职位的人，因为沒有职位，反袁是特别坚决的。因为我們是無所顧慮的。

唐繼堯在蔡鍔到云南前是不想反袁的。他已經做了袁世凱的官，接受了他的封典。蔡鍔如果不到云南来，反对袁世凱他不一定要干的。有一些人說在蔡鍔到云南前，唐繼堯早已經下令准备作战，我是沒有听見的。云南起义，依我所知道的，蔡鍔是主动，唐繼堯是被

动的。說一句老实話，在蔡鍔沒有到云南之前，云南並沒有反袁的消息。即在蔡唐召开軍事会議之前，对于反袁的事情，也是寂寂無聞。我这些話好些人是不願意听的。因为好些人是唐繼堯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們要把一切功劳归功于唐。我是主持公道的。反袁的消息，在蔡唐召开軍事会議之前，何尝有此事，如果有此事情，我們大家当时都在云南，而且和軍界素有联系，曾密切地注視这些事情，为什么听不到呢？为什么一直等到蔡到滇后才听到呢？所以我認为云南起义，蔡是主动的，唐是被动的。但当时軍政大权掌握在唐繼堯的手里，最后他同意了而且参加了起义，他是有功的。但他是不能和蔡相比的。老实說，蔡是偉大的人物，唐是小人，蔡眼光远大，唐眼光狹小，蔡是为国家，唐是为个人，蔡为公，唐为私，蔡想做一番偉大的事業，唐想割据云南甚至貴州和四川。因此，蔡的功劳是大，而唐的功劳是小的（蔡月薪只領六十元，唐在銀行里面积存了多少欵子呢！唐怎可和蔡相比呢？）。

蔡到滇后，当时即有許多中下級軍官去見他，他即把他的反袁計划告訴这些人，和他們商量。后来他即單独和唐繼堯商談，蔡鍔和唐繼堯單独会談，經过九次的辯駁，唐繼堯才决定反袁。等到他們商量好之后，即召集軍事会議。当开会时候，我們看情形，对于反袁的事情，大体上是决定了的。大体决定之后，才召开軍事会議的。当召集第一次軍事会議时，議論非常复杂，各色各样都有。有說干得的，有說干不得的。当时有职位的，或职位比較高的，多不願意干，因为他們害怕干起来丢掉了他們的职位。而沒有职位的，因为無所顧慮，他們希望在反袁中找寻出路，因此，都主張要干。当时分作三派，一派是主战派，一派是保守派，一派則是中立派。大概中立派人数最多，約佔半数。其他主战派和保守派共佔半数，而又各佔其半。在这一次会議，有一个軍官起来發言，說："袁世凱的兵力很强大，云南究竟有

多少兵，如实行反袁，是否能抵抗得住呢？凡事要知己知彼，量力而为。这事必須愼重考慮！”当时蔡鍔和唐繼堯在会場的高台上並肩而坐。唐繼堯听到了这个軍官說話之后，沉默了一下，好像在这个軍官的話上打主意。他回过头来看蔡鍔。蔡鍔看見这种情形，立即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說：“我們这一次一定要反对袁世凱。当辛亥革命时，我們發动革命，我們出死入生地进行奋斗，最后才突破难关，把滿清推倒，建立了中华民国。現在袁世凱攫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自己做起皇帝来。难道我們当年的艰苦奋斗是为袁世凱造机会嗎！現在袁世凱既做皇帝了，如果我們不起来反抗，讓他登上皇帝的位置，那么，我們从此就在他的專制統治之下，永远不能翻身，那中华民国就变成了空招牌。这不是我們的初心，我們前一次革命曾經历非常重大的危險，这样重大的危險我們已經安然过去了，今天还有什么重大危險呢！我想这一次革命無論如何，不会像从前那么危險了。所以这一次我們非起来反袁不可。这时候，我們如果不起来干一下，不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已經牺牲了的烈士，而且也对不起自己了。請大家鼓起信心和勇气来干罢！沒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大家一德一心去干，担保可以克敌制胜，敌人一定能够消灭的！”結果博得了参加会議的人的热烈讚揚，掌声雷动。最后唐繼堯說：“我們再商量一下好了！”接着召开第二次軍事会議，在这一次軍事会議上經过热烈的討論之后，意見趋于一致，决定無論如何，都作孤注一擲。結果，就决定干起来了。

云南既决定反袁之后，接着即討論組織反袁的革命政府的問題，蔡鍔叫戴戡、任可澄等提議組織元帅府。但唐繼堯却坚决反对。他認为如果元帅府組織起来之后，蔡鍔势必要坐上去，元帅一席他是不会有份的。所以他坚决反对。当时有人当面問他：“現在組織元帅府您的意思怎么样？”他說：“我認为元帅府不应当組織！”但他自己又

不大好意思起来坚决反对，結果他就叫李烈鈞和黄斐章（毓成）等人起来反对。当时李烈鈞反对得特别激烈。当时唐繼堯的势力大，附和的人多，結果蔡鍔元帅府的提議，只得取消。唐繼堯是蔡鍔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过去他很感激蔡鍔，很佩服蔡鍔的。但是，他既当了云南都督之后，得了云南的地盤，搞出了一些声名，他就要保持他的"威望"，他就要他自己来当首腦，他就不能完全佩服蔡鍔，他就不能完全听蔡鍔的話，更不能居于蔡鍔之下了。唐繼堯曾經表示："要反对袁世凱，首先就得我来当領袖，我不能居在蔡鍔之下。"这是內部会議，外人不知道。但确实有其事，他們是不願意發表的。

云南起义时，云南的兵是相当多的。但唐繼堯是不願意把云南的軍队讓蔡鍔尽量帶到四川去的。当蔡鍔从昆明出發时，昆明並沒有空城而出。昆明城內，唐至少还留有一千多人，这是他留来保衛自己的。除此之外，迤南还有兩千人，迤西也还有一兩千人，后来又逐漸扩充，人数日見增多。所以唐留在云南的軍队最少总是有七八千人的。这是他不肯动用的基本队伍。

蔡鍔出發后不久，挺进軍也宣告成立。由黄斐章担任了挺进軍的司令，我和楊耿光担任了縱队司令。从昆明出發时，計一梯团，共一千二百人。我們东出到了貴州，由于龙覲光从百色进攻广西，我們奉唐繼堯的命令折过来去广西抵御。龙覲光的軍队号称一师人，实际上額数是不够的。他的軍队从广东帶来的很少，多是沿途招募。这些都是烏合之众，並沒有什么訓練。因此，他的战斗力是很差的。他的大本营在百色，大約有兩千多人駐在那里。他的主力从百色向云南进攻，号称一个师，实际上至多不过七八千人。不过他們的槍械都是很精良的。当挺进軍在滇桂边境和他們作战时，挺进軍虽然略有增加，但也不过一千四五百人，人数是比他們少得多，而且槍械远不如他們。但挺进軍是精練的軍队，能征慣战。这样，龙家軍就

經不起挺进軍的一击了。挺进軍和龙家軍在八大河开始作战，他們的軍队簡直不經打，一共打了三次仗。仗虽然打得还激烈，但他們每打必敗。結果挺进軍一面打，一面追，最后一直打到百色，把龙覲光俘虜。我这一縱队俘虜了龙軍六百五十多名，楊耿光那个縱队俘虜了七百名，总共有一千四五百名。另外龙覲光又交給黃毒章大約一千名。这些俘虜都是广西人，这是龙覲光从广西招募得来的。我們到了百色之后，曾經繳获了龙覲光兩营的軍械。

我們对龙軍事結束之后，就到滇南蒙自一帶打土匪。当我們向这方面进軍时，唐繼堯屯駐在这里的，有刘祖武的一师。不过虽然号称一师，人数是不足的，大概有六千多人。这时我們的軍队近兩千人。这一帶的土匪約一兩千人。我的軍队先到这一帶，即和土匪展开战斗。我的軍队和他們打了兩三次仗，打得相当激烈。因为土匪比我的軍队多，一时打不破他們，以致相持不下。后来楊耿光的軍队到来，集中力量向他們进攻，結果才把他們打敗。他們都是本地人士，地方情况很熟悉。因此他們打了敗仗之后，即馬上逃跑，而且逃跑得非常迅速，結果一下子都跑光了。因此，我們虽然打了胜仗，也俘虜不了什么人。我們檢查战場上的死屍，也沒有多少，大部份給他們抬走了。

我們打完土匪之后，即返到昆明。这时我們的軍队扩充了一倍，大約有三千人。我們原来是兩个縱队。現在因为人数扩大了，結果就由縱队扩充为梯团。我和楊耿光都升任了梯团長。这时候，袁世凱的鎮守使陈遐齡統率四川軍队約一千二百人从会理方面打来，我帶着这一梯团去抵御。他們的軍队沒有什么战斗力，我在那里稍为和他們接触一下，沒有打什么仗。后来我們的軍队和楊耿光的軍队就一同到四川去，去援助蔡鍔。但还沒有作战，而袁世凱就死掉了。

赵国勋致桿臣函

編者按：此信为敏言先生在上海梁士詒后代家中所發現。收信人桿臣，不知为誰。信为袁世凱所派特务的密报，措辞極为荒謬，但从其中可以看出：1. 云南护国运动的一些情况，与赵鍾奇、叶成林先生的回忆录所記基本符合；2. 袁世凱派遣特务，勾結云南的反革命进行罪恶活动的一斑。可供研究护国运动史的参考。

桿臣兄大鑒：逕啟者，前于香港、海防所上之函，想已早达台签矣。一月三日，弟吉抵滇垣，当即往面协和〔李烈鈞〕，叙旧談新，形犹似昨，务令弟为副官長，弟恐开往前敌，諸多不便，力以病辞，未受乱命。翌日，潛往各知己处，詳查一切，始悉此次滇省独立，实非唐之本意，乃蔡松坡、張开儒、罗佩金、張子貞及少数暴烈分子挾制而成。蓋蔡在滇甚得人心，与二次革命之李协和無異也。刻間巡按使業經取消，改將軍为都督，下設軍务、参謀、軍政、財政四厅，司法、教育、实業三司。除参謀厅已經組織張子貞为厅長兼师長外，余者拟任可澄長政务，庾恩錫〔暘〕長軍务，陈鈞長財政，陈荣昌司教育，黄雨田司司法，刘青藜司实業。軍队則以原有之兩师，整編为第一軍，蔡为軍長，罗佩金为参謀長。全軍分四梯团，每梯团一混成旅。第一梯团刘云峯已出發，由老鴉灘进攻四川叙府，第二梯团赵复祥已繼續由威宁畢节入川，第三梯团長欧陽沂、第四梯团長張开儒正由各处調集兵力，尙未就緒。貴州方面，先由徐进率領一支队前往，內有步队兩营，騎兵兩連，砲兵兩連，机关槍兩架，其若何进行，尙未查悉。李协和为第二軍長，以昭忠祠为本部，成忱为参謀長，刻下招集士兵，毫無头緒。黄裴〔斐〕章为挺进軍总司令，拟由貴州进發，与黔軍会营湘事，此刻犹在募兵。至韓鳳楼、殷成宪〔承瓛〕諸人，尙未位置。顧品珍为左縱队队長兼迤西鎮守使，刘祖武仍为第二师長。因蒙自道尹周、阿迷县

知事張先后潛逃，張已获监押，周犹未知下落，暫以刘兼道尹事，但其所部兵士，被遣殆尽，心頗不安，盖滇省此次独立，表面虽可观，惟內幕殊非一致，不無党派之别，兼之經济困难，虽李协和来滇时，携有四十余万元，由华侨寄来佰余万元，現稍覚活动，終屬不可久持，聞梁任公在滬，担任筹捐，未知可能如願否？至槍械一層，則有德国新式毛瑟一师，五响花色及他种可用者約一师，卅年式約一师，九响毛最多，可备四五师之用，將来所編軍队，大約用此种槍械，盖滇省之計划拟定五軍也。子彈一項，多不敷用，本省虽能制造，又多不合用，故經济、子彈二層，均欲得川省后始能支持，請速將四川兵工厂移去是要，自流鹽井尤为滇軍所注重，务亟力防范，勿使入該軍之手，否則如魚得水如虎添翼也。且人才亦甚缺乏，所任营長以上，均弟旧时同学，实难敷今日之調遣。至囑所办一切，現已如命进行，于敝同乡会中，邀集旧日可共患难者多人，將滇省独立之成敗与夫帝制之利害，詳細陈述。宣揚今上之德政，反对革命，成功后所得之利益，世界各国共和与帝制之优劣，並許伊等以重要位置，均蒙全体贊成，签名者有：何民岩、吳輔仁、参謀厅少校副官赵德裕、騎兵連長祝鴻恩包順健、步兵营長蘭复雷振东、步兵連長祝鴻基王恩佩、商会胡源、視学員楊純健、前清知事楊应祥楊时生等十余人。分定吳輔仁担任运动李友勳之第三团施繼伯之第五团，盖李友勳施繼伯与輔仁生死交也，兼輔仁亦有团長之望，將来愈行順手。蘭复雷振东祝氏昆弟王包諸人，任定以部下兵士反对独立。赵德裕担任运动前电阻唐繼堯回滇之百余人，因此輩自唐回滇以来，抑郁不遇，久生怨謗，其中以戴永萃为得力，盖戴因阻唐之故，唐忌之甚深，顧品珍力保数次，始得任为营長，恨唐入骨，其品行学識素孚于人，自赵君德裕往告之后，戴君異常贊成，当晚即来面弟，兩布心腹，立令邀集前已签名諸君，决定乘此新兵未集之前，运动留守老兵，反对独立。一方面运动前敌同学不受調遣，並运动砲

兵盜取重要机件，更秘招死士暗杀要人，事成許照中央賞格加倍給奬，授以显爵，置以高位，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惟是举需人頗众，耗費繁多，非数万元不能达到运动之目的，弟明知国家多故，正宜捐貲为国，奈一貧如洗，自顧尤难，只有徒嘆奈何耳！想此情形，早在洞鑒之中，不事煩述，請乞代为轉呈，發給数万元，交来人轉匯回滇或东方匯理銀行，鈔票亦可帶回，俾得早应急需，而固众心，免失机会也。且弟抵滇后，各处交际浩繁，楊君来京路費三百元，均由知友借貸，已在千元之譜，並楊君返滇川資，統乞代为呈領發給，此外尤有碍于啟齿之处，而又当不敢不言之时，我兄高明，必能鑒諒。弟此次虽蒙委派，然毫無証据，戴君等以事关重大，非兒戏可比，若恐事竣之后，弟职微言輕，無保障伊等职位之能力，拟請中央發給委任一紙，以昭信用而便进行。以上各节，弟已尽心力而为之，更望我軍早日进攻，弟得乘机举动，势可一鼓而下。五华虽高，何难树我帝帜，不知兄以为何如耶。縱令成敗利鈍不可逆知，弟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报国家者即所以报知己也。且吾兄大才槃槃，素蒙雅誨，受益非淺，今日南北万里，聞教益艰，所呈各节可否务乞逐一指正，俾得达美滿完全之目的，則大局幸甚，中国幸甚。楊本直者即楊应祥，系弟少年同学秘友，前清补用知县，滇政法学校員部畢業，客岁曾充騰永督查員，品行敦謹，办事老成，此事深得其助，目下邮政不通，即法国邮船亦难投寄，此等要件，关系非淺，投遞来京，实屬万难，幸楊君不避艰險，毅然勇往，乃由赵君德裕設法代領护照一紙，秘托其前来，渠至时，务請代为照拂，謀一优位，以劝人心而励將来，且亦可感發同謀者之热心。又李根源、林虎現住香港，經营广东，其机关部設港米街富記（即富滇分銀行）張木欣主持，有入滇之人，亦須先至該記接洽，給与証据，始得入滇。弟如不在海防遇吳輔仁張晟之諸人，恐亦不得进內。关于謀乱之信件及覓林李等，須面木欣而后可，楊君之来，弟已囑其冒充

滇中委派，往晤李、林似亦不难如願。海防机关系粤商如意楼店董張南生主持，方声濤已由滇赴滬，陈其美張耀增均在滬，岑春煊已由南洋来港，因英政府不准登陆，又赴日本矣。雄〔熊〕克武早到四川，招集旧部謀乱，以上略述梗概，請严防是禱。至滇事有未詳之处，請問楊君可也。尤幸者現下得力軍队業已陆續开赴前敌，防守甚疏，迤西各屬留守無几，广西方面，尤乏良兵，若以一师之众，即可直搗滇垣，請速由此方面进取为要。手此敬請勛安

並乞賜教为盼

弟赵国勋上　一月八日

孙中山語录

观之俄国，吾人殊有媿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績既如此偉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績無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

（1923年在广州国民党党务討論会上的訓詞）

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俄国当革命之时，国內有許多党並立，……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者，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贊成他，拥护他。

（1923年12月1日国民党改組講演）

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

（1924年11月23日在上海丸中对長崎新聞記者之談話）

在北高加索革命战斗中的中国赤衛队战士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譯

編者按： 这份材料是苏联卡巴达尔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員根据参加过当时苏联国內战争的同志的口头叙述而写的。不久前經我国駐苏联大使館轉来，中国赤衛队战士的事蹟非常可貴，現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翻譯發表，供同志参考。偉大的十月革命，有些中国同志参加了斗爭，他們对全世界無产阶級的革命事業有了貢献，也为中苏友誼写下了光輝的一頁。

在北高加索劳动者建立苏維埃政权英勇斗爭的历史上，匈牙利（馬札兒人）、捷克、德国、土耳其等国战俘和侨居在俄国的中国与保加利亞工人所組成的国际队伍，占了許多光荣的篇幅，他們远离自己的祖国，参加了偉大的革命斗爭。

这些战斗的革命队伍鮮明地表現了無产阶級的国际主义精神，也証明了在反对世界資本主义的斗爭中，苏联工人阶級和各国劳动者的阶級利益是一致的。

国际队伍中許多战士，在斯塔夫罗波尔、卡巴尔达、北沃舍梯等地方，在和白衛軍及武裝干涉者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苏联的劳动者深深地紀念着这些国內战爭的英雄們。

根据前塔曼軍、維謝尔柯夫团的战士阿•姆•切尔卡索夫（現已退休，住在納尔奇克城）的口述，1918年在塔曼人的队伍中，有俄罗斯

和烏克蘭的工人，庫班和捷列克的农民，也有哥薩克、契尔克斯人、卡巴尔达人、匈牙利人、塞尔維亞人和中国人併肩作过战。1918年11月，維謝尔柯夫团的中国机关槍手和匈牙利射击手，参加了解放納尔奇克和粉碎达烏托柯夫—謝列勃利亞柯夫白衛匪帮的战斗。在莫兹多克地区的殘酷战斗中，他們抵御了邓尼金大軍向捷列克边境的进犯，並掩护了向阿斯特拉罕撤退的紅十一軍。

1918年—1919年間，在共产党旗帜下，在捷列克区域战斗过的弗拉基高加索中国赤衛队战士获得了永垂不朽的光荣。

根据李庆同（譯音，現已退休，住在納尔奇克城）同志，格•克•卡尔薩諾夫同志（現已退休，住在奥尔忠尼啟澤城），楊兴祥（譯音，1952年死于奥尔忠尼啟澤城）同志和其他参加国內战爭的同志的回忆：中国赤衛队是于1918年春天，在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基洛夫的亲自参加下，在捷列克共和国首都弗拉基高加索組成的。这支队伍約有一百名战士。他們是在阶級斗爭中受过鍛鍊的中国無产者，他們为了找飯吃，不得不离开被封建地主和英美殖民者所奴役的祖国。李庆同同志說："我和我的同志是为了摆脫貧困和飢餓而来到俄国的"。"我們的破房子是在滿洲的一个小村子的边緣上。我一想到我們家庭不幸的生活，我就管它叫'眼淚之家'。在我們家里連小米都不够吃。为了不致餓死，只有做地主的奴隶，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他們的手里。想要到城里去謀生，但是很少有人能在工厂找到工作，因为工厂很少，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阻碍了中国工業的發展。""1916年，在帝国主义战爭正酣时，我随同被征募的一万二千名中国無产者，来到了俄国。我們在离彼得堡不远的伐木厂中工作。我們本来是寻找幸福的，可是却找到了苦役，在沙皇俄国和在中国一样，也是資本家掠夺者統治着。在森林中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要工作十五小时，睡在潮湿的窰洞里，又挤又髒，而所得是微不足道的勉强够吃飯的几个

錢。正因为如此，在俄国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我們——中国無产者在俄国工人阶級領导下，起来捍衛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彼德堡成立了中国工人革命联盟。这个組織在中国侨民中，做了許多政治工作，其中有很多人自願加入了赤衛軍。革命風暴使我和同志們来到了弗拉基高加索。在那里組織了独立的中国赤衛队，我就在这个队伍里当了一名普通的战士……。”

在捷列克共和国人民委員会的号召下，中国人从格罗兹內、納尔奇克等地来到弗拉基高加索，捍衛了革命事業。这些人除了起茧的双手和对剝削者的憎恨以外什么也沒有。

在大会上，基洛夫把紅旗授給中国战士，並且發表了热烈的演講，在演講的最后他說道：“你們为了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斗爭，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的自由而斗爭。总有一天，俄国工人会向推翻压迫者的中国人民伸出兄弟般的手。”

共产党員，队長鮑紀山（譯音）代表战士們庄严地宣誓：革命的俄国是我們的第二祖国，我們宣誓要成为她的忠实的战士，革命的士兵！

中国赤衛队战士在和反革命軍队的殘酷斗爭中，严格地履行了这个誓言。在初期，他們学会了准确射击，掌握了战术的原理，他們站在哨兵的崗位上，守衛着軍械庫、車站、銀行。每个战士都有步槍和卡嘰軍服，有些人不得不剪去辮子，因为軍事紀律要求他們去掉这个“裝飾”。队長鮑紀山同志虽很年青——不到三十岁，却是一位很好的組織者，很受战士們的爱戴。革命前，他在俄国船和英国船上当水手，学会了外国語，是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他身材端正，总是整整齐齐，穿一件皮上衣，时刻帶着他的毛瑟槍（基洛夫的贈品）和用大麻桿做的黑烟嘴。閒下来他就和战士們談論政治，亲自用汉字写革命标語来裝飾兵营的牆壁。队伍駐在城市中心的一所学校里，秩序極

好，也很干淨。

在自己民族的节日里，赤衛队战士举行临时的音乐演奏会：唱祖国的歌曲，吹奏蘆笛、合着鼓声跳舞、做遊戏。有时，他們也邀請其他队伍的战士参加，这时，大家就来同享这种愉快。基洛夫也常到中国赤衛队这里来作客，战士們亲暱地称他“我們的基拉”。中国战士对生活的热爱、他們的朴实、眞誠和献身革命的高尙行为，不仅受到赤衛队战士的尊敬，同时也受到城市居民的尊敬，他們認为中国战士是自己的朋友。中国志願軍光荣地証实了自己是配受这样崇高的信任的。

1918年夏天是年青的捷列克共和国經受严酷考驗的日子。城市資产阶級和哥薩克資产阶級在英国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圖恢复他們已經失去了的政权，在捷列克举行了反革命的暴动。七月，白衛匪帮比切拉霍夫將軍占領了莫兹多克、納尔奇克和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普罗赫拉德內依。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捷列克共和国与中央俄罗斯的联系已被切断，可能陷入極端混乱的情况和流血的国际战爭中。

領导革命軍队的是列宁派来的代表——南俄非常委員奥尔忠尼啟澤。紅軍团結在共产党的周圍，依靠着自己队伍鋼鉄般的团結和高度的革命道德与敌人相持。在格罗兹內和弗拉基高加索組成了工人縱队，工厂里制造着手榴彈和裝甲列車。奥尔忠尼啟澤很重視中国支队的战斗力，根据他的指示，用輕机关槍裝备了中国支队，来自阿斯特拉罕和里海其他港口的中国漁民补充了这个队伍。中国赤衛队战士乘着軍用列車，不断沿着鉄路綫巡邏，震懾着反革命分子。这种軍事示威是很有成效的：在村庄里紛紛傳說：“列宁从莫斯科派一个中国紅軍师来到了捷列克。”反革命分子躲藏起来了。捷列克人民委員会所屬部队的联軍，包括工人縱队、沃舍梯和卡巴尔达的騎兵队、中国赤衛队战士，在巩固了自己的后方以后，进攻了比切拉霍夫

暴徒，在攻击普罗赫拉德內依时展开了殘酷的战斗。紅軍猛烈地前进，但是馬尔克河的急流阻擋了他們的道路。强渡是非常困难的。指揮員下令夺取鉄路桥。

夜間，一个中国偵察小組(其中有李庆同同志)——都是游泳好手，帶着机关槍和手榴彈，坐在木头上渡过了洶湧的急流。偵察員在夜間从后方襲击了敌人，引起了白匪的惊慌。工人队伍趁哨兵混乱的时候，冲过了桥，消灭了守桥的队伍。第二天在裝甲車的支援下，紅軍一气攻克了普罗赫拉德內依。但是，白匪从莫兹多克調来了大批的后备队，进行反攻。紅軍部队突圍出来，向弗拉基高加索退却。担任防衛奥尔忠尼啟澤司令部所駐在的阿斯捷米罗沃村（現为阿克拜什)的卡巴尔达騎兵和中国赤衛队战士頑强地守住了陣地。只是在得到奥尔忠尼啟澤同志的命令时，在重新佈署队伍以后，他們才退到了新的陣地。战斗結束后，阿斯捷米列沃村庄的农民把陣亡英雄埋在合葬墓里。这些陣亡者里面也有中国人。有一个受伤的中国战士是被阿斯捷米罗沃村庄的农民納烏魯兹•凱列佛夫和他的兒子卡姆布拉特从白匪的迫害下拯救出来的。

关于这点，卡•納•凱列佛夫(現任卡巴尔达科学研究院院長)回忆道："战斗后的第二天，白匪暴徒撤离了我們村庄，我和父亲上割草場去。草原上一片靜寂，我們在路上沒有遇到一个人。但是，当我們經过一条深澗时，看見在河边有一个赤着脚，穿着染了血的軍裝上衣的人。他盤起腿，昏昏沉沉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当我們招呼他时，他哆嗦了一下，吃力地站了起来。在他那顴骨高高的黄臉上，黑黑的眼睛痛苦地激动地閃着光。他的俄語說得不好，但是，我們听懂了他是中国队伍的战士，被白匪捉住了，又逃了出来，躲在田里，吃些嫩玉米維持生命。父亲替他包好了伤口，給他吃了点东西，給他圍上氈斗篷，用車子把他送到了查曼庫尔的森林里。后来我知道那里有游击队，父

亲就把那位中国人託付給他們。以后，我再也沒有看見这位革命战士，但是我一直忘不了他那染了血的臉孔，痛苦的眼睛和柔和的微笑，他就是帶着这种柔和的微笑和我們分别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許多事情都还不懂得。

当我長大了，我才理解到那些俄罗斯的、中国的、卡巴尔达的劳动者在卡巴尔达土地上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流血的英雄日子的偉大……"。

白衛軍仗着人数和武器的优势向弗拉基高加索进犯，紅軍缺乏武器，子彈也快用光了。

奥尔忠尼啟澤發出召喚：革命已处在危急中！一切力量为了前綫！他鼓舞着疲倦了的战士，領着他們进行战斗。沒有子彈，就和敌人拚刺刀。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白匪冲破了防綫，在八月五日攻进弗拉基高加索。开始了激烈的巷战。每条街道和每所房屋都进行了战斗。

奥尔忠尼啟澤这样述說过弗拉基高加索的"八月事件"："……在第四天夜間，情势已經極其危急，我們被赶出了城。直到第六天，来了增援部队，我們才开始进攻……。战斗殘酷起来了。敌人从房子里向我們射击，我們却沒有在爆炸面前停下来……。"（見奥尔忠尼啟澤：《布尔什維克的道路》）。

根据参加者的回忆，在巷战中，中国赤衛队战士，表現出是眞正的英雄。夜間，他們潛入到白衛軍占領的街道上，向他們抛擲手榴彈。在防御时，为了珍惜每一顆子彈，他們在敌人迫近到只有十步远时才开槍，几乎是直射敌人了。在退却时，他們一定帶走受伤的和犧牲的同志——这是小小的中国支队的团結的革命紀律所規定的。在車站地区的工人縱队，其中許多人已經受了伤，陷入了敌人的包圍圈。这时中国赤衛队战士赶到了，一个冲鋒就突破了白匪的封鎖，搶走了受伤

的同志，其中就有年青的俄国工人阿列克塞·别列津（現已退休，住在奥尔忠尼啟澤城）。巷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刘發来（譯音）同志領导的一队中国人（他們有一挺机槍），聚集在中央广場的一所房子里，他們在房頂上升起了紅旗，紅旗驕傲地飄揚在被圍困的城市上空，它象征着革命是不可战胜的。英雄們在沒有粮食和水的情况下，經受了白衛軍的許多天的圍攻，牽制住了他們的力量。

战斗了十一天以后，白衛軍从弗拉基高加索逃跑了，留下了几百个士兵的屍体，其中，曾發現英国軍官的屍体。

奥尔忠尼啟澤奬励了中国支队在防御城市的战斗中表現出的英勇行为。

九月，革命軍，其中也有中国队伍，开始在格罗兹內战場作战。被白衛軍强占的格罗兹內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英国帝国主义者，为了要霸占石油資源，供給白匪大砲、裝甲車，並且环城建筑了完整的防御工事系統。英国陆軍上校奥·列阿指揮白匪突击师。油田燒着了，惊人的大火籠罩着已变为軍营的城市。

紅軍依靠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对胜利不可动搖的意志抵擋着敌人的优势技术裝备。在格罗兹內进行的殘酷的战斗繼續了三个多月。在这里，在松查河岸上，中国赤衛队战士，就象在其他战綫上一样，建立了战斗的功勳。在耶莫洛夫村附近的白刃战中，中国队伍把整整一营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狽鼠竄；紅軍騎兵队就攻进了已經形成的突破口，把战綫推向敌人方面。在一处战綫上，战士楊兴祥勇敢地和敌人的裝甲車进行了單騎战。他沒有手榴彈，不能炸毁重型汽車和破坏給与紅軍战士以严重損害的机关槍。但当裝甲車出現在他的战壕附近时，楊兴祥跳上裝甲車，用步槍打弯了砲塔上的机关槍筒。步槍打碎了，但是打坏了的机关槍也沉默無声了，裝甲車失去了威風，和車上的敌人一起成了战利品。

在格罗兹內附近的战斗中，李庆同同志的表現也是出色的。在偵察时，他和他的三位同志曾被白衛軍逮去，关在地窖里。被拷打得筋疲力竭的李庆同同志掙扎起来，从通气洞爬出了地窖，在夜色掩护下，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敢死队前往搭救被俘的同志。偵察員們随着李庆同同志，在当夜潛入敌人的村庄，干掉了哨兵，救出了被俘的同志，还得到了一些战利品——步槍。队長鮑紀山同志为了表揚李庆同同志的勇敢，把自己的烟斗獎給了他，因为那时紅軍中还沒有勳章。白衛軍抵抗不住革命軍的倔强意志和战斗的勇敢精神，紅軍終于胜利了。經过一百天的战斗，在十一月十二日白匪軍和武裝干涉者被赶出了格罗兹內。石油工人高兴得掉下了眼淚，迎接了自己的解放者。

納尔奇克城和莫兹多克城很快也解放了，潰敗的白衛軍有的流竄到山里，有的逃向里海。奥尔忠尼啟澤向列宁报告："我們光荣的紅軍每天都給与比切拉霍夫匪徒以强有力的打击。我們預期在几天以后，徹底肃清捷列克地区的反革命匪徒。"（見紅軍档案第五卷第六頁）。

1918年12月，在奥尔忠尼啟澤領导下，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了捷列克自由人民的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間有中国赤衛队勇敢的队長鮑紀山同志。

代表大会一致推选列宁为荣誉主席，並向革命的領袖保証，北高加索人民在与帝国主义掠夺者的斗爭中，永远忠实于苏維埃俄罗斯。

1919年初，邓尼金反革命軍队和外国干涉軍从北部向捷列克进犯，革命軍被迫向阿斯特拉罕撤退，和他們一塊走的有少数还活着的中国支队的战士。他們沒有放下武器，而忠实地献身于革命事業，为了保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們經历了長期的困难的战爭道路。在契尔旺內第七騎兵师的李庆同同志参加了粉碎弗蘭格尔匪

軍和波蘭地主的战斗。留在山里的楊兴祥同志，在捷列克打游击，在敌人后方爆破了白匪司令部和軍械庫。当白衛軍和武裝干涉者被赶出国境以后，中国赤衛队战士又参加了苏联人民的和平建設的劳动，革命的俄罗斯成了他們眞正的祖国。

李庆同同志在經济受到破坏的艰苦年代里，参加頓巴斯矿井的恢复工作，近年来，他在納尔奇克机器制造厂工作。他加入了苏联国籍，並且在1929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前赤衛队战士楊兴祥和其他中国战士曾經在奥尔忠尼啟澤城社会主义企業中忘我地工作过。有一些中国战士已經回到中国，参加了偉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爭。

孙中山祭列宁文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無施，誰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达此新国，躋我大同。並世而主，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諸君，同軌並轍。敌則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說，亘古如生，永恒賢哲。

（录自近芬譯屋本《总理全集》）

孙中山哀悼列宁演講

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偉績，眞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实全由其首領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組織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聖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

（1924年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講演）

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文献

档案选辑

編者按： 这些文件系在本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所存北洋軍閥政府档案中輯出。其中一部分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影响並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發展的文件和中苏友好的資料，如《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草章》、《运輸国际書記处致中国鉄路工会函》和《北京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書》等。另一部分为北洋軍閥密探的报告和来往文件，敌人的文件，記事不完全可靠，但也可說明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共同反对革命的事实。另外以李瑚同志所輯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附后，这批文献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發生后，中国軍閥政府駐外使节最早的报告，虽然論点錯誤，但所举事实可供参考。

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草章

編者按： 此草章制訂于1919年12月之前，說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發展。文件系由北洋政府密探获得者，可参看文后所附《北洋政府陆軍部咨將軍府文》。

一、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以农工为直接統治机关，中央及地方之权力，皆以农工联合会掌之。

一、中华农工联合会，以民族自由結合为基础，合全国平民自由团体而成一联邦。

一、为防止以人类剝削人类与夫社会中阶級之区分，因为施行社会主义之組織与夫确定各国中社会主义之胜利：（甲）土地为社会

所有，土地私有之制廢止之，一切土地宣告为公产，公平分配于农人，但有使用之权利，至对于原地主不与以賠偿。（乙）森林、矿产、水道，关系全国公益，六畜以及田地附属品，宣告为公产。（丙）本会受劳动者监督。（丁）本会为农工政府，以及資本主、地主所募債务之取消法案及对于国际資本主义之第一打击，深望农工政府繼續进行，使劳动者对于資本之反抗完全胜利。（戊）中国全国各銀行，移归农工政府，是为劳动者脫离資本主义之第一步。（己）有益团体之工作，为人人共有之义务，如是乃能剷除社会中寄生阶級，並圖生計組織之健全。（庚）本会議决对于劳动者与以武裝並組織国民义勇軍，俾劳动者处于优等地位，而剝削阶級使之不再柄政府。（辛）在此过渡时期內，以确定所联合而成立城乡工人与勤困农民独裁政府为目的，以破坏資本主义，剷除人类剝削人类之恶習，实行社会主义，無阶級之分，無国家强迫之苦。

一、本会所拟章程，有未完善处，則由各代表会議增加修改之。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十五）3 2〕

北洋政府陆軍部咨將軍府文

陆軍部为咨行事：案据宪兵司令官陈兴亞呈据駐滬第三营报称：十二月三十日探聞：有美国过激派来滬，联絡中国工党首領及全国工界协进会主任陈家鼐、于亞龙並孙文等，在法租界貝勒路原总会地址，組織农工联合会，其宗旨以社会共产主义为目的；一俟組織完全后，即扩充为全国农工联合会，以厚其势力。茲將該会拟定草章一併报告前来；除飭該营严密偵查外，理合將該会草章开列于左，密报鑒核等情，暨抄录該会拟定草章到部。查过激主义，实为召乱之媒，亟应严密查禁，以消隐患。除分行外，相应抄录該会草章，咨請貴府查照，飭属严禁可也。此咨將軍府。

附抄件〔即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草章〕

陆軍总長靳云鵬

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廿二日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十五）32〕

运輸国际部書記处致中国鉄路工会函

編者按：本文与以下二文，原件均無年次，据文中所言，"去春工潮"，当指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如推測不誤，当为一九二四年所發。三文所述为共产国际領导国际工人团体与中国工人团体共同进行革命运动。文中( )号系原件如此。

二月五日自莫斯科寄中国鉄路工会

工友大鑒：

諸君自去春工潮之后，寂然無所聞于世久矣。諸君將如何团結，如何組織，以与暴力相頡抗，其計划及組織务祈見示。

今年季夏，吾儕將招集一运輸工人革命大会，举凡运輸工人所組織之团体，此会中無不容納，以期解决远东运輸工人(于中国工人尤有关系)之一切問題，而联合全世界之工人，共同合作。其尤关重要者，即如何以革命之精神，保护远东工人。吾儕深冀諸君將关于此事研究之所得見示，且深信国际之組織，足以維持中国人民与其强暴之压力相頡抗。运輸国际部深信以上諸問題为中国工友与运輸国际工人相联合之机会。运輸国际部書記处寄。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18〕

职工国际东方部函中国工人（一）

密件　三月十日自莫斯科寄

工友大鑒：

頃关于招集太平洋运輸工人联合会事寄上一函。

此乃为太平洋运輸工人之利益，为海員及鉄路人員謀一巩固之基础，溝通远东及欧洲之改造家使联合一致，而为革命之动作。

吾儕深信，此次会議，必得远东工人之一致贊許。希即速选委員同力合作为荷。

职工国际远东部寄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18〕

职工国际东方部函中国工人（二）

密件　三月十日自莫斯科寄

工友大鑒:

过去之一年，吾远东工人誠屬不幸(中述日本政府压迫工人之情形)。中国鉄路工人于去年二月因組織中国北部及中部之工党，受政府之严厉压迫，牺牲甚鉅。幸南部工人，不避艰阻，得組成一新地位(中述印度菲律宾等处工党之情形)。刻下职工国际部因研究远东工人进行之問題，决于今夏招集太平洋諸国运輸工人联合会。

吾远东运輸工人業有大規模且完备之組織，今后最要之問題，即如何与暴力之压迫主义相战爭。革命事業之联合，运輸尤为工人运动中之最要者。职是之故，此次运輸工人之会議，不仅为工人之自身問題，且亦关系远东之全体劳工运动也。

此次会議之重要条件为:(一)經过会議之准备时期。(二)純正之代表即要到会之委員，必須眞正由其本会中所选出者。

刻下会議之地点已擇定广东，因地理上及事实上，广东实最相宜。

会期定于六月十五日，即希各工会从速选定出席委員。

时間已促，关系重要，幸勿失此时机。吾远东工人其速起为联合之运动。此会議不仅关于各个工人，实联合全国各車站各商埠之运輸工人于一大組織之下。开会在邇，希即选举代表出席。短期間內，貴代表即將会議經过，齎回于吾工友之前矣。

各国出席会議之代表員数規定如下:

中国	鉄路人員五人	海員五人	
日本	海員三人	鉄路人員一人	馬路工人一人
印度支那	鉄路支那(？)二人	海員一人	船塢工人一人

菲律宾　委員五人

印度海員　代表三人

中东鉄路　二人

俄国海員　代表一人

总数　三十人

工友速起　吾輩竭誠欢迎

职工国际东方部寄

（原批注：原洋文信及譯件均封送徐科長）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18〕

北京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書

編者按：本文为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帶交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信，与下面的《蕭俊章来函》均請参看106頁《关謙呈文》（二）。

諸位同志們：因为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們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絡，但未能如愿以偿。自从接讀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員会东方書記格林君的信，我們在三月十六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議，並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議。但是在中国还沒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們的代表只有發言权無表决权。

我們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現有团員已过半百之数，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团体將来必然發达得很快。

我們的报告將用种种的可能的方法，送达国际少年〔原文"少年"二字重〕共产党的总局或东方局。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万岁！

北京青年团上

蕭俊章来函

德荣、益之：我自初二午后九时抵汉，連日来与各同志計設一切，惟經济問題，無法解决，所以汉上特别机关一时尙难成立，現在我与各同志磋商，表决三个办法：（1）談話机关暫設汉口后城馬路人道医院家兄俊生处，（2）通信机关汉口花楼小董家巷桂芳里嶺南学校轉菊化女士，（3）办事机关，这个机关本应即刻成立，奈汉上同志經济担負力很薄弱，所以一时难成。依我的意思，此項經济，每月总計約五十元，由汉上与京同志量力分担，不知兄等以为如何。如贊成，請即將二兄愿担之数，写个信給我以便筹划。至我們的大会筹备宣言書，我已另函凌霜付印了，但他一人恐有不足或过劳的地方，最好是二兄分工合作，既免劳逸不均，並且快些，以免錯过光陰，轉眼暑假便到了。再談，祝努力奋斗，請二兄煩步將这信及办法同諸同志商量談談並代致意。俊章上白中历二月十九日。

鮑貴卿艳电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發于齐齐哈尔

北京参战处鈞鑒：統密。沁〔二十七日〕电敬悉。欧俄华工附和激党，回国鼓吹社会主义一节，前經探报，業于感日〔二十七日〕电陈，並經飭属严密查防矣。謹复。鮑貴卿艳〔二十九日〕印。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十六）45〕

王兴文梗电

此电年月不詳，据鮑貴卿艳电言华工回国鼓吹社会主义，
推断当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前后。

北京参战处督办、陆軍部总次長鈞鑒：輔密。昨奉籐井师長面告：

現过激派主义傳染甚速甚烈，聞有阻留欧俄之华工万人，已悉附激党，由烈寧〔列宁〕政府出款五千万盧布，畀此华人，使潛回国內，鼓吹社会主义。日前沙河子煤矿已發見此等华工三名，当即逮捕。日軍对此極为注意，尙望中国亦严加阻范；于蒙古、新疆各边界尤宜注意，勿任傳播，害及东亞，实为至盼。等因，奉此。謹述以聞。駐滿联絡員王兴文叩梗〔二十三日〕。洪紹溟叩轉。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十六)45〕

王兴文齐电

此电年月不詳，当在鮑貴卿艳电前后。

北京参战处督办、陆軍部总次長鈞鑒：輔密。奉鮑督电准陆参处电开：莫斯克过激派政府用鉅款派人赴中日印各处鼓吹世界革命，並設立遊說人材养成所，是否属实，应随时調查。等因，奉此。职即謁藤井师長探詢，据云：目下关于过激派方面，尙無何等情报；惟社会主义傳染甚烈，德国因此陷于極乱，英美亦受此風之波及。又聞：天津設有过激派机关，行动極秘密，其中詳情难知，中日兩国对此事应严为注意。等語，奉此，謹以奉聞。駐滿联絡員王兴文叩齐〔八日〕。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十六)45〕

探　　报

此文为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总統府秘書厅
抄送京畿衛戍司令王怀庆者。

探聞某使館〔据下文知为日本使館〕密息：上海領事急电报告：宣傳社会主意〔义〕之邦人渡边元吉等五人(二人着支那服)与鮮人穆具二人、支那人二人(系福建人)，受俄过激党指使，派党〔？〕在內地活动，迭次發覚，昨已由上海乘輪北上，务飭京津警署密查彼輩行动，相

机拘捕云。

〔王怀庆批:〕函警厅、修〔备〕原文、傳【五】营【兩】翼。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19〕

参謀本部呈文

此文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总統府秘書厅抄送京畿衛戍司令王怀庆者。

謹將职部諜报員报告录呈鈞鑒:

一、韓人赵南昇(一名韓立兴、又名赵国光)、韓复等于本年十月，自广东潛来北京，匿居于东华門外附近，刻下迁移于馬市桥北溝沿附近，探北軍对南行动，其往复函件，均用特定密法。

一、韓人尹祜、朴贊益等，亦自广东来京，匿居于后門外豆角胡同北口外，后又迁移皇城北柵內。近又結交中国女学生一名，裝飾华丽。專出入于中央公园、城南遊园等处宣傳过激主义云。

参謀本部謹呈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19〕

〔附註:〕王怀庆曾据此件函"秦司令、殷总监、申右堂""随时严密偵查"。

关謙呈文(一)

以下兩件系一九二一年北洋政府密探关謙呈步軍統領衙門的情报。

为报告事: 窃于二月二十日下午五时，为筹集赴俄同志川資，会議于沙灘二十二号陈德荣处。首由赴俄人刘仲容陈述: 此次到莫斯科之意旨，应負調查全俄經过及現狀，以为吾人兴利除弊之良标本；並联絡劳农政府而为本党国际上之助力。今得俄人百祿威介紹友人同行，更为旅行之机会。我与华清、刘稀、孟知眠四人誓約为党务牺牲，不敢畏难，以冀有所貢献，而利进行。俟后定当随时报告。尙希

諸君指导云云。次由黃兼生报告，接上海萍水君函称，此間同志三人，已首途赴俄。第二批四人，拟四月間出發等語。再由陈德荣發言謂：据俄人方面表明，劳农政府首創新机，極之〔?〕欢迎同志赴俄，並有莫斯科大学招待新生，供給甚优。茲有同志四人，趁此机会，从事考查。惟因旅費尙差二人用度，約計由京至赤塔共需三百元之数，特約同志量为資助，以成厥功。遂有高师方面由徐名鴻（前写徐名鳴誤）代表，共交五十五元。俄人百祿威由陈廷璠代交八十元。陈友琴十元。黃庆、陈德荣、章鉄民各十元。廷璠、刘果航各五元。李建朝二十元。黃兼生七元。杜某五元。林某六元。王伯时八元。謙亦捐三十元。不敷之数，由四川同志二人随伴补助。最后各有勉励，及过激之辞。七时始散。

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在北大第二院大客室欢会，由日本来京之早稻田学生傅敏中，明治大学生嘉康傑皆山西人，暫住松公府夾道十一号公寓。据伊等所述，此次自东京請假回籍，順道来京，由友琴君介紹与諸同志晤談，幸甚。我等留学东京，常与日社会党人接洽，見伊等百折不回之精神，实在可佩。每逢大会，輒与軍警相斗，至被縛时，仍口唱党歌，神色严定，以軍警为傳播主义之好招牌。如前次在东京集会时，有党員八十余人，在未开会之前即被解散。因不服解散，随被逮捕，每一警或二警执一党員，滿街招搖，震动城市。后因無确証，只押为首三二人。內有一人在獄絕食，而政府恐慌，遂交保釋放矣。邇来再接再厉，日漸扩充，該党首名大杉永者，不日又須来华一遊。至于留学方面，因环境所困，無甚組織，不过有少数人留心研究此主义而已。次由黃兼生略叙中国該党各地情形。及陈德荣、邵光典、朱謙之、黃庆等皆發言，盼二人到山西为統一会議之联絡，將来回日时，进行組織，並代表接洽日人作国际上运动云云。茶点畢，六时始散。

二十四日，因陈德荣迁居于北河沿四十五号公寓暫住，尙欲租

房，与百祿威同居。又陈廷璠亦迁往縛緞前街六号。謙假其便，特約职工講習所蕭煥章、張俊傑及陈德荣、廷璠、王伯时晚餐于景山东街便宜居內。探悉該所有同志五人，为章鉄民充教員，于朝傑、張俊傑、蕭煥章、蔡某皆学生也。惟蕭煥章屡次出头違抗校令，公然宣傳，故深为教职員所感恶，实有不安于位之势。其余数人，仅于校外会議，不敢在校內有所举动。又德荣告煥章所云因其代借邮电学校高子楊文凭，茲为本人查覚，該冒名之蕭煥章，行为不軌，亟欲索回文凭。今只得考試时，故意不中，以便交还文凭。随蕭煥章亦言在〔？〕內志在播吾党种子，畢業何为，今职責已尽，应办第二步回南組織統一会議之事实云云。

再者各界联合会主动学生鍾少梅、祁大鵬業已回京数日，前会同謙向庄庶管、胡康彝等索回該会一文件，随于廿六日招集悬亲会。查是日到会有报界庄庶管、曹悲天，公教会艾达夫、魏子軒，回教会安靜軒，女生孙桂丹、苏梅及謙等。因是日为急賑之期，学界临时派出各地講演劝捐，基督救国团亦不能蒞会，無結果遂散。以上均数日經过情形，摘要报告。是請堂宪大人鈞鑒。　　关　謙謹呈

中华民国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三)57]

关　謙　呈　文(二)

为报告事，窃于三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鐘，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五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釗、罗章龙、張国濤、刘仁靜、高尙德、宋价、顧文萃、王伯时(岩？)、郭振鐸、徐六兒、張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顧文仪、徐文义、郭文华等。首由書記張国濤报告，在三月十六日以前共計会員四十七人，現又加入八人，共計五十五人；但內中已有出京者七人。这几日

極力設法筹經費，今由会員所繳来之欵及特別捐等，共得現洋九十六元五角。並陈述料理何孟雄出發种种手續。次由李大釗、顧文萃提議，本团事务日漸紛繁，实际上發达得亦很快，所以应極急进行的手續，势必多起。茲拟設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借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随付表决，多数贊成。事务所由調查股極力寻找。而油印机由李大釗、顧文萃担任筹借。惟会計刘仁静發言謂，設立事务所，必添設什物，經济上应請各同志設法特別捐助云云。再由团員張君临时动議，將本团旧有之四股制及委員制改正为执行委員会，設置委員十一人，分書記一人、会計一人、組織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並說明改組之理由：(一)旧有之四部制及委員制有互無关連之弊；(二)將来本团人数增加，势必不能人人俱負事务上之責任，或因此影响本团精神，若改行执行委員会制，則可以免此二弊。况同志皆系負責任者，有事时自可随时分担职务等語。即付討論，大多数同意，当即投票改选。公推張国濤为書記委員、刘仁静为会計委員、顧文萃、高尙德、祁某为組織委員，宋价、王伯时、某为教育委員，李大釗、郑振鐸、某为出版委員。並議决每星期执行委員会集議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又由陈德荣提議，謂昨接同志李茂来函，謂本团象少爷式的平民集合，試思此語極是。欲救此弊，便須多介紹工人中学生入团云云。公議贊成。至于如何向全国中学生及工人宣傳，請同志發意見書，由大会决擇。並公議办理同志赴俄調查，及赴俄留学事。筹經費及造預算，事务所問題，因組織改变須修改章程等事，統归执行委員会斟酌办理后报告大会。議至四时十五分始散。謙連日到無政府党人处探悉，該党近日並無特別議案，但各人拟半月刊出版底稿而已。前日有上海無政府同志張秀書、鄒进二人来京，謂由上海方面派赴俄調查，随后一星期內尙有同志二人北上云云。查該二人准于一日晚由京出發。並由陈德荣轉来汉口蕭俊章来函，报告抵汉后之进行及請

助資事(原函抄呈)〔即蕭俊章来函〕。謙又覓得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帶交国际少年共产党書(原函譯呈)〔即北京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書〕。以上均数日經过情形，合亟报告。按各方面进行，日見紧急，至于如何联絡資助等情，以便窺其全豹而易进行之处，恭請核夺施行。呈請堂宪大人鈞鑒。　　关　謙謹呈

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日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三)57)

載德探报(一)

此文为北洋政府步軍統領右翼总兵申振林呈京畿衛戍司令的載德密报

为报告事：窃查前旬民权运动大同盟邓康、楊廉、郭春濤、阮永釗、邓飞雄等曾在裁兵促进会联席会議时，提出廢止治安警察条例案。当时他人稍有發言，則受伊等羣起攻击，要挾蔡元培、林長民等領銜签名，並随同請愿于府院后，經閣議結果，將該条例交內务部酌量修改。查此案純为民权运动大同盟利用羣众运动之时机而提出廢止案，以达其宣傳共产过激主义之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之目的，行其該党为所欲为之宗旨。而蔡元培、林長民等之研究系，素持利用見好于学生，而对于該条例毫無关系，本無贊成与否之别。但見是日会議时邓康等之激烈动作，实非蔡等所滿意也。观乎近日蔡元培等之促进会議不愿与伊等联合，仅举代表出席以后之裁兵联席会議耳。此可征政客不援助过激派也。据近日民权运动大同盟中人，尚不滿意酌量修改治安警察条例，拟日內招集大会进行，以达全部廢止，並由李大釗起草呈文，再請愿于参众兩院，今正联絡研究系及民党議員代为主持。适北大学生全体要求免收講义費風潮發生，而李大釗又借題排除与該党敌手及攻击該党最力之無政府党学生馮省三、延瑞祺二人。特意唆使手下楊廉、王汝璵、阮永釗等借挽留校長为辞，組織学生会，以

便把持。查此次北大征收講义費为全体学生所反对，將来必可取消，料風潮不致扩大，明日仍照常上課。但青年团之李大釗、邓康藉借事排敌，潛伏势力，現正积極进行扩張党員，誘动劳工，以謀作乱。正所謂涓涓之水，將成江河，过激所傳將使全国共受其禍，实宜防患于未燃也。以上近日情形，謹此报告，餘容再訪，呈請堂宪大人鈞鑒。

載　德　謹呈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06]

曹　錕　佳　电

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曹錕由保定致王怀庆密电。

北京王巡閱使鑒：宣密。頃据密报，北大管理圖書員李大釗在該校內設有秘密机关，傳布过激謬說，並有俄人密匯鉅金，供給費用情事，应請我弟密飭干探切实偵查，如有前項不法行为，望即密达政府依法懲办，以遏乱源，是为至盼。曹錕佳〔九日〕印。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五)90]

載　德　探　报（二）

此文缺年月，系載德呈王怀庆者。

現据：朝鮮社会党中国籍韓人王东明（原名申宪，住西城半壁街南所胡同二十号，此人久事于华，挂名北大旁听生，專与上海韓政府往来，宣佈韓文印刷品者），于日昨特来北大第三宿舍，招刘仁静、祁大鵬、李大釗、高尙德、朱謙之、刘果航、关益之等十数人聚談，当即报告：前数日有韓国党人李金山及某等二人，新由莫斯科来京，帶有韓文印刷品及中文之中国劳动書記部多种抗日起义与鼓吹劳働之全文，並受第三国际委託来华作大規模之举动，不料事机不密，为日本

偵探由俄追踪至京。首日进京，本欲下榻于韓人入中国籍之老医生韓正山(假名)家，后因故不果，另賃暫居，併日在韓家会餐，是时仆人来报，家中被刼，伊等恐失所有文件，即奔归視，乃为警察先后拘获解厅。其文件內有韓人在京花名單一册，因是住京韓党三百余人逃避殆尽，而失韓人苦心筹划之大經营欲于会議前扰乱日本，亦势所不能也。等因。聞伊欲即赴上海，筹欵来京，分别营救三人，並希中国同志設法。又悉：日極欲交涉引渡，謂条件上韓籍日所属，归日办云。韓正山既入籍为医生，当与华民一律看待，其他二人，亦属政治犯，国际公法不能引渡，警厅料不自認其扰害治安而送治日本，然亦不可輕罪，以患华土。謹此报告。是請堂宪大人鈞鑒。　　載　德呈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19]

刘汉超探报

此件系一九二四年六月北洋政府密探刘汉超呈热察綏巡閱使王怀庆者，文中空格系原件腐蝕。

巡帅鈞鑒：敬呈者，汉超复察，民党自改組与共产派联合以来，随在上海法界〔法租界〕环龙路設立秘密执行总部，推举胡汉民、謝持、戴季陶为南部执行主任；張繼、陈独秀、王亞樵为北部执行主任。□分□部，□□祥，鈕永建为軍事部長；王恒、陈独秀为宣傳部長；戴季陶、孙韜为文書部長；王亞樵、徐鎮庚为劳工部長；張秋白、孙道宣为党务交际部長；謝英伯、鄒魯为財务部長。总执行六部之外，而各省复密設分部。察已委派王立齐、彭养光为駐津执行委員，恩克巴圖为駐京执行委員，□□□为駐豫执行委員，唐昭德为駐皖执行委員，□□部設立之大概。各委員專注重宣傳主义，所有印刷發行均由民智書局办理。联絡各处軍学农工無知好乱之徒，尤注意勾結軍官畢業之学員，已赴粤派事者百有余人，与学校青年鉄路工厂之工人，农会工会之領袖。但其入党手續非常严重，須有五人以上之介紹盟誓，□□□

始准收入，發給三寸之手册。故偵察內容極不易得。聞近来研究口之新文化派業已与之联合，因上海租界領事团取締甚严，不許居留。察陈独秀已改名張繼苏，潛住英界〔英租界〕張我华旧廐之房，王亞樵潛居法界〔法租界〕銘德里十三号之房，均日臥夜出，行动非常詭密。至北京之党册密件，均由国际党員法俄兩国特派委員收存。仿照俄国虛無党办法，新入党員非出差三次卓有成績者，决不使知地点口領之所在，故偵察亦殊困难。茲先將其所察总分部之概略呈請鑒核，以备採擇焉。肃此謹呈鈞鑒　　密探員刘汉超謹呈

民国十三年六月　　日

甚詳妥存〔王怀庆批〕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四)125〕

总統府軍事处函

此件缺年份，系北洋反动政府热察綏巡閱使公署軍务处函秘書处者。

逕啟者：頃奉巡帅交下大总統府軍事处函一件，內称頃奉大总統交下密探报告一件，內称：一、昨日工党在滬上天后宮开会，由徐錫麟主席。英捕房事前曾往禁止，由江兆銘奔走护軍使署並疏通捕房，謂中英国交誼，劳工系請求民权演說，並無軌外行动，何使电話准其开会，到者約三百余人。注重五七运动宗旨，秘密傳布，与报紙所載演說完全不同。聞其主义仍希运动工人推翻資本家，联絡青年会少年宣傳团，一力宣傳劳工制度，以期全国一致为大規模之示威运动。二、苏俄欲發展远东劳农主义，早已与孙文携手，刻有决定匯巨欵接济劳工搗乱各派，以上海为全国傳播之总机关。現孙文党徒陈独秀、汪精衛已着手进行，实含妨害大局扰乱長江之計划。內地各省代其宣傳者，大半皆系青年会教育界激烈分子，其办法則假工人同乐会或用幻灯影戏令人不疑，防不胜防等語。並奉諭严加防范等因。除分函外，相

应特达即希查照等因，並奉批分函各署等因奉此，除分函外，相应函达貴处，即希查照飭属严加防范为荷。此致秘書处。

热察綏巡閱使公署軍务处啟五月廿二日

[档号北洋軍事机关(廿五)86]

北洋政府駐外使节关于俄国革命情况的报告

李 瑚 輯

說明： 十年前，我在北京德胜門內曉市上，买到几件北洋政府外交部电报处电报譯稿。其中有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駐俄公使刘人鏡、駐英公使施肇基、駐丹麦公使顏惠庆等給北洋政府的电报（附吉林督軍孟恩远的电报），从这些电文中，可以看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战爭的激烈和劳动人民积極拥护的情况，儘管这些發电人站在敌对者的立場，仍然流露出不少的眞实情况。至于外国資本家准备干涉的陰謀，协約国使团中英帝国主义者的操縱其間，也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今选录一部分（删节头尾），以供研究十月革命史者参考。括弧內的註解是我加的，门表示电碼原缺，小字为原注，标題为我所加，題中的日期为發电日期，下注小字为收电日期。

1.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七日电

（十一月二十七日）

近俄內訌益烈，广义派（布尔什維克）势力益張，要求操政权、主和議，並以暴动相挾制，政府力弱，鎮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2.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八日电

（十一月二十八日）

……广义派連合兵工反抗政府，經新組之革命軍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經該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庫、佔車站、据邮电局及各部公署，夜复圍逼国务院，並由克隆戍搭特（喀琅施塔得）遣来兵艦开空砲示威，未几，該院即为所踞，閣員被执者二三人，餘偕总理先时他往，幸获免。現城內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間尚無騷扰情事。

3.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十日电

（十一月三十日）

……昨領袖英使因俄無政府，約各使集議，保护各国在俄侨民，並危急时应向何項机关接洽。旋議决倘指定机关，則于国际上諸多窒碍，当取不正式办法，由各使自行交接。再广义派軍佔据京城后，即組織国民代表会总理国务，昨已發表各部首領，皆广义党魁，並有电商各交战国停战三月議和及明布地亩归公办法，至先时出走之盖总理（克倫斯基），由前敌率哥薩克万余来討，昨晚抵离京不远之喀谿納，佔据車站，革命軍委会已遣各軍迎战，聞兩方有先拟派員談判，如無效乃以武力解决。

4.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十四日电

（十一月二十九日）

……連日广义軍迭与盖軍在城外开仗，各有胜負，死伤甚多。喀谿納車站已为广义軍夺回，聞前敌之附和广义軍者頗众，故事益难解决。日前全俄鉄道邮电联合会，恐自相殘杀，危及祖国，遂劝解兩方，並向前敌协商，俾速罢兵，本社会革党宗旨，另組政府，速达和平，如期召集国会及分地办法，現正在磋議中。再广义軍占俄京后，凡非該派之报館，一概封閉，目下邮电阻止，銀行歇業，各部人員大都不到署任事。

5.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十七日电

（十一月三十日）

頃領袖英使約联合国各使会議，謂彼得格勒、莫斯科均在广义派掌握，新政府將成立，無論如何組織，該派必操大权，並聞有遣派專員赴联盟国討論和議之說。該派为党派中一小部份，不能代表全国，自未便公認，惟該派操持政权久暫难料，各国与俄随时有交涉，不容延

擱，其在国民大会未成立以前，似宜暫取非正式之交际，以示对彼坚执之态，願公同討論等語。各使对于暫不公認一节，看法相同。惟应如何应付，当俟新政府發表后，再开会公决，俾趋一致。

6.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二十四日电

（十一月二十八日）

俄广义派对于宣布外交密件，蓄意已久。……昨日，該派报紙已登布，大概如一九一五年俄外部交华法各使关于君士坦丁及海峡之节略，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俄外部与駐法俄使往来之密电。其中与我国有关系者，仅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四号，俄外部致駐法俄使密电，內載有驅出德人在中国市場問題，極关紧要，但無日本参預，不能定夺等語。所布密件稿，容緩随时檢寄。

7. 駐丹公使顏惠庆十一月二十九日电

（十一月三十日）

报載德俄用無線电直接提議休战条件。德报評論謂俄□□（广义）派組織政府，虽协約国不肯承認，然苟其权力可以代表民意，德奥情形不同，自無不可与議云云。德俄和議，似已有动机。

8.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二十九日电

（十二月五日）

本日报載：总理雷凝（列宁）……通告各交战国人民，略称：德軍統帅对于建議前敌各路立时停战，俾訂民主和平，不佔地、不償款，任各国国民自由規定权限等情，業經答允，起始議和。本国統帅克列能谷拟將議和一層展至西十二月二号，以便实与联盟国建議，列入議和地位。現俄国战綫經双方同意，在此五日內，已約定停止軍事行动。我儕並將願否停战及公共議和一層，向我联盟国法、英、义、比、塞、罗、日本、中国等政府，作一詢問，現虽联盟各国之代表拒絕承認或抗爭一致議和，但我革命优胜之政府，毋需此資本外交家之正式承

認，我惟詢其人民而已，刻下俄国軍民不能再待，將于十二月二号起始議和。倘我联盟国人民，不遣代表預議，我儕將單独繼續开議，我本願公共媾和，奈为我联盟国之富豪，迫而为此，是單独議和，应由彼等負責等語。

9.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一月三十日电

（十二月五日）

二十九日兩电計达，外务委員通知各联盟国参預与德媾和事項，赴英使館会議公决，对于該項照会置諸不理，亦不假此电从中抗議。惟电請政府用报紙声明，广义派政府与德約議在先，通知联盟国駐使在后，則事已成事，何必再請参預等語。再此次接通牒者，除中、日、英、美、法、义、比、塞各使外，餘闕如。

10.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二月六日电

（十二月十日）

二日电計达，頃英使又邀集联合国駐使开談話会，英、法大使暨义代办出示巴黎公会各該国代表公决对于俄国态度之电，大旨謂：所有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协約各国之代表及随后加入国之代表均声言准备俟国民依法承認之政府在俄組成后，即行联合俄国研究战爭主义及公平持久和局可行的条件，並囑本以上意旨用报紙登布。

11. 駐英公使施肇基十二月八日电

（十二月十二日）

泰晤士报載：六日北京电云：俄国激进党散佈于哈尔濱將危及滿洲財产，因恐現俄国政府將該財产供德人之用云。

12. 駐英公使施肇基十二月十二日电

（十二月十三日）

英外部約今日往晤，照电內述，渠極欢迎贊同，並言公久在外，尤熟俄情，必于时局有济云。下系問答战事情形，詢已照所請，派兵往

哈尔濱否？答：見报載已派。詢俄事变迁，虽久在俄者意料不及，西北利亞一路时有俄消息否？急盼見示。答：当請政府随时电告轉达。其詢俄商停战，是否並商及还俘，則德气为紓。答：俄战力已尽，現仅商停战，尚未議和，还俘似未提及。然德俘亦無多。詢罗馬利亞情形。答：罗向受俄輔，俄局已变，英、法又不能往助，自与俄同一情形，但諒不至單独議和等語。大部政策及紧要交涉务請随时酌示，俾此間办事易于著手，再英外部下議院宣布，九月德由中立轉达英国，願一通函，涉及和局，英答函到，願与联邦討論，当經通知法、义、日、俄、义(?)接洽，而德迄無复文。

13. 吉林督軍孟恩远十二月十四日电

(十二月十四日)

大总統总理鈞鑒：参陆兩部办公处、外交部鈞鑒：頃据探报，駐哈俄領昨接俄京社会首領列宁紧急公文，謂俄、德單独媾和，不日即可实行，已令甑司令，杜波宁（杜鶴宁）將軍停战，並向各交战团正式提議，共停战条約俟国民委員会議决即行签押，一面令前敌司令与德軍总司令为停战之交涉等語。又据报称：駐俄各国大使，已接有此項提議媾和之正式公文，日、美兩国得此消息，極端反对，曾于本月七日各由本国調来軍队及砲艦二十余艘，均屯駐于毛口崴，一俟俄德媾和实行，即行攻打崴口，並拟进兵南滿，攻取哈埠……各等語。

14. 駐俄公使刘人鏡十二月十三日电

(十二月十五日)

十三日电甫發，文哲尔适接霍总办电，又来陈述哈埠近狀，謂各国領事先因哈埠外国商鋪，迭次被刦，向霍建議，准各国兵队进鉄路界限，自行保护，經霍婉辞，以力維治安为己任，鉄路組織团練，严密梭巡，地方借以安謐，乃近日哈埠兵工会首領呂精，奉俄京电令，又向霍要求交出一切事权，並拟任霍为駐哈廓米薩尔事，为領事团所聞，

遂向霍声明，公司方面倘易事权，各国碍难承認，如不能挽阻，各国当（原註：自招外侮）（原註：自由行动差二碼 自有权衡差一碼）等語。呂精經霍轉达情由，即电雷凝（列宁）請示办法，至雷凝后命如何，則未获悉云云。

对于此事，甚形焦急，並以时不容緩，請將前电所云要求撤退阿穆尔边防队各节，由鏡先行函致中东鉄路公司，俾彼借以措詞，鏡于俄使要求未奉部示以前，碍难擅主，特电聞。

（以上各件均写于紅格毛边紙上，紙上印有"外交部""电报处"字样。）

15. 附件

哈埠俄兵工扰乱事，續准吉林督軍、省長先后电称：哈埠俄兵四千，半已附过激派，势力驟長，霍中將向領团宣言，显露依賴中国軍队維持秩序之意，应否向領团宣告所有該埠各侨概由我軍担任保护，以免他国借口进兵，致生枝节，事关重要，未敢擅專，迄速賜示。

又据交涉員电，英、美各領盼我收路，驅除广义派于滿洲里之外。日領持冷靜态度，似已暗中准备。俄兵工会已布告，所有俄国公共机关均受該会监督，並会同鉄路公司总办协力办事云云。將来俄国單独媾和，此路必生危險，我于路权应如何处置，乞指示机宜各等語，事关紧急，应如何决定方針之处，伏候鈞裁。

（此文写于紅格宣紙摺中，紙后印有"外交部"字样，不署作者姓名、月日，疑为北洋政府外交部某單位彙集各方电报而成者）

报刊选輯

編者按：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給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級被压迫民族指出了光明之路，並在实际行动上予以支持。在中国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当时报刊上發表了很多称贊十月革命的言論。首先李大釗同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观》一文，是中国知識分子認識十月革命偉大意义的第一篇文章，說明了法俄革命在本質上不同，認为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此文对中国人民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走俄国人的道路，是起了先驅的作用。其余各篇反映了学生、华侨、民族資产阶級等各方面的言論与动向，看法各不同，而在对苏俄友好态度則是一致的。这些資料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与我們共同搜輯的，选材不妥当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法俄革命之比較观

李大釗

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將从来之政治組織、社会組織，根本推翻。一时泯棼之象，頗足致覘国者之悲观，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憂者。余尝考之，一世紀新文明之創造，新生命之誕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方其艰难締造之初，流俗惊焉，視此根本之顚复，乃为非常之禍变，抑知人羣演进之途轍，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俄国今日之革命，誠与昔者法蘭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紀文明之絕大变动。在法蘭西当日之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駭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豈惟法人，十九世紀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組織等，罔不胚胎于法蘭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紀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發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叶之法蘭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歟。

或者謂法人当日之奔走呼号，所索者“自由”；俄人今日之渙汗絕叫，所索者“麵包”。是法人当日之要求，在精神、在理性之解放；俄人今日之要求，在物質、在貪欲之滿足。俄人革命之动机視法人为鄙；則俄人革命之結果，必視法人为惡。且在法国当日，有法蘭西愛国的精神，足以維持法蘭西之人心，而今日之俄国無之。故法人虽冒万險以革命，卒能外御强敌，內安宗国，确立民主之基業，昌大自由之治化，將来俄人能否恢复秩序，重建組織如当年法人之所为，殊为一大疑問。不知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質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法人当日，固有法蘭西愛国的精神，足以維持其全国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尝無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內足以喚起其全国之自覚，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無是者，則赤旗飄飄，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無倫比，数十年来，文豪輩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專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迄今西伯利亞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为人道主义，牺牲者之坟墓也，此而不謂之俄罗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不过法人当日之精神，为愛国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爭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異者耳。

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暢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爛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無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言其运命，亦可謂已臻極盛，过此以往，則当入盛極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較，則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約有三世紀之久。溯諸历史，其原因

乃在蒙古鉄騎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躪者三百余載，其漸即長育之文明，遂而中斬于斯时，因复返于蛮饉之境而毫無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較欧洲各国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較迟也，所以尙存向上發展之余力。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亞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亞之特質而並有之。林士❶論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將表現于东西二文明之間，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則东洋主义。將有所受賜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組織，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二力間确实接触，必蓄一空前之結果，皆甚明显也。"❷ 林士之为此言，实在一九〇〇年年頃，虽尔来滄桑变易，中国政治組織之变迁，轉在俄国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調和东西文明之資格，殆不为誣。原来亞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亞洲，故在亞洲实無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專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若彼欧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为近世国家及政治之淵源，現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国，莫不宗为式范，流風遐被，且延及于亞洲矣。攷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独裁君主"也，"民"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旣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犹未奏調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風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圍，而以人道

❶ 原註 Paul S. Reinsch.

❷ 原註 World Politics. Chapter III, The Meeting of Orient and Occident.

自由为基础，將統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將来能創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質，欧西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現之紀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蕩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蕩亿兆人心之权威。盖人間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軸中息息相关，一人之未来，与人間全体之未来相照应，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法蘭西之革命，非独法蘭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紀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紀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鵑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無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鵑声，喚醒讀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聳世听聞，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言治季刊》第三册 1918. 7. 1.

我国之对俄政策

君　柔

凡言外交，凡言国民外交，眼光不当專注一国，即令利害关系，某一国最重；亦不当專注一事，即令利害关系，某一事最重；亦不当專注其事之已往，而当兼注其事之將来。最近旬日間，时局之新發展足供吾人之注目者，果何事乎？西伯利亞問題是也。本报前期，已略述西伯利亞近事。自伊尔庫次克陷落后，柯尔察克就禽，政府全倒。于是謝米諾夫野心勃勃，联日本、嗾外蒙，大有割据东俄别建新国之

意。而紅衛兵之势力，东方既已得手，西方又新与波罗的国言和。各国对俄政策，遂俱有改易方向之势。夫西伯利亞与我接壤，謝氏之行动，联軍之进止，日人之态度，又在在与我国家大計有关。我国对俄政策，此时究应以何者为标准乎？現在虽举国苦心焦思于山东交涉，一似不暇即此。然外交方針，必須統筹全局。在事实上，对俄問題，实与对日問題息息相通。吾人安可不取而研究，以供輿論之指导。

欲明吾国对俄之应取何种态度，先宜問柯政府失敗于吾国有何等之影响。夫柯政府代表旧党，列邦往时所以不吝予以援助者，原冀其能統一东俄，保全秩序。然柯政府实無領袖之能力与資格，即沃城未陷以前，早已情見势絀。以現在之局势，則列邦虽欲援助，亦复無从着手。既無可援助，自無所用其干涉，斯时果無野心之国，挑撥扇动，則旧党漸次消失，新党必能收統一之功。俄能統一，乃吾国之利，非吾国之害也。蓋新政府無論自其平日之主張或自其所处之地位言之，皆有結好于非侵略的国家以抗侵略的国家之势，其于我無惡意，可断言也。

淺識者徒以波党之主义侵入为惧。而不知外交提携，与主义容納，純为二事。姑無論波主义之能否在吾国驟然深中于人心，而引起不幸之事变。即令其然，但使撤退防兵，停止軍事行动，与新政府相机談妥洽之条件。苟欲禁止波主义之出版物發行，或限制俄人入境，固可依然自若，或加厉焉，亦無害也。今为恐怖一种主义之故，而牵动外交方針，牺牲全局利益，非所以言国家大計也。

列邦之对旧俄政府，始助之而終棄之者，非但知其不可恃，亦系悟違反他国民意干涉他国內政之非計也。而日本則不然，日本于他国之民意，拂逆之惟恐不至，于他国之內政，破坏之惟恐不週；其所以施之于俄者，即所以施之于我也。俄人于其国之內爭不已，每为之痛心疾首，切齿于他方之干涉操縱（于歲埠之罢工可見）。吾人同茲境

遇，乃助桀为虐，以所不欲加人，試問將來公理战胜之后，何面目以見全俄之人，此又国民方面所以不可不亟謀对俄表示善意者也。

今日人所謀拥护以为出兵干涉之借口者，乃謝米諾夫也。試問謝之为人，我之友乎，我之敌乎，平民主义之代表乎，抑割据称雄之魁桀乎。謝氏与日人密相勾結，而抗議外蒙撤銷自治，其不利于我，不言可知。日人之所以必欲扶植之者，以为波党进行之緩冲地，固其一因。而經营滿蒙以至西伯利亞，乃其大志。所以日人助謝以抗新党之計划，吾人所絕对不能予以贊同者也。

日人之狡計，其止此乎？未也。彼方謀以共同出兵为延長軍事协定之实矣。軍事协定，今已屆取消之时，使吾国此时停止北边一切軍事行动，对俄不再施防御，則日人亦無所借口。而政府乃今日一师，明日一旅，征調驛騷，如临大敌，是授彼以口实也。国民于此，其可不以明快之眼光手腕，打破兩国武人之根本計划乎？

一国外交，当知所緩急輕重。今吾国北边，拥重兵者最少兩人，徐树錚、張作霖皆力征經营，不遺余力。以此防俄，乃眞大夢。俄非侵略的国家，即論波党政策，其未握权时，即已宣言絕对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战爭，並反对"沙"政府侵略他国之条約。今对于此非侵略的国家态度为何如乎？联一絕对侵略的国家与之相抗。論是非，論利害，眞無一而可矣。

北京政府腦筋頑旧，眼光短促，但知柯政府之失敗为"过激党"东漸之微，于中国治安影响非淺。而于俄国之輿情，新党之傾向，种种利害关系，皆不复措意。虽近来于列强态度之改变，亦頗似有覚悟，無如一言一动，皆俯仰随人，不知所可，絕無确定方針。以此而欲于風云变幻之世局圖存，亦云殆矣。国民于此，誠不可不速有勇毅之決断。

非但此也，西伯利亞人民頻年遘乱，困苦流离。苟有人心，宜加

閔惻。吾人縱無此能力，为之排除障碍，俾复平和。豈可袖手旁观，更豈可幸災乐禍。聞日本有借端不为之印教科書之說，此吾人所宜引为切戒者。即政府不能遽取何等动作，国民方面要不可不竭力予以救援。为人道計，为国际感情計，为国民道德上之荣誉計，宜系長思者也。今請以下列各条为此篇結論。

一、俄国乃吾友，非吾敌。

二、对俄固無干涉之必要，亦無重兵防御之必要，更無助甲攻乙之必要。

三、东俄新政府建設完全之后，宜向之表示开明之态度。

《民心週报》一卷八期1920.1.24。

俄国学生对世界学生的宣言

九年，二月，八日，海参崴之俄国远东学生会發表一致世界学生之宣言書，曾由英文重譯，登載北京晨报。現在再校正一过，介紹到此地来。四月六日彥之。

朋友們——各国的学生：我們以極快愉的感情致意於諸君：在(俄国的)远东部分，从前用尽方法，来压抑民众自由言論的那班人的势力，在人民的憤怒之下，都潰散無遺了。

时候快到了！全俄脫离違抗民意的惡魔，而自由的日子近了！那些惡魔隐匿在国家复活的旗帜之下，而同时却作尽了各种的掠夺，和暗杀的行为！

最不幸的，是这些正在要消灭时代中的政治余毒：高尔哲(Koltchaks)、特尼金(Denikins)、尤特尼奇(Yudenitches)他們都想在这俄国革命中，做拿破崙的事業。諸君貴各国的野心政府，还助他們为虐呢！

高尔哲之出世，英国不得辞其咎。那令人切齿的亞它曼(Ata-

man)强盗，日本实供給之。此外帮助他們的，还多着哩！

协約国的干涉，成为志在統一全俄的民意之自由表現的最大障碍，故激成極大惡感。

俄国合力向着自由民族之光明的將来奋斗；他点了革命的第一把火，决不許他以外的任何人干涉他的內政，無論再有什么样的干涉和侵佔的企圖，一定会迫出别的形式的示威；革命軍是偉大的，革命送(?)的精神是雄壯的，这个新俄国敬盼諸君的德音，那些人的德音，他們手里握着自由博爱平等基础上之新生命的建設；所有民族的希望的德音，諸君反抗貴野心政府，而維护俄国建設他自己的生命之权力的德音！

我們伸出我們友爱的手給中国学生；他們是保护母邦权力的先鋒队，他們坚持到底的战那压迫民意的外国人。

要求貴政府毅然决然撤退駐俄軍队（日本学生尤須特别注意此点），而建設一稳固基础，預备新生命的成立；在这新生命里，自由民族之愿望，在一切之上。

俄国革命家的党战訓練得个个俄国人知道怎样使槍，所有的学生和一般平民，在必要时，都可以荷槍临陣，为保护他們的权力而战。我們决不能置俄国的利害于不顧；俄国担負了对德战爭的一切义务，而所得結果，反受各国的干涉！

我們相信我們的泣訴，諸君决不致不理，而且要回口我們的。我們祝你我們成功！我們的心虽瘁而不餒，謹高呼：

“世界大革命的火万岁！”

“將要来的新自由生命之互助的建設万岁！”

海参崴俄国远东学生会，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五期三十三頁

上海学生联合会复函

亲爱的朋友——你們見惠的信，已經收到了，我們多多謝你，我們对于俄罗斯人民奋斗的主义，是很尊重的，你們大家所爭求的理想生活，現在已漸漸的迫使世界許多地方的人不能不讚歎，你們国內的人所抱关于俄罗斯幸福的理想，現在在你們国外虽然还有不好的批評，但眞相已經比前漸漸明白了，这是你們可以欣慰的。現在据可靠的消息，北京政府已經从你們国里把軍队撤退，我們相信别国停止干涉你們国事的时候，也不远了。我們中国学生現在和全国国民合力提携救我們的国，使他不再遭受危險。但是我們的方法，和你們的不同，中国人民爱自由平等博爱的热切，不减于俄罗斯人。我們和你們一样恳切巴望世界到处公理战胜强权的成功。祝你們的胜利。上海学生联合会代理会長彭昕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上海《民国日报》1920.3.24.10版

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書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国民政府鑒：我們接着你們的通告以后，發生無限的欢喜，無限的同情；我們覚得用不着空言的感謝，来表示我們对于通告的情感；我們只有痛自勉励，誓努力为人道正义奋斗，誓努力为人道正义牺牲。过去的历史，是人类掠夺人类的历史；現在的世界，还是人类掠夺人类的世界。凡是一国內政和国际交涉，是充滿了掠夺的痕跡的。你們通告上所說种种和約、条約、协約等，就是过去掠夺的証据；現在的欧洲和平会議，就是掠夺者分贓。你們此次把从前强盗政府向中国掠夺的种种权利，無条件的归还我們，可見你們对于掠夺的野蛮行为，有深惡痛嫉的决心；我們相

信你們此次通告的精神，是用了無数的心血所換得来的。你們能够不为掠夺的历史所迷惑，在將来革命史上开一新紀元；又能够不为各国的掠夺惡魔所降伏，在全世界中树一新基础。你們对于人道正义的热心和魄力，我們是很佩服的。而且国家这件东西，是資本家政客軍閥掠夺的工具，我們人民，因他而受苦痛的，眞不曉得有多多少少。你們的通告，有打破这万惡的国家的誠意，那是我們更覚得深表同情的。我們並不是表同情于你們归还物質上的利益，我們是表同情于你們爱世界爱人类的主張；我們並不是表同情于你們和我們有特殊的感情，要借此施恩惠于我国，我們是表同情于你們認定这是人对人应有的責任，就是做人应有的責任，無論对付任何国人，都是如此的。但是我們和别国的强盗政府，掠夺我們的利益的，还不知有多少；而且别国人民，和我們同样受人家的掠夺的，又不知有多少。我們如果不把全世界掠夺的势力，統統剷除，被掠夺的地位，統統回复，任何一国人民，是不得安享幸福的。所以我們要和你們及其他的人民，有極强固的团結，和掠夺者拼一死战。我們不必問那一国，那一民族，我們只要問是不是被掠夺者。我們相信世界上的土地，应該归世界的劳动者所公有，不必再有領土的名称，規定那一处地方，是屬于那一国所有。至于主权、債权、法律，都是为便利資本家的掠夺而構成，当一律廢除的。俄国人民呵；我們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諸国的資本家政閥軍閥，都是我們的大敌，我們当芟除之。印度朝鮮和其他弱小国的人民，都是最可憐的被掠夺人民，我們当救助之。我們謹代表浙江全体学生的意思，答复你們。中华民国浙江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

《錢江評論》第九号 1920. 5. 2.

長沙發起俄罗斯研究会

長沙姜济寰、易培基、方維夏、何瞻岵等，發起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事。二十一日午后三时，特假長沙县知事公署为会場，会議进行方法。到会者約二十余人，首由主席易寅村报告开会宗旨，繼由陈家鼐演述俄自劳农政府成立之后，曾致电中国，宣告其国內情形，並表示对于中国極端的亲善。英法美等国先皆反对劳农政府，繼見其确然成立，政績甚佳，紛紛遣使通好。我国与彼为鄰，不能不急起研究。並言曾在上海晤某俄人，得詳詢其政治实口，始知無識之人，所称均产共妻之說皆属訛言，某俄人並言極望中国人赴俄留学及作工互换知識云云。繼經多人討論，拟定簡章，凡經会員三人介紹者，皆得入会研究。經費概由会中筹措。其会务列为三項：（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發行俄罗斯杂誌。（二）遇有机緣及必要时，得派人赴俄国从事实地調查。（三）提倡留俄勤工儉学。此会成后，有益于湘人知識匪淺。当举定筹备員彭璜、毛澤东、包道平、何叔衡四人。俟筹妥后，即擇期开成立大会云。

上海《民国日报》1920.8.29.8版

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

湖〔湘〕人組織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十六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詠洪总干事，毛澤东書記干事，彭璜会計干事，並推彭君駐会接洽一切。姜君詠洪自願捐助百元，各会員亦均自認会費。將来关于派遣赴俄調查及發行叢刊等特别費用再行开会募集。因北京迭次来函称，俄代表到京已有接洽，湘省願赴俄者既众，請先派一人来京。当决定派張丕宗君赴京，随同京团体赴俄。备信兩函，一介紹于北京，一介紹【于】俄国。張君並决定于十七号起程北上。众均認研究俄

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腦筋成〔陈〕腐之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結果决定四項：

（一）个人研究。会員各自搜集材料。

（二）开会研究。每星期六日下午会員自由至会所集会討論。並于每年春秋开大会二次。遇有熟悉俄事之学者到湘則开临时演講会。

（三）由会多备关于研究俄事之書报杂誌，供众閱覽。

（四）由上三种研究所得，合之其他特别譯著，發行俄罗斯叢刊。

又因近日来会接洽願赴俄者頗多，要求倣法文班办法开設俄文班，从事預备。当有郭开第君願担任在船山学社开办一班，可聘在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云。

兹录該会簡章于下：

第一条　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凡經会員三人介紹者得入会研究。

第二条　本会会务如左：

（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發行俄罗斯叢刊；

（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調查；

（三）提倡留俄勤工儉学。

第三条　本会經費由会員自由捐助。

第四条　本会設干事三人，其职务如左：

（一）总务干事一人，总持会务，对外接洽代表本会。

（二）書記干事一人，任記录及文書事务。

（三）会計干事一人，經理会費出納。

第五条　本会設通訊处于長沙省城潮宗街第五十六号。

上海《民国日报》1920.9.23.6版

承認俄国劳农政府文

編者按：本文件刊載于1921年3月15日《留日学生季报》第一期第一号：《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重要紀事》中，紀事中曾介紹1920年5月7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大手町衛生会开会紀念"五七国恥"情况，会議並通过議案八条，其第七条即承認俄国劳农政府，今將該会致劳农政府原文录載。

吾人兹以誠意与滿足致書于全俄人民与劳农政府之前：自貴共和国出世以来，正义人道大放光明，自由平等博爱互助之精神普遍于全世界。吾人对此世界大福音不胜感佩。貴我兩国民族，历史上地理上有种种密接关系，国民性亦多相同之点；吾人深信貴共和国为吾人最眞摯最亲善之良友。吾人極希望与貴国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为世界全人类謀幸福，打亞〔倒〕东亞帝国主义与世界資本主义。吾人兹敬协〔偕〕同中华民国平民阶級，正式承認全俄社会主义劳农委員会联邦共和国，吾人誓实行剷除国內一切旧势力，排斥国际政治上經济上諸压迫，建設平民自由新共和国，以答貴国人民与政府之盛意！敬具。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五月七日）

僑俄华工普告国人电

上海孙逸仙先生，轉全国同胞及所有各团体、各公会、各政党公鑒：散在俄国及西伯利亞数十万侨民，选出代表，开第三次全俄华工大会，議决通电請求于同胞之案如左：

其一請求全国同胞团結，大力协助中国青年革命事業，以排除其敌人，如帝国侵略、資本專制等主义。

其二請求我国即行承認劳农共和国。彼为領导受制人民共爭自由者也。並請我国对于反对俄国之列强，切勿施以援助。

其三請求我国，即派正式全权代表来俄，以結邦交。此为我国急

要之圖，万不容緩者也。

其四請求我国，即行設法使在俄侨民之欲回国者，得以利便言旋，归途無阻，实为至幸。

以上議案，于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議决。由第三次全俄华工大会議長廖秀藻（譯音 Lioo Siu Tchao）七月五日由俄京莫斯科發。

上海《民国日报》1920.7.13.3版

西俄最近的兩大会

华工集会。居全俄之华工，共十万余名，各选代表，于七月一日在莫斯科曾召集大会，七月二号閉会后，該会之执行本部及其分部之干事人員，共二十一人，曾見劳农委員政府之外交部長，有所报告，当得許可設立华工学校，自由迁民于俄，除华工在莫斯科、聖彼得堡、沃穆斯克、伊尔庫斯克等处，已得有最闊大之房屋，以便組織劳动集会机关外，于莫斯科將有一所特别高大楼房，交給华工，以便应用。（七月三日莫斯科电）〔下略〕

上海《民国日报》1920.7.13.7版

阿穆尔华僑傾向共产

年来社会主义声浪日高，朝流所趋，举世莫御，而尤以俄罗斯民族傾向为最深，宣傳为最力，縮短劳动时間等問題，無不竭力鼓吹，竭力提倡。于是侨俄华民，遂不免受其傳染，日前接黑河函称，阿穆尔城近来發現一种中华社会多数党，日以傳播社会主义为职志。且于每星期出版週报一張，命名为社会星，內載多社会学說之評論，及俄境实行社会主义之好現象，于中国目下之社会情形，頗多指摘，表示極不滿意之态度。該党領袖刘謙侨阿有年，对于社会主义，醉心尤甚。

前在紅党起义紀念之日，刘謙特在阿埠秋林洋行門首穆痕紀念像下，設壇演說。略謂吾本中华社会党党員，向以宣布社会主义为天賦职責，因近頃寰球各国，本党势力，大都普遍，特为發展积極起見，故在此組設党部，赶籌进行。本党最要之主旨，系扶助劳动界同胞，將来須能与資本家处在平等之地位，絕不能受其束縛鞭策，隐忍相安。吾中国劳动界之定例，向無星期，又無限定之工作时間，稍不随資本家之意，呵叱立至，严酷非常，甚至將劳动工人，羈押官署，科以刑罰。而中国腐敗之官府，亦無不受資本家之指揮，任其播弄，而無亲爱之劳动工人，遂处其积威之下，莫敢与較，兴言慘痛，憤慨無既。今本党業經組織成立，抱定均产主义，势在必行。將来劳动同胞，須得享同等幸福，不良阶級总可得即早剷除云云。自此項演說講罢，中俄人士，俱多傾倒，而社会主义遂日聒人耳。惟中国官方偵得上項消息后，以华侨寄居異域，不容明目張胆，鼓吹社会主义，且以俄党为护符公然誹譏祖国，尤屬过于狂妄，聞已由黑河道尹張寿增及兼黑河警备司令巴英額会电督省，請示办法，一面向阿穆尔外交当局，提出抗議，要求引渡云。

上海《民国日报》1921.1.29.6版

李秉衡誓师文（上接7頁）

喜周室之未衰，料楚氛之終敗。运籌破敌，奉命督师。內無交訌之汪黃，外有效忠之頗牧。將皆虎变，士尽鷹揚。須知主客殊形，間关易困。况老夫(夫)不死，大局始安。横騖則扼其首鋒，深入則議其后队。先操左券，恰合陽符，望尔三軍，涓埃誓报。藐兹八国，飞渡犹难。用是先發誓文，后申紀律。人誰不死，豹皮尚解留名。我亦何求，馬革甘于横臥。嗚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宁为国而捐軀，勿临死而結手。他日功成論賞，休防高庙之弓，斯时死里求生，請發天山之箭。

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週年

民國日報

上：中国报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报导。

1917年11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

左：为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导师列宁在莫斯科对暴众演说的照片。刊载于《东方杂志》1921年11月25日第18卷22号。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主张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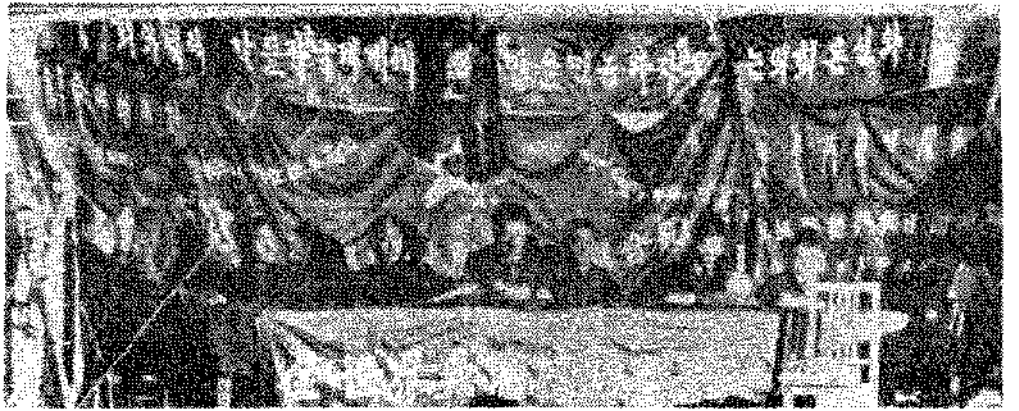
左：孙中山先生1923年对国民党右派开除如何群复反共反共的信上的手批："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愿，故实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盛本国家顾问要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祖之国家及受祖之人民耳。"

深自厚深如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

左：孙中山先生1924年的一封手札，反复说明"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

深自1926年太平洋学社出版《孙中山先生手札摘要》

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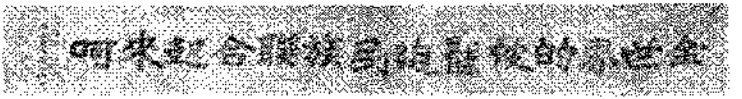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列宁的指导下，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国代表一百五十多人。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議的帝国主义性質；指出中国和东方各国人民的任务，是在俄国和西方無产阶級的援助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因为大会主席台，台上横幅汉字标語是"全世界無产阶級联合起来！"会場四週悬掛各国文字的标語。　　採自1923年出版《新俄国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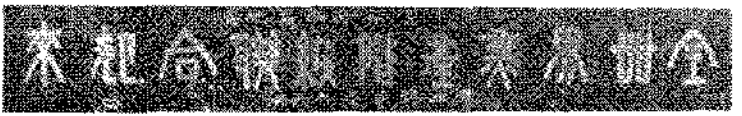
三十年前中国人民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两面资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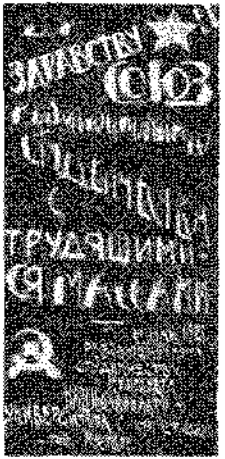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1925年，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庆祝十月革命九周年



1926年，华工总会庆祝十月革命九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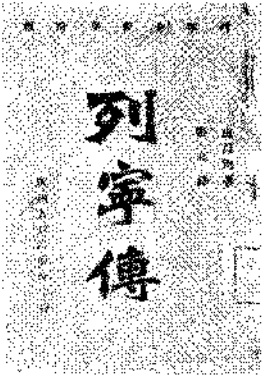


1925年五一节，莫斯科学生会欢迎国立北京大学参加学生的礼物，旗上的字是“革命学生与劳动群众联盟万岁”。采自1924年出版《赤山之东》，原题《到民国去》。

十月革命后最早介紹列宁和苏联的書籍的一部分

劳农政府与中国

张家飞辑，1920年收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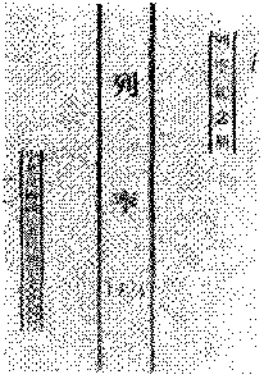


列宁傳

1922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列宁著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1922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今譯本題《苏联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是《列宁全集》第29卷。



列宁紀念册

1924年3月30日，江苏人民革命出版社列宁大会时自行。

Nr. 139 17. Jahrg.

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

Centralorgan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Dienstag, den 19. Juni 1900.

Die gemauerte Faust.

190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所登载的社論《鉄拳》之部分缩影。

（譯文見本期 1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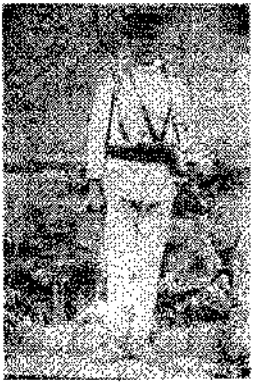
云南护国軍

护国第一軍总司令官蔡鍔

云南陆军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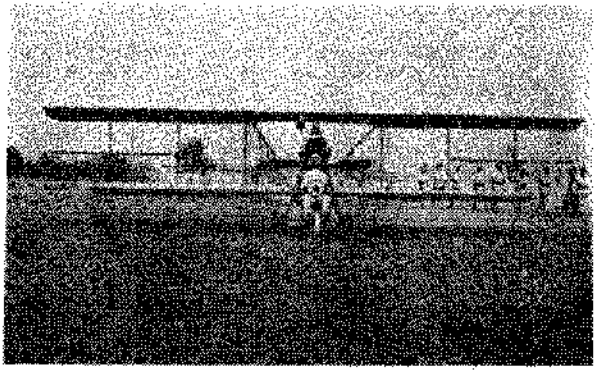
云南陆軍步兵(正面)

云南陆軍步兵(背面)



云南陆军工兵（正面）

云南陆军工兵（背面）



护国军的飞机

以上七幅照片，前六幅是由[illegible]，[illegible]，最后一幅[illegible]。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征集中国近代史資料办法

一、为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国近代史資料，特征集鴉片战爭以来各种文献。

二、征集范圍，包括：

1. 中国政治、軍事、外交、經济、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进行革命斗爭的各項資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爭及华侨在国外的斗爭）；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資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軍事、政治、經济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清朝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帮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电、日記、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訪問記与历史事件的調查記录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种遺物等；
5. 旧报章杂誌、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录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汉文資料或其汉文譯本；
8. 其他。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来。惟特别珍貴、数量較大、邮寄困难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来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杂誌或單册印行。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价值的資料均从优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声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还，亦請預先声明。

七、來件請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5

1957

近代史資料

1957年　第5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編 輯 凡 例

一、选輯較有价值的原始資料及經过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

二、編次分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历史事件的时間順序排列。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选录或删节，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动。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来源、原作者立場与参考时应注意之处。

五、資料中难免有叙事失实、观点錯誤之处，反动統治阶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实之处，編者均酌加註釋。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 〕号标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佚文的增补以【 】号标明。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为限，不知者闕之。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近代史資料（双月刊）

1957年　第5期　总16号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电話：5. 3522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厂
發行者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京）1—7,455　　1957年10月出版

本期定价：0.60元　　本刊代号：2—147